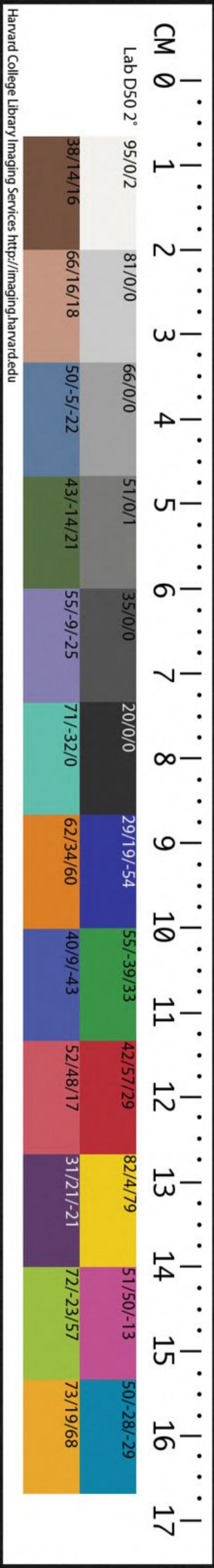


T855/022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20 1957

皇明  
學子  
百家方  
全



皇明百家方一本

大塩平八郎先生題詞

皇明百方家姓氏

宋潛溪諱濂

解大紳諱縉

鄒東廓諱守益

董中峰諱玘

蔡虛齋諱清

陸平泉諱樹聲

聶雙江諱豹

錢緒山諱德洪

呂涇野諱源

薛敬軒諱宣

王守溪諱鏊

商素菴諱輅

顧東江諱清

徐存齋諱潛

李崆峒諱夢陽

王龍溪諱基

羅一峰諱倫

諸理齋諱燮

胡敬齋諱居仁

程篁墩諱敏政

陳白沙諱獻章

湛甘泉諱若水

林次崖諱希元

唐荆川諱順之

胡日門諱正蒙

董澐陽諱汾

茅鹿門諱坤

丘瓊山諱濂

霍渭崖諱韜

薛方山諱應旂

楊升菴諱慎

陳紫峰諱琛

王陽明諱守仁

陸貞山諱粲

陸儼山諱深

歸震川諱有光

高中玄 諱拱

諸南明 諱大受

瞿昆湖 諱景淳

李滄溟 諱攀龍

王弁州 諱世貞

邵二泉 諱寶

王麟洲 諱世懋

宗方城 諱臣

李翼軒 諱維禎

吳川樓 諱因倫

李石麓 諱春芳

莫中江 諱如忠

杜靜臺 諱偉

姜鳳阿 諱寶

尤西川 諱時熙

王荆石 諱錫爵

湯練川 諱日新

申瑤泉 諱時行

羅康洲 諱萬化

許穎陽 諱國

王心齋 諱良

耿楚侗 諱定向

趙澍陽 諱志皐

羅近溪 諱汝芳

沈蛟門 諱一貫

王遵巖 諱慎中

張洪陽 諱位

蘇紫溪 諱澹

李九我 諱廷機

葉臺山 諱向高

朱金庭 諱賡

鄧定宇 諱以讚

馮具區 諱夢禎

黃葵峰 諱光星

方中涵 諱從哲

楊復所 諱起元

馮琢菴 諱琦

孫栢潭 諱繼

吳曙谷 諱道南

陶石簣 諱望齡

袁玉蟠 諱宗道

黃鍾梅 諱克讚

蔣恬菴 諱孟奇

史聯岳 諱繼

朱養淳 諱國祚

蘇石水 諱茂鼎

劉允陽 諱應秋

柯立臺 諱挺

沈銘縝 諱淮

黃葵陽 諱洪憲

鄒泗山 諱德溥

董思白 諱其昌

蕭漢冲 諱良有

焦漪園 諱竑

陸葵石 諱可教

朱蘭峒 諱之蕃

楊荆巖 諱道賓

吳無障 諱默

湯霍林 諱賓

顧隣初 諱起元

許鍾斗 諱紱

顧涇陽 諱憲成

湯若士 諱顯祖

屠赤水 諱隆

徐巖泉 諱曠

李衷一 諱光緒

陳如岡 諱懿典

袁了凡 諱黃

林季狎 諱欲楫

黃海鶴 諱居

楊鞭垓 諱九經

蔡曦伯 諱陽春

郭青螺 諱子章

李卓吾 諱贇

錢尚湖 諱謙益

張夏占 諱賡

繆西谿 諱昌期

柯賓明 諱仲炯

王觀濤 諱納諫

黃羽玉 諱鶴雲

鄭孩如諱維 林季狎諱欲 王緱山諱衡 袁中郎諱宏

李子名諱維 丘毛伯諱兆 張侗初諱鶴 龔蘭谷諱三

葛屺瞻諱寅 陳國噉諱明 李集虛諱胤 秦他石諱課

陳舜甫諱顯 唐士雅諱汝 陳眉公諱繼 夏官明諱思

徐傲弦諱常 鄒臣虎諱之 劉台巖諱弘 莊九薇諱奇

王宇泰諱肯 張二水諱瑞 張瀛海諱以 張賓王諱榜

錢麓屏諱士 項玄池諱德 邵芝南諱景 施存梅諱鳳

唐抑所諱友 陸聚崗諱南 徐玄扈諱光 容齋隨筆

姓氏終

採用百方家諸書總目

潛溪筆錄 漫臺類語 演註日錄 容齋隨筆

琬琰會講 春暉縮說 東軒手錄 經堂說語

書院講錄 一峯新說 李氏釋義 洞天清講

雪堂隨筆 瑯琊漫抄 文清要語 武夷講語

方山日錄 簡端錄 楊氏卮言 雅堂雜抄

蒙引 存疑 淺說 餘冬講語

霍氏書記 經筵講章 論語膚解 四子釋義

講院抄語 中庸筆解 僊巖口講 金臺商訂

華陽會語 幽居答述 經家訂疑 南遊會記

百川學海

洞學啟蒙

傳燈講要

祛疑說

雲谷說林

傳習錄

友齋叢說

弁州劄記

四子類函

圓覺說語

通典

正蒙

荆川拙講

滄溟約旨

發明註訓

譚理名言

讀書記疑

宦中臆見

山居悟意

增補小見

學庸初講

四子淺解

錄題破疑

王氏初見

約說

七進士說

游宦記聞

了真說意

論語疏意

中庸疏意

初問

白鹿會語

竹堂會語

印古心法

旅次漫語

七才子講

切偲篇

甘泉訓測

學庸述

論語述

批點孟子

中庸釋疑

明倫經翼

四書近說

李氏口義

中玄問辨

近溪答問

就正臆說

意見拾遺

中庸原

論語特見

海蠶篇

解醒篇

湯氏醍醐

李氏要旨

質言

介菴新見

理解

知新目錄

證學篇

翼疏

刪註

原旨

遡旨

兕說

四書心攻

四書近語

大學指歸

石渠意見

洞學啟蒙

學覺窺班

躍淵

疑問

張躍

會稽發明

焦氏講錄

月林摘訓

論語義府

經言技指

峩山紀聞

汾湖口講  
傳家說印  
儒宗要輯  
翼註

師友譚述  
三餘贅筆  
鄒魯指南  
虹野筆記

儒家格言  
合旨  
溥翼  
悟後語

微言  
困知記  
心鉢  
四書通

四書治  
王氏世業  
辯俗  
太史口授

傳家世寶  
士人鵠  
過庭錄  
駁疑小

四書竅  
直解  
四書眼  
四書脉

四書概  
說叢  
說利  
說的

九鼎  
金繩  
四書韻

諸書目錄

郭洙源先生歷來纂著四書講意書目

語苑新意  
講意詳達  
舉業要覽

鰲頭註說  
講意翱翔  
翰林家訓

說藪  
歸正抄評  
百氏統宗

講意正印  
主意折衷  
衍義

讀書一得  
膚見  
名公答問

名公新說  
名公新意  
新說評

正說評  
歸正講  
合註篇

續合註篇  
集註翼  
一見能講

明明講  
宗一說  
一覽全書

指南車

正新錄

五說一統

西湖問答

說符

百家彙纂

砥柱中流

續砥柱中流

藝林鼓吹

椽筆錄

教子正講

類儁火齊

講意合符

窺豹篇

主意金鼎

紅爐點雪

講意天龍

精抄

意藁

四書約

文家鏡

續文家鏡

崇正錄科場題旨

元魁啟鑰科場題旨

奪錦標科場題旨

提掇英雄科場題旨

青雲捷徑科場題旨

丹桂飄香科場題旨

諸集內有最合台不朽說業已纂入問答講正實字內大方矣

皇明百方家問答大學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晉江

涿源

郭偉

彙纂

海澄

賓明

柯仲炯

常熟

尚湖

錢謙益

江陰

西谿

繆昌期

全校

晉江

于名

李維登

另

公紹

郭萬祚

編次

金陵

少泉

李潮

梓行

大學之道全章

問此章舊說分析謂近道以上是知序以下重務本然否錢尙

湖曰此章以明明德爲統括而親民在其中止至善滿此明德之量也知止知此明德也能得此明德也齊治平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格致誠正修明明德於己也精言之爲明明德約言之爲修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修身之下手處則從格物爲先舊說瑣瑣分折謂近道以上是知序以下重務本甚差

大學之道節

問大學舊對小學說近對異端曲學說然否莊九薇曰只把下文明明德一句書想像便知大學兩字旨義大學術大抱負天德王道體用兼該無過一德故曰大人之學

問道字舊作進爲之方近做道理之道然否丘毛伯曰道正所學之道與下文近道字應

問明明德舊用去翳撤蔽工夫方明然否唐荆川曰明明德者德卽是明蓋天之明命虛朗洞徹本無不明何有翳可去何有蔽可撤明之云者只是防閑他使他不染却靈明之本體常如本明之初並不曾於明德上加分毫也時文用洗濯等語甚不是

問說明明德如何又說新民湯海若曰此對着管商家下藥說明德必是直見本體豈是半上半下必使斯民心機洗滌日遷善而不知民德之新就是已德之明處非有二也新民是



明明德時事

問止至善舊兼明新近主心體然否郭洙源曰至善直指明德說德就是善至善者過一分不得不及一分不得原有天理精微之極在止之云者與至善相為渾合即易言止其所止言安止欽止之謂也故究論之只一明明德便完了

問常說止至善必求至善而止之然否李卓吾曰止就是善非至善不得言止非止亦不得謂之至善也

知止節

問舊說知止是識得去處然否陳眉公曰此把知字看淺聖人既說止于至善便想着至善之幾辨在毫芒最難剖析非知

此不可此知豈是淺淺之知豈徒識得去

問常說謂知止是知止之所在而止之然否李子名曰知止不是知止之在而止之知處便是止

問常說知止至能慮乃得止然否董思白曰知止就得止非知止至能慮乃得止也

問近說知止而后有定定則益助知止然否李九我曰止就是定本體既澄自然凝定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問定是專一對二三言既知止必專去求止更不奪于他岐了然否柯立堯曰上文說知止既知止了此又何必說專去求止到此方去求止安得謂之知止此言甚顛倒原來這箇定

百方家問答 卷一  
字要看得深。蓋至善有真正恰好的本體。到此則一毫意見。繞他不得。一毫情識。搖他不得。蓋定如止水。些些擾動。不得謂之定矣。

問舊說靜字。都說心不妄動。然否。王荆石曰。然。但要看得分曉。蓋靜者。念之所起。只在止于至善。故曰不妄動。若在至善外。別起念頭。這便是妄了。

問舊把安字對危字說。就身所處而安言。然否。蘇石水曰。非也。安者。安閑優裕。泰然自得。而無急遽迫促之態。雖說身之所處。却是心安也。對危字說。便粗。

問舊把慮字就應事上說。然否。趙伯離曰。慮根於知。止是謂不。

慮之慮。乃真知之變化處。只在心體之活潑上說。不主事言。問舊說定靜安慮。並分貼志心身事。然否。張夏占曰。心體只一箇止耳。那有許多條件。定靜安慮。都是心學相因之妙。只在此。心境上描寫為妙。

問說者謂定靜安慮。一時俱有。並無漸次。然否。湯霍林曰。只看本文。遞遞說來。口氣如云。可以言定。斯可以言靜。可以言靜。斯可以言安。漸次詳知。止漸入佳境之妙。若說一時俱有。並無漸次。便糊塗失了本文。而後能字口氣。

問舊看慮而後能得。都把慮與得看作二項。然否。申瑤泉曰。甚非。就此慮時。無不妙中。當然之則是。即得也。非慮是一物而。

得又一物也。徹處是慮。會處是得。耳。非。可。件。

問舊解能得俱說。是得所止。然否。蘇石水曰。非也。得不指所止。言指至善說得德也。至善即德也。到此方喚做在明明德。

問說者把能得單承慮說。然否。張侗初曰。非也。得字通承本節。定靜安慮為是定。是止之不搖靜。是止之不擾安。是止之從容慮。是止之精密。此便是心。即善善即心。止有真得處。

問舊說物有本末。並把明新知得分配平對。近說物即下格物之物事。即為物之事。然否。陳如岡曰。非也。此二句斷斷當照註解。但要識輕重不可平對。蓋明新是一物。謂之本末者。明德可以該新民。有體用一原。人已無成之意。事即隨物而應。

的工夫。知止是知此明德本之始事也。能得是得此明德本之終事也。天下惟本之中有事。末原無事也。若於此處討得分曉。知止之本體便呈露出來。故曰近道。

問知所先後。翼註謂知字不重重先後。然否。湯霍林曰。此知即知止之知。真是見得透徹。有直下識取的工夫。在豈可輕看。所字極重。不可忽。知得所先者何在。所後者何在。知其所而先之。則未自舉。終自成矣。重先後字未穩。

問舊說近道與道相去不遠。然否。趙伯離曰。非也。知所先後。即是道。曰近道者。本末終始合之。只在所知中。何等切近。故曰近道。從入道之門言之也。不是與道相去不遠之謂。

問古之人二節微言說不是舉古人為法然否湯海若曰非也  
看本文學頭說古之二字分明是揭說大學之本源把他來  
做箇知所先後的模範意思分明是舉古人為法以申明本  
末終始之意

問明明德句舊說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德着民言然否柯  
賓明曰古人學問不求之民求之已只可云吾欲明吾德於  
天下耳正見這箇明德已與天下共有的

問平天下屬民乃曰明明德何莊九微曰正見新民不出明明  
德外必新得天下之民始盡得明明德分內事也

問修身修字微言謂修如修屋之修舉動應接間少有過差便

修補之使完全然否李九我曰此說不得修字之義凡言修  
者有減無補之意修者治而去之之謂也去皮見骨去骨見  
髓明德在身本完完全的只為有此形色血肉未免汚染  
治去其汚染使歸完全何可無修

問舊把誠意字是于善惡分路之始實實為善去惡無少虛假  
即翼註亦是此說然否蔡曦伯曰意而曰誠此意字單說好  
一邊那裡有惡但不誠即是惡耳註云實其心之所發要發  
出念頭件件都從心之實體上來更無虛誇處便是誠意

問身心意知物說者並作五件又近說單重致知說是否陳國  
暉曰非也作時文斷當把五者並看若論其歸結只宜重箇

心字試以鏡喻心如鏡之體知如鏡之光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所照格物如鏡之分背分面拂本面之塵而還其明也總之一箇心耳一箇明明德耳

問誠意何必致知湯海若曰誠意者非誠一人之意蓋意誠明明德於天下之意也故必先致其知蓋五方風氣不同四海人情各異非先致知何以能然

問致知知字講者並以識見解之然否吳無障曰知者良知之本體識見從此出識見豈知哉認識見爲知執光爲明矣

問格物格字註訓格爲至也說者非之近見王陽明把格字作格具非心之格湛甘泉云窮其巢穴之謂許敬菴主以格去

物欲說程竹山謂格于藝祖之格薛中離主有苗來格之格貢安軒主格式之格窓格之格紛紛之見各有所據然否唐士雅曰皆非還依朱註爲是註訓格爲至也最是但此至字人多認不出此至字乃止于至善之至乃極至之謂也極至者如云知之極精知之極精是以知愈透而心愈明不極其精是以識愈紛而心愈窒此格字之義也世儒不悟乃以窮至字改之做知無不盡之謂噫欲知無不盡雖聖人有不能盡知矣

問格物物字舊指爭物說近把物字認本節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說又說是物有本末之物又把物字作吾心之物說然否

李滄溟曰非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這箇物字該得廣如天地萬物是物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亦是物可以零說可以廣說可以粗說可以精說究竟起來吾人也是一物若格得吾心了此外更有何物古人聞驢擊竹悉證妙悟卽此意也

問知至字說者云至猶到也物格知自到是否蘇石水曰非也此知是吾人原來本體真知豈從外得卽至昏昧之人亦有一隙良知謂之至者良知之體極大圓朗洞徹了了悟悟滿足此知之量耳非吾心本無此知從外到之謂也

問修身爲本諸家謂揭此一句見得人人皆有家國天下之責

皆當格致誠正以修此身然否屠赤水曰此一句書乃是結證通章之意最妙身心意知爲內身家國天下爲外身止至善爲真身蓋止至善乃修身之脈路修身乃止至善之地頭首尾相應如此然要會這箇意思來觀說方周匝完全若只把格致誠正貼說則偏了

問說者都指修身爲齊治均平之本然否錢尙湖曰大率之道總完全了得我這一身是在衆條目中揭出一箇本來非指修身爲齊治均平之本矣

問舊解所厚厚字指家是否黃葵陽曰非上文旣說欲明明德於天下則親疎遠邇皆吾明德所照皆吾用情之處何一非

百家問答 卷一  
所厚之人豈可專以所厚爲家乎

康誥曰克明德章

問舊講此章書因章內有幾箇明字都就用工夫上講然否王  
荆石曰非也此章爲釋明明德便引幾箇明字分明此三節  
俱就本體說無工夫工夫在八條目內

問常說顧誤天之明命謂明命即天命我之德然否張夏占曰  
否說是但似執着了明命不必牽連德字精神所凝聚處便  
是明命若以靈明還照靈明即心即顧即顧即天非真有明  
命在此而我去顧之也

問常說峻德謂峻高大是德高大然否許穎陽曰德之高土何

消說了峻字當就克能上看出明到十分盡處爲峻是以量  
之自滿者見其大非就德上說高大也

問舊說皆自明謂三書之言不一皆是自明已德重一皆字然  
否郭沫源曰上古之帝王只完得一箇自便一了百當豈有  
別法外求之乎正是催趕人上道非但釋經文也重皆字  
無謂

盤銘章

問此章說釋新民而首說自新何申瑤泉曰醒此意先新民只  
在明明德中且首節說日新末節說用極則明德止至善皆  
舉之矣豈獨釋新民哉此看書微妙處若作文則以釋新民  
爲主腦

問舊說並分貼新民之本之事之效然否丘毛伯曰此章連引  
幾箇新字總是借新字以發新民之意無新民之本之事之  
效之說當洗去

問從來說首節新民必始於自新然否王鳳州曰只看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句便知自新新民原非兩事說新民而能自  
新不待言矣不必說新民必始於自新

問翼註說苟日新三句謂前一新字是汚者復潔後一新字是  
潔者不能復汚只一意說叢云苟日新不是尚有欠缺但不  
日日又日則新者亦可復汚故又要新其實不曾於日新上  
加得毫釐然否張侗初曰聖賢字語並無虛下依此說則三

句並無分別只消說苟日新一句足矣何用再贅下二句蓋  
義理無窮學無止息在前日以前日之新為新在今日又以  
前日之新為故在明日又以今日之新為故日日新比苟日  
新又別又日新比日日新又別乃是一日新過一日也

問作新民舊屬民自振作又說到學校田里等然否吳無障曰  
非也作是上人一段精神以鼓舞民心振作箇自新之民出  
來不是民自振作也亦不必貼入學校田里等語

問新命常說就國運說然否蘇石水曰非精神關于帝命君德  
新國家氣象便雖雖濟濟日新月盛即此便是天命之新  
問用極舊用錫極建極等近用心極又把湯文武貼講然否葉



臺山曰非極只是止至善用極之實功只是明明德無所不  
三字只是德極其明要到那極至處作文會此意渾融空說  
湯文武原是借來作影子不必粘定說

邦畿章

問常說此章前三節條列至善言其不可不止後二節言至善  
如是而止然否趙伯雖曰此常說何可非之但看通章大意  
是恐人認止字不真而求之艱深故引二詩以見現在處卽  
止完現在卽知止非遠非艱民不能離邦畿而止鳥不能離  
丘隅而止人又何能離君臣父子國人而止故引文王一節  
以實之下節教人止至善之功所以師文王也通章語氣接

續連貫如此

問舊說前三節統言明新止至善後二節分言明新止至善然  
否丘毛伯曰此舊時依註分偶也但看明德新民原非二事  
只說箇明德新民自在其中淇澳二節總是一節曰前王曰  
沒世是申言民不能忘蓋曰非唯同世親炙者不忘雖及世  
猶不能忘也註分屬明新似非本旨

問常說邦畿節言物有所當止之處緝蠻節言人當知所止二  
節對看然否孫栢潭曰下節承上節說不可對看要說得聯  
屬詩云邦畿唯民所止則是天下之物見見成成各有箇當  
止之處人若不去知他這便了不得了觀孔子讀緝蠻之詩

而有感也。遂嘆之以爲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夫不知所止者。至於鳥之不如。不亦可懼之甚哉。

問邦畿節常說重一止字。然否。唐士雅曰。非此節。口氣若有現。在當止看來。直種頭頭是道。聽人自止之意。此節專重邦畿。字面至下節。方重在止字上。

問緝緝節常說重知字。知當止處而止之。翼註說可以人句。謂人不能知所止而止之。是不如鳥矣。然否。董思白曰。止處卽是知。不是因知求止。天真到此。自不容不止者。於止知其所止。知止此。提人之語。非取鳥之辭。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乃借鳥做人。非謂鳥知止而人反不如也。翼註誤。

問穆穆節蒙引存疑。並重文王能止說。然否。陳舜甫曰。非也。上節註云。當知所止。言當知至善而止之。猶未指出至之實。此則借文王以明至善之所在也。隱然有箇民之邦畿與鳥之丘嶠在不重文王能止上。

問於緝熙句常說把緝熙字敬字止字看作三項。然否。王荆石曰。非也。緝熙敬連綿字眼。就是知止的像。贊只重箇敬字。緝熙正形容他敬處有斷有續。便非敬便非止。惟敬則心無起滅。無疎密便是敬止正。所謂緝熙也。

問舊五止字一事各具一止。然否。蘇石水曰。非也。五止是就人倫數之着實。只一止耳。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實無二體。

問止仁五件唐荆川云仁者君道之至善也而止之敬者臣道之至善也而止之云云然否蘇紫溪曰非也仁敬孝慈信總是至善在心而隨處發見有因物付物而各足分量者如謂仁者君道之至善也而止之云云則支矣

問諸家說仁敬五句謂仁敬孝慈信自有當止之道而文王止之講五者着文王事爲上講然否袁中郎曰非止處便是仁敬孝慈信非仁敬孝慈信自有當止之道而文王止之也仁敬孝慈信都在聖心之不息上說不可着事爲上說

問止仁止敬舊說是造仁敬之極然否湯霍林曰此是就人所造未必能全盡說來故曰止於仁止於敬纔是至善若說造

仁敬之極又似看仁敬淺了不造其極安得謂之仁敬

問道學自修翼註說謂學以知言自修以行言然否蘇石水曰非道學自修不分知行只是心體上打磨淨盡無纖毫渣滓這便是學這便是自修自修者本來原是乾淨的只要還他箇本來面目

問舊說學是致知格物自修是誠意正心修身恂慄威儀是身修下親賢樂利是家齊國治天下平八條目盡在此李九我曰依此說何不把明德貼說更得書脈道學學全此明德也自修修此明德也恂慄是明德之本體常惺不昧處威儀是明德之本體昭然煥發處德至此爲盛德善至此爲至善便

能興起人心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沒世不忘所謂明新之止至善者如此正將明新止至善攬作一團也以八條目貼說是忘源而崇流也

問學問自修恂慄威儀四項李貞菴七進士主意只重學問上然否顧隣初曰只看本章敬止字面則學問自修工夫只完得一箇恂慄而威儀亦恂慄之形見也此即上文敬止二字單重恂慄句為是

問常說學問自修作兩平是否繆當時曰非自修是學問裏面上工夫必千磨百煉真性始顯非判然兩事也

問舊說學修四段是能止末段是得止然否張侗初曰非也止

至善原徹內外合人已不可分能止得止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必到民不能忘方為止耳

問舊說恂慄威儀謂威儀是德容然否王荆石曰非也恂慄是吾心本體竦然炯然有一段真精神威儀是此心之本體發越處都根心說正是敬處切不可只作德容看

問盛德至善微言謂盛德以身之所得言至善以理之造極言把盛德至善分二項然否鄒泗山曰非盛德即明德只是一件明德以其得于天而言盛德以其成于已而言盛德至善倒在至善上說如此盛德即所謂至善也至善就是盛德非盛德之外又有所謂至善也分作二項謬矣

問常說此不忘是明德下不忘是新民然顧涇陽曰此不忘即下節不忘不是說此處德能明而民尚未新不新民而何以謂之盛德也

問親賢四句常說指親賢樂利為不忘然馮具區曰非看本文兩而字極有味所以不忘之故必吾之盛德至善有徹于親賢樂利中者自有一段不忘的光景不指親賢樂利言此意要醒

聽訟章

問不得盡其詞翼註謂無情實之人若有所制而不得逞其虛誕之詞然陳眉公曰非說有所制便不見自然玩味不得盡

三字分明有不識不知不由他不如如此意

問大畏民志蘇紫溪云刑威之畏畏之小也德威之畏畏之大也就民心真畏上說然否錢尚湖曰非也此大字即起大學之道的大字民之不得盡其詞皆由上之人明其德大有所轉移民志以故民心肅然順軌不畏之畏深于畏者故曰大畏如真有畏心非大畏矣

問此謂知本常說謂即此乃知明德為新民之本作推原說又有說知本對聽訟末務看蓋不求之天下國家而求之明明德此知本之治也此又粘滯在聽訟上說然否蘇石木曰非也此是把聽訟一節說箇本末的樣子此謂知本是教人於

大畏民志上探討悟頭蓋大畏民志不是本所以使之大畏處是木所以使是明德却不說出如此理會方得趣不可作粘滯語看亦不可作推原語看

誠意章

問常說此章書首節正釋誠意最重中二節見意之當誠末節著意誠之驗然否夏官明日此章雖是釋誠意但通章語意只重慎獨上首節自欺自慊是就獨之發動處正論以見獨之當慎二節三節是就獨之發動以後事而論益見獨之當慎通章只是一意不必瑣瑣分析

問翼註說毋自欺節謂毋自四句言思功當如此末一句言用

功在于此然否湯海若曰此說亦是但看來通節只一氣說下為妙毋自欺四句是釋誠意之義無自欺就是自慊自慊則適愜其不欺之初心不增不減一毫無可夾雜分明是箇獨也故緊承之以必慎獨

問毋自欺句人多作得者戒人說然否顧太初曰毋自欺乃誠意者自家禁止不是傳者戒人之詞

問舊解如惡惡臭二句都在為善去惡用力上說然否丘毛伯曰此說失了真旨此二句只是指出一點念頭最真處以形容毋自欺之真實蓋鼻一聞惡臭目一見好色好惡便出來何曾用着一些意去好惡他註意須渾融若知臭之可惡而

惡知色之可好而好便不真了

問自慊句今人都看作效驗就成功說然否繆當時曰非也自慊二字今人都看作效驗了殊不知慊字着力自慊字猶云自家求慊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

問自欺自慊人都看作二項然否唐荆川曰非也自欺自慊如反覆語然非自欺則慊矣

問時說慎獨句因註有實有不實字面都把善惡字形說又說獨是獨知然否施羽王曰非也本文只說獨字奈何添入一箇知字蓋獨以無對為義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非但惡念不可有雖善念亦不可着也參一分善惡則有對矣識得此

體則能養之於未發不待意動而始慎焉此之謂慎獨

問上文有毋自欺自慊二自字則獨字照上兩自字分明指獨知近日名公不主獨知說何也李九我曰獨字從心之所發上來非從二自字來二自字對欺人為入說醒得此意便知獨非獨知之義且獨之本體本自明覺故獨即知知即獨指其無對而言曰獨指其無味而言曰知纔說獨知便有人我對待便非獨

問諸家主意都說慎獨為誠意工夫然否郭洙源曰非也獨即意慎獨即誠意如惡二句慎獨意已盡此句再丁寧之耳若說慎獨為誠意工夫是八目之外又增一目矣

問小人閒居節舊說君子鑒小人之弊以爲戒又說叢說此節是擊節更端以見獨之可畏然否湯海若曰非也蓋只言欺慊或誤以爲可眩人耳目便自懈怠故復提出揜著心勞日拙處使其有所畏避不得走到慎獨一條路上去蓋激發聳動之至意耳不是鑒小人之弊以爲戒亦不是擊節更端之詞

問翼註說閒居節是舉粗以見精然否莊九薇曰閒居一節勿看作粗形容真切最是能警醒人處

問人之視已今人都作人之視之看然否陳白沙曰人之視已今人都看作人之視之又寬着一步矣最妙是本文一已字

乃○小○人○自○家○肚○裡○瞞○不○過○也○

問舊解則何益句作不可欺人看然否許鍾斗曰非也何益照上而後字看蓋既不能謹于平日到此始欲多方揜護亦已無及矣有咨嗟傷痛以覺發其良心之意作不可欺人解似淺

問說小人厭然無益者舊說是戒君子然否鄒臣虎曰說小人厭然無益者不是戒君子也又見小人自欺意據他厭然分明亦知惡之不可爲前此却安然爲之豈不是自欺之甚者問誠中形外句舊說兼善惡又有照上小人著善不得專指惡說者微言不用善惡字只空空作實有是念說然否李子名



日惡無訓誠之理空空作實有是念說誠字又無着落玩味此謂二字便知誠中形外非指小人說小人其中不誠欲外飾而不可得此謂必誠於中而後形于外也誠字斷當作善實于中說此說何等得趣

問常說十日所視節謂上既明說掩着無益了此節又引曾子之言以證之見獨之不可不盡然否王弼州曰此說蹈襲已久但獨之當慎上已說透不消申明十日所視三語此正示人以慎獨工夫誠中光景喫緊處全在于此非泛泛引證語已也

問十日二句說者有作心之神明言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然否姜鳳阿曰非也指視俱是實說要明說出不可掩之意即上文所謂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

問指視二句舊入善惡分說然否湯霍林曰指視不分善惡言向惡意多如見肺肝豈不是十日十手所指視

問常說德潤身節通是結上文然否葉臺山曰此節書極有意味人多認不出因上說慎又說嚴誠形相參指視相集直拘束得我身心不自在故此說箇潤身見得極不自在處正是極自在處而嚴之所以為寬也不可作結上文看

問誠意時尚缺正心修身工夫何如就說是德屠赤水曰德即

誠意也。此心真實不欺，便可為聖為賢。如何不曰德。

問：微言謂潤身只是體胖而心廣，則所由發於外之端也。又唐荆川說廣胖只形容潤字，然否？蘇石水曰：此二句只重德潤身一句。有德暗指心廣，而心廣字面正見其為有德潤身。暗指體胖而體胖字面正見其潤身處。

問：心廣體胖，平看否？莫中江曰：心廣體胖不平。體胖從心廣來，歸重體胖方與潤身親切。

問：心是擴之使廣，體是持之使胖，否？秦他石曰：心非擴之使廣，體非持之使胖也。只適如其本來之初而止耳。

問：章內三箇故字，舊作現成說話，三箇必字，只作用力字看。

否。陳眉公曰：三箇故字，不是現成說話，須接上有情。三箇必字，見得定須如此，不然其不為厭然之小人也。者幾希不止着力。

問：故必欲誠意，常說是為求效驗而然，是否？茅鹿門曰：非也。只為意切於身心，故必欲誠意。故字雖根誠意之效來，却非求效驗而然也。

修身章

問：常說此章首節是心之不正，次節是身之不檢，然否？夏官明曰：雖是亦欠圓融。此章緊要只虛靈二字，上節有所便是，不虛次節惟不虛亦便不靈，總是借常人的情狀以形容身心。

最相關處

問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然否徐巖泉曰身有之身不必改作心人一身以心為主說身即是心無二也

問有所所字舊只作有所為看便以未來既往見在三項貼說翼註又以意必于先固我于後貼說然否趙伯雖曰非也聖人之心常空然洞然不落方所故得其正有所所字即是方所之所不必論未來既往見在三項亦不必說意必于先固我于後

問有所所字近時作方所說固得旨矣不知方所之所字何解湯霍林曰方所之所字即所謂一定不移之念也攝乎性則

為○意○誠○着○乎○情○則○為○有○所○下○章○之○親○愛○等○云○者○則○情○之○根○念○而○流○者○也

問不得其正句人因註中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句都說發于外而後不正然否羅念菴曰有所忿懣則就此有所時所忿已不當而此心不得其正了非必發于外而後不正也此章所謂不得其正者似只指心體而言是失其心體之正註中以為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乃第二節事蓋心不在焉以下方是說應用之弊

問既曰有所便是有在如何却說心不在焉柯賓明日此不是兩項話人心原來至靜亦至動如鏡子隨照隨滅故常照若

終日有箇影子在鏡上便對面不受照了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

問本文說心不在不知何如是心之在袁中郎曰心不在我未始離我心不在物未始離物心不在物我之間未始離物我之間此心之真在也

問視而不見三句常說作真實不見不聞不知味說然否董思白曰看本節心不在句只宜根心上說如云視以目而不視以心雖視猶不曾視下倣此

問修身二句舊說兼承上二節說又只單承有所二字說來然否王觀濤曰看本文語氣只在不知味下再進一步說

心一不在而視听飲食且無所檢况天下國家有大於此者安可以不正之身修之乎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二句便好合上節如此說却順本文語氣

齊家章

問舊說上條言好惡之偏下條言偏之為害又分上條為身不修下條為家不齊然否洪覺山曰非也上條說偏於好故不知其惡偏於惡故不知其美此正偏之為害處引諺語者作證耳不可以上條言好惡之偏下條言偏之為害好惡既偏則家之長幼内外必不能使之各得其分而歸于齊矣此則家之所以不齊也不可分上節為身不修下節為家不齊

白方家問答 大學卷一 九二  
問常解之猶於也作虛字看然否尹孔昭曰非也之字有力有  
往而不還之意孟子說反之而未嘗與之言行事卽此之字  
也不是虛字

問之其所所字人都作空閑字看然否周繩玉曰非也之其所  
所字卽前有所之所字直作身處家人言並作方所字看

問教惰等句常說不當教惰而教惰云云然否邵二泉曰此條  
說於誠正之後亦非可以常情例觀只是意根心體上畧畧  
帶些人我故情之所之不能無過則處教惰等稍過了分釐  
便是僻不可說到不當傲惰而傲惰等語云云

問知惡句常講並用勵行於前變節於後等語知美句亦然  
否游立軒曰知惡不必說到勵行於前變節於後如此說便  
是兩時了只是當體有好惡當體有美惡不能如空過影如  
鏡數毛便是觀下文引諺俱是卽日事

問常說好處不知求惡惡處不知求美然否尤西川曰好而知  
其惡惡而知其美只是虛心反照若定要于好處求惡惡處  
求美又是落方所了

問不援引詩書而引諺語何也馮具區曰諺是俗語正說那恒  
情之偏處

問常說引諺意作譬喻看然否鄒嶧山曰引諺意專足故好三  
句不是譬喻要得感嘆意思

問人莫二句舊時俱分好惡又把子與苗兩平說此謂身不修  
二句又總承上文說然否申瑤泉曰非也人莫二句不分好  
惡說亦不是兩平語當云人莫云云亦與莫知其苗之顧一  
樣則信乎好而知其惡之爲難也夫人莫親於父子而父尙  
且不知子則家豈易齊此謂身不修云云

### 治國章

問吳無障秘旨說家本通於國故教家卽所以教國堯舜節言  
未有教國而不本於教家者也合來是家齊而國治意然否  
楊克之曰此說亦是但看本章語氣分明是跟上身不修不  
可以齊其家說來故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教國

人必由以身教家始故章中曰孝弟慈曰仁讓曰帥曰好曰  
藏曰宜家人宜兄弟曰其爲父子兄弟法皆是從身教來雖  
說治國在齊其家全重身教上說此源源本本之論也

問不出家舊作不出教家之理初問疑問並說不出家是不出  
門戶而下堂階也成教諸家都作民從教上說然否杜宛陵  
曰亦未安此二句語意是說君子修其身纔可以教家其家  
不可教者身未修而不可以教之出字只當外字看不外乎  
家而可以成教於國成教二字謂成箇教也如云規矩方立  
模範已昭便是未說到民從教上

問孝者三句常說此是舉家中道理可推於國者如此以形容

家國一理模樣然否夏九範曰孝者所以事君三句不作推  
由事親之孝卽事君之忠以此心而事親則爲孝以此心而  
事君則爲忠隨在異名耳更無二理更無二心故下文引書  
緊別心誠求之一句

問引康誥舊只作證慈幼一句又見沈虹野主意分上節理一  
此節心一然否郭洙源曰引康誥是總證三句不是只證慈  
幼一句分明是說出心之真誠以爲聯屬家國之真血脈也  
沈分理一心一未是

問常說引康誥是說孝弟慈之通于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假強  
爲然否薛中離曰此乃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爲不是說孝弟

慈之通于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假強爲也

問孝弟慈三者獨舉慈幼一端以明孝弟慈不假強爲此中必  
有意味請詳說之表了凡曰夫人或有薄于孝弟者至一見  
赤子雖狠戾頑梗之夫無不惻然動念故獨引康誥發慈幼  
之真心出于自然則孝之事君弟之事長便可例見

問心誠求之常說把誠字作着意用力求之說然否諸理齋曰  
非也誠是心中真切處自然而然而出于必至之情根於誠之  
不容已何必着意用力求之

問赤子有欲不能言求之而能中其所苦所欲者何也呂涇野  
曰全重一誠字愛子之心真實懇切而中其所苦所欲者以

誠也。誠可以感神明。貫金石。誠於捕魚。雖厚水可臥而開。誠於畏虎。雖堅石可射而入。豈有慈母之誠不百求而百中乎。問女子不學而能養子何也。李卓吾曰。女子自有不學不慮之真。天故一有子而真天出焉。真天便是心誠求之之誠也。何消學得。

問仁讓句說者謂自恩義淡洽處便是仁。自禮文秩敘處便是讓。然否。盧永人曰。仁讓要根孝弟慈。說仁卽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卽孝弟慈之秩然處。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

問舊說仁讓始于家而興于國。貪戾始于一人遂倡于一國。出家說到國上去。方見機然否。胡敬齋曰。一家仁讓就是一國興。仁讓所在一人貪戾就是一國作亂所在。不必說到國上去。方見機。

問其機機字人都以此感彼應意發之。然否。蔣道林曰。機發動所由也。味所由二字則不必身往百步之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矣。由此看來。仁讓之爲不發于人而發于我。貪戾之爲不動于彼而動于此。只在我身上看出機字。若以此感彼應意解之。便隔一層。

問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人都把帥字作行令字說。從字作興。仁與讓說。然否。李滄溟曰。堯舜二句。重身教說身之所



行○卽○爲○帥○不○是○命○令○之○也○家○國○天○下○何○嘗○有○意○要○從○堯○舜○只○  
爲○一○理○相○感○通○故○如○此○便○是○從○從○則○不○但○興○有○與○之○爲○一○意○  
問○令○好○二○字○講○者○並○粘○堯○舜○桀○紂○有○諸○已○二○句○都○說○已○之○所○有○  
方○責○人○以○有○然○否○歸○震○川○曰○令○好○泛○言○不○必○粘○堯○舜○桀○紂○有○  
諸○已○二○句○不○是○說○已○之○所○有○必○責○人○以○有○如○堯○舜○行○仁○而○民○  
自○仁○奚○待○求○耶○重○在○已○上○說○

問○舊○說○求○諸○已○二○句○都○說○君○子○真○欲○來○諸○人○非○諸○人○然○否○蔡○虛○  
齋○曰○此○言○君○子○必○有○諸○已○而○後○可○求○諸○人○不○然○何○以○求○人○必○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不○然○何○以○非○人○蓋○只○言○存○之○於○心○如○此○  
非○真○欲○求○諸○人○非○諸○人○也○若○真○去○求○人○非○人○行○亦○極○矣○何○以○

曰藏乎身

問○舊○解○如○心○之○謂○恕○此○恕○字○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字○同○  
然○否○李○崆○峒○曰○非○也○所○藏○乎○身○不○恕○謂○無○可○推○以○及○人○也○蓋○  
此○恕○字○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同○彼○就○及○人○處○重○此○就○推○  
已○處○重○無○善○于○已○有○惡○于○已○則○不○能○自○治○何○以○治○人○故○曰○無○  
可○推○以○及○人○此○祖○大○全○黃○氏○說○

問○舊○解○喻○字○都○作○曉○喻○說○然○否○張○洪○陽○曰○喻○卽○君○子○喻○於○義○之○  
喻○觸○于○同○然○而○動○之○以○不○得○不○然○因○其○固○然○又○莫○知○所○以○然○  
耳○濡○目○染○精○洽○神○鎔○若○四○體○不○言○而○喻○豈○可○以○曉○喻○字○解○之○  
問○不○曰○所○出○乎○身○不○恕○而○曰○所○藏○乎○身○不○恕○何○也○李○衷○一○曰○說○

百方家問答 大學卷一 九七  
箇○藏○白○有○無○限○鬱○蓄○疑○聚○之○意○好○在○此○誠○亦○在○此○正○所○謂○真○  
精○神○真○意○念○也○

問○首○言○必○先○齊○其○家○此○言○在○齊○其○家○何○也○林○次○崖○曰○不○曰○家○齊○  
而○曰○齊○家○全○在○君○子○身○上○說○曰○在○字○乃○喫○緊○示○人○處○

問○桃○天○三○節○舊○說○歷○引○三○詩○以○咏○嘆○之○然○否○楊○升○菴○曰○不○止○咏○  
嘆○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  
起○于○婦○人○非○形○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  
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

問○三○引○詩○前○二○引○言○教○國○人○後○一○引○言○民○法○之○意○義○不○同○何○也○  
孫○栢○潭○曰○三○詩○前○二○引○言○家○正○而○後○可○正○國○就○上○之○設○施○處○

說○故○曰○教○國○人○後○一○引○乃○論○必○家○既○正○而○後○國○人○信○從○  
以○歸○于○正○就○下○之○應○處○說○故○曰○民○法○之○

問○其○為○父○子○兄○弟○足○法○句○有○何○意○味○蘇○石○水○曰○意○味○極○深○長○說○  
為○父○足○法○有○慈○意○在○說○為○子○足○法○有○孝○意○在○說○為○兄○弟○足○法○  
有○弟○意○在○為○父○而○慈○也○所○以○使○眾○者○握○之○于○我○矣○為○子○而○孝○  
也○所○以○事○君○者○握○之○于○我○矣○為○弟○而○弟○也○所○以○事○長○者○握○之○  
于○我○矣○舉○治○國○之○理○而○俱○握○在○我○身○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彰○彰○著○矣○

平天下章

問○舊○說○此○章○謂○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樂○只○君○子○以○

下言絜矩之道在于公好惡而殷之節一言得失以結之君子先慎以下言公好惡之要在於理財而惠誥節再言得失以結之若有一个臣以下言公好惡之要在於用人而大道節三言得失以終之生財有大道以下則又言財不待聚而自足而深戒夫聚斂之小人見理財用人本是一事也總是推廣絜矩之意然否牛春字曰此一定舊說也何可非之但看此章之言重見疊出只同民好惡而不專利足盡此章之義然民之好惡惟財為重君之好惡惟財易私私之則無以體民情而同好惡故篇終又說公利全不說起理財然同好惡而不專利只是絜矩這絜矩必先慎德而忠信正所以

慎之可見平天下總只是一箇絜矩而必以慎德為主意自貫不必瑣瑣分析亦不必插入理財用人字面本文無此意思

問上老老三句三民字舊皆指國人遂重國入上說然否瞿昆湖曰不重國人此三句由君身上發出來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勢有廣狹量無減增作文徑把民字作天下之民說蓋此章是言平天下事並不提起國字而國與天下之人皆可稱民也

問是以二字舊過文有云觀國入之心不異于家則知天下入之心亦不異于國然否徐玄扈曰非也蓋下文絜矩乃是以

我○之○心○度○天○下○人○之○心○非○推○國○人○之○心○度○天○下○人○之○心○也○只○  
照○朱○註○云○卽○此○觀○之○可○以○度○人○心○之○同○矣○

問○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是○以○二○字○如○何○解○陳○國○檄○曰○是○以○二○  
字○有○味○猶○言○爲○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道○字○便○隱○隱○含○下○  
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意○

問○常○說○絜○矩○謂○度○之○以○心○而○天○下○均○平○如○矩○之○方○又○說○絜○矩○是○  
譬○喻○又○以○如○字○解○之○然○否○程○竹○山○曰○絜○矩○謂○度○人○之○心○如○度○  
之○以○矩○非○謂○度○之○以○心○而○天○下○均○平○如○矩○之○方○也○絜○矩○字○是○  
借○字○不○是○譬○喻○玩○一○矩○字○則○下○文○忠○信○慎○德○仁○人○等○意○俱○已○  
在○內○下○文○特○就○矩○字○內○抽○出○言○之○非○另○發○一○段○議○論○也○切○不○

可以如字解之

問○不○曰○絜○規○而○曰○絜○矩○何○也○丘○瓊○山○曰○矩○者○方○之○謂○也○拘○方○之○  
方○不○可○有○通○方○之○方○不○可○無○不○空○空○以○心○去○求○實○落○處○置○得○  
妥○妥○貼○貼○在○在○圓○滿○處○處○無○缺○如○所○爲○老○老○長○長○幼○幼○者○皆○  
人○心○入○而○湊○泊○我○心○入○而○劑○量○者○也○此○便○是○絜○矩○

問○人○都○說○絜○矩○者○絜○之○以○矩○不○識○矩○是○何○物○蘇○眉○水○曰○矩○便○是○  
心○心○便○是○下○文○慎○德○忠○信○等○事○而○絜○矩○之○心○則○下○文○慎○好○惡○  
公○財○貨○等○事○種○種○悉○備○且○不○但○備○本○章○之○意○矩○卽○明○德○以○矩○  
度○物○卽○是○新○民○正○聖○經○本○明○德○以○新○民○之○

問○諸○家○講○所○惡○節○謂○虛○設○箇○上○下○前○後○左○右○之○人○以○見○六○面○皆○

平若有一處不平便不是矩並重均齊方正上說然否鄒秉  
 廓曰此只從吾身画出一箇矩六毋以字正是紮處辟如開  
 平方法一里為式而萬里攸同故曰除却身都是義理物我  
 同體處處通貫各安本分端然方止程伯子云將身放天地  
 萬物中例看大小快活此等語足盡此節之義殊不重均齊  
 方正上

問篇中如曰為民父母曰為天下儻如曰有財有用曰財聚民  
 散曰以財發身曰灾必逮夫身大都論君身利害而不及天  
 下平何也趙伯離曰君且不能自保則天下不平可知且動  
 以切身利害正使其惕然知戒也朱註有天下者能存是心

數語是樂只以下許多說話的筋骨

問此之謂民之父母人多說民愛之如父母又都依章句在感  
 應上說然否陳如岡曰非也民之父母不是說民愛之如父  
 母也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我真能生育萬民而無愧於親民  
 之責故曰民之父母若依章句通在感應上說了如此看於  
 此之謂三字口氣

問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人都說慎其好惡然否錢秀峯曰此一  
 定之說也但緊要當看註民所瞻仰一句民所瞻仰謂望其  
 能推己以及人也惟望重則責深故曰不可不慎

問引文王詩其歸結何在得衆失衆二句所指何在陶石簣曰

上文為民父母是得衆便有得國之意為天下僂是失國便有失衆之意故引文王詩結之得衆失衆二句就指殷說殷之先王得衆而得國此可以徵好惡之同而為民父母者矣殷之子孫失衆而失國此可以徵好惡之辟而為天下僂者矣

問引民之父母之詩引民具爾瞻之詩引峻命不易之詩歷引三詩有何意義霍渭崖曰引民之父母之詩見此好惡決當同於民引民具爾瞻之詩見此好惡決不可辟於已引峻命不易之詩見同民之好惡與否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之所繫真有不慎者因繫提出先慎乎德一句來

問先慎乎德先字人都對人土財用說然否宗方城曰先字當承慎好惡來不對下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尤好惡之源故先慎之

問疑問說慎德德字即經文之明德然否李見羅曰此說亦好但看本章言厥慎德即是繫矩即是慎其好惡好惡通於民便是德曰先慎者繫繫先慎乎此把公好公惡之真心不被利欲汚染便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託決不敢自專殖於已而不同好惡於民故說有人有上有財有用繫點出德者本也一句

問有德四句諸家並重四箇有字謂即此不待他求的意思然

否。李。子。名。曰。既。是。平。天。下。若。子。原。是。天。下。人。皆。吾。人。天。下。土。皆。吾。土。云。云。何。必。重。在。有。字。上。全。重。在。四。箇。此。字。上。方。見。歸。重。慎。德。之。意。言。人。土。財。用。此。平。天。下。之。所。必。不。可。無。者。然。而。非。自。致。也。惟。有。德。此。其。所。以。有。人。惟。有。人。此。其。所。以。有。土。惟。有。土。此。其。所。以。有。財。惟。有。財。此。其。所。以。有。用。如。此。說。便。得。歸。重。此。字。口。氣。

問。舊。把。財。德。並。較。而。分。本。末。然。否。蘇。石。水。曰。非。也。一。章。骨。子。全。在。德。者。本。也。平。天。下。許。多。發。身。恒。足。得。衆。得。國。之。道。都。胚。胎。蘊。釀。于。此。前。後。左。右。之。願。于。此。斟。酌。窮。愁。欣。娛。之。念。于。此。圓。滿。是。德。誠。平。天。下。者。之。本。也。本。末。一。體。言。本。而。末。自。在。故。曰。

財者末也不必務而自有作平天下之末務看非與德較而分本末也

問。上。說。有。土。此。有。財。此。又。說。財。者。末。也。下。文。又。說。財。聚。財。散。以。財。為。言。何。也。秦。他。石。曰。民。之。好。惡。固。多。端。唯。財。一。件。是。其。最。不。可。違。者。能。掩。世。主。好。惡。之。公。心。者。亦。多。端。唯。財。一。節。是。其。最。易。溺。者。故。舉。以。為。言。

問。外。本。內。末。說。者。謂。外。是。視。為。不。切。已。的。意。思。內。是。日。日。營。營。的。意。思。然。否。蔡。曦。伯。曰。還。不。切。內。外。字。真。旨。德。在。性。分。內。反。外。之。財。是。身。外。物。反。內。之。外。是。置。之。度。外。內。是。存。在。心。裡。視。之。如。性。命。一。般。

問爭民施奪云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然歟錢尚湖曰  
非也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  
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問散財是上之人把財與人否繆當時曰散財不是要上之人  
把財與人只取其所當取而不過蓋土地所生那有許多上  
取之多則在下少

問財散則民聚句與上句並看否吳無障曰財散則民聚即證  
上句不平試觀財散而民無不聚則財聚民散益可見矣就  
承上有土有人作一證驗

問大全盧氏說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無德則不能絜矩是

之謂不善得失只承天命說然否陳國敷曰亦是但仔細看  
來善承慎德來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人有土來失承民散  
悖出來雖非結上文亦不離上文

問常說引楚書二節以明不外本而內末者只是深明當慎德  
而不當寶貨財意蓋亦所謂丁寧反覆之詞然否周玉繩曰

此說亦是但不當外本而內末上文已申明此引楚晉二書  
分明是承上起下若將無以為寶者終上不專利之意將惟  
善為寶起下能愛人之意而秦誓之尚亦有利又自容賢之  
大臣得之若曰有容賢之大臣則有技彥聖能容子孫黎民  
能保善與親俱賴之矣此乃國之利而不必如外本之專利



也。前後意極貫串。看得此書透。則理財用人。不用亦可。此章原無理財用人。截然而兩意。

問舊把斷斷。今作有德無他技。作無才。然否。張侗初曰。非也。斷斷正是無他技之貌。斷斷即形容其無他技也。觀一兮字。可見猶所謂粥粥無能也。不可以斷斷。今作有德無他技。作無才。

問無他技。翼註謂他者外之之詞。然否。李卓吾曰。非也。最妙是這個他字。蓋不曰無技。而曰無他技。他字重看。謂斷斷大臣。惟有此忠君愛國之心耳。別無他長。

問常說把休休有容。作二項看。然否。楊鞭孩曰。只是一項。休休

即形容其有容也。無兩意。

問休休字。常解易直好善之意。然否。陸貞山曰。此舊解也。但不透切。休休字義。蓋休休之相度。即空空之聖學。人心有欲焉。得休大臣操。可致之權。其念更廣。祿欲厚。寵欲固。名欲保。子孫欲綿。其難休。尤甚。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欣羨此真休休者。休休則無我。其視天下無一而非我矣。如此看。方得休休字。

真脈

問如有容。舊作如物之有容。說然否。錢緒山曰。非也。如有容。不作物之。如有容。只是心有容也。即此休休之心。空洞無外。若有所容。而寔無所有。故曰其如有容焉。如有容。正是無所不

容○之○地○有○所○容○則○必○有○所○不○容○矣○有○容○暗○指○容○賢○說○不○可○露○  
出○

問○舊○說○若○已○有○之○謂○不○以○才○不○自○已○出○為○嫌○然○否○耿○楚○侗○曰○看○  
來○此○說○未○確○蓋○凡○已○有○才○欲○盡○其○用○今○日○若○已○有○之○必○盡○其○  
用○也○此○說○更○懇○切○有○味○

問○舊○講○不○啻○句○謂○口○稱○揚○他○不○出○又○說○口○形○容○他○不○盡○否○郭○青○  
螺○曰○非○也○心○好○之○口○必○稱○揚○之○然○口○之○稱○揚○有○限○而○心○之○羨○  
慕○無○窮○故○曰○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也○極○言○好○之○深○意○  
問○寔○能○容○之○翼○註○把○寔○字○作○是○字○解○以○能○二○字○人○多○重○能○字○說○  
然○否○顧○涇○陽○曰○非○也○此○寔○字○不○可○作○是○字○解○宜○重○看○即○誠○是○

孫

字○當○是○根○誠○意○來○虛○假○容○賢○者○有○之○可○謂○之○能○容○乎○以○能○者○  
以○此○故○能○也○重○以○字○不○重○能○字○

問○于○孫○黎○民○句○有○並○重○者○有○單○重○于○孫○者○然○否○羅○整○菴○曰○全○以○  
黎○民○二○字○為○主○于○孫○只○帶○說○容○賢○利○國○之○臣○不○惟○于○孫○而○抑○  
且○福○黎○民○妨○賢○病○國○之○臣○不○惟○禍○于○孫○而○抑○且○殆○黎○民○則○是○  
黎○民○所○共○好○者○此○在○休○休○一○箇○臣○而○其○所○共○惡○者○在○此○媚○嫉○  
之○小○人○矣○如○此○却○有○情○

問○舊○謂○秦○誓○一○節○只○是○舉○箇○善○人○惡○人○如○此○然○否○柯○立○臺○曰○傳○  
者○引○秦○誓○本○意○正○見○容○賢○利○國○之○人○為○民○所○共○好○而○妨○賢○病○  
國○之○人○為○民○所○共○惡○也○故○下○面○便○接○說○然○惟○仁○人○能○屏○棄○兇○

邪○以○保○安○善○類○此○謂○惟○仁○人○能○度○民○所○愛○者○寔○用○吾○愛○而○謂○  
之○能○愛○人○能○度○民○所○惡○者○寔○用○吾○惡○而○謂○之○能○惡○人○如○此○看○  
則○於○人○人○能○繫○矩○意○何○等○明○快○而○於○下○文○命○也○過○也○及○好○惡○  
拂○人○之○性○處○前○後○口○氣○亦○自○相○照○應○矣○舊○說○不○如○此○想○箇○中○  
叅○未○破○耳

問○逆○諸○四○夷○舊○說○謂○逆○逐○諸○四○夷○是○不○以○中○國○待○之○外○之○也○然○  
否○鄭○申○甫○曰○此○說○無○味○逆○逐○諸○四○夷○分○明○是○恐○其○他○日○復○進○用○  
之○意

問○不○與○同○中○國○說○者○謂○與○上○句○只○一○意○既○逆○逐○諸○四○夷○自○然○是○不○  
與○之○同○中○國○了○然○否○周○用○齋○曰○固○是○但○說○箇○不○與○同○中○國○却

有○味○蓋○不○與○小○人○同○中○國○必○與○君○子○共○朝○廷○禁○伏○兇○人○正○以○  
保○安○善○類○也

問○能○愛○人○能○惡○人○常○說○二○句○平○看○否○孫○淮○海○曰○不○宜○平○當○側○重○  
能○惡○邊○方○合○書○脈○蓋○仁○人○不○惟○所○愛○必○善○而○又○為○之○維○持○保○  
護○使○不○為○人○所○中○傷○而○長○為○國○家○之○利○不○惟○所○惡○必○惡○而○又○  
為○之○途○絕○黜○逐○使○不○得○中○傷○善○類○以○禍○國○家○是○愛○固○愛○也○然○  
必○能○惡○而○後○成○其○能○愛○則○惡○亦○愛○也○故○曰○惟○仁○者○能○之○

問○見○賢○二○節○舊○說○與○上○節○分○作○三○項○人○看○然○否○王○麟○洲○曰○非○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仁○人○不○簡○賢○  
不○誦○不○肖○即○是○不○仁○之○人○好○人○之○所○惡○二○節○緊○頂○上○說○來○如

此不簡賢不絀不肖則其好惡已不能同民是謂拂人之性  
苗必速夫身所謂辟則為天下僇正謂此也頂上總說何等  
貫串

問不能舉賢何謂命不能退不善何謂過沈晴峰曰知賢而不  
用知惡而不退不如不知之為愈何也不知則賢者有所冀  
不賢者猶有所畏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用矣知  
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去矣但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  
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故謂之命與過命與急親正相反過  
雖待過於寬厚亦即是其過誤處

問大道句講書者說大道是公平廣大之政舊說把大道字只

作絜矩看然否楊復所曰此定說也但看來大道只承上好  
惡字說為妙好以天下惡以天下故曰大道且說好惡亦兼  
得絜矩字面

問忠信二字舊並以發已循物二句分貼然否秦他石曰忠信  
二字分不開總只是一箇心盡心為忠寔心為信寔寔落落  
盡了此心純是真好真惡的本體則好惡自與人同而無處  
不是絜矩故曰忠信以得之

問說書者都說必忠信了方得大道然否董潯陽曰非也即此  
忠信一念便是得處不是忠信了方得大道也

問忠信如何能得此大道驕泰如何能失此大道王心齋曰忠

信○便○能○以○心○體○心○視○人○猶○已○驕○泰○此○心○便○日○縱○自○肆○不○知○有○  
人○繫○矩○得○失○全○在○此○這○箇○心○上○分○路○

問○全○章○文○義○上○節○已○盡○矣○且○推○本○到○忠○信○驕○泰○更○無○處○去○了○緣○  
何○復○論○生○財○唐○士○雅○曰○繫○矩○之○道○非○一○端○而○不○專○其○利○最○要○  
緊○人○情○惟○專○利○之○心○最○難○克○故○復○下○寧○此○一○段○大○意○謂○大○道○  
生○財○自○可○發○身○是○義○中○自○有○利○也○亦○何○苦○而○用○聚○斂○之○小○人○  
以○召○災○害○乎○不○可○王○理○財○用○人○之○說○

問○常○說○生○財○句○謂○人○君○當○以○財○為○重○而○為○之○料○理○然○否○蔡○曦○伯○  
曰○非○是○以○財○為○重○而○為○之○料○理○直○欲○說○到○小○人○蓄○害○並○至○正○  
是○破○除○聚○斂○之○術○以○發○其○好○惡○之○公○心○總○是○終○財○者○末○也○之○

意○何○嘗○理○及○財○也○

○問○生○財○一○節○其○旨○意○何○在○李○貞○菴○曰○既○關○聚○財○之○非○則○必○曉○之○  
以○生○財○之○道○益○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顧○聖○賢○自○有○生○  
財○之○道○非○若○暴○君○污○吏○浚○民○以○自○封○四○民○各○服○其○荼○而○一○國○  
無○遊○惰○是○謂○生○之○者○衆○百○官○各○守○其○職○而○在○位○無○冗○員○是○謂○  
食○之○者○寡○于○藉○舉○趾○無○作○輟○也○為○之○者○疾○矣○大○用○小○用○無○侈○  
靡○也○用○之○者○舒○矣○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殷○積○如○丘○山○不○  
竭○于○泉○源○豈○非○足○國○之○道○乎○知○正○大○之○道○自○可○以○生○財○則○所○  
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  
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卹○也○迫○於○費○用○則○雖○悖○入○悖○

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

問如何謂之生財大道。字與上節大道字一樣。看否。王宇泰曰：生財正與聚財相反。生者生生不窮也。有自然生息之意。如木有根本而生枝葉。從內本上來。有德行財大道。反聚斂小術。看乃上節大道中之一道。對上節不過不可一樣看。

問蘇紫溪解醒篇說財恒足句。只作百姓足說。又有說國用充足作君足說。又時文有說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諸說孰是。河賓明曰：財恒足以渾渾說。箇公私上下財貨充溢。便是不必云國用充足。亦不必云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凡此等語。皆是把君臣上下截然兩項。還須渾融為佳。藏富於民亦說。

得但非上乘之文

問上節言生財。此節言散財。是既生之而又散之乎。莊九薇曰：非既生之又散之也。有大道以生財而不為聚斂。便是散了。

問仁者以財發身。是有心散財買人來奉已。否。楊克之曰：仁者以財發身。不是有心散財買人來奉已。人君以天下為身者。也。財者天下之血脈。仁者恩澤。遍閭閻則血脈流通。而吾身滋潤。且不斂天下愁怨之氣於身。則身益尊榮。若以財而發之也。發即生發之發。

問翼註謂未有好仁節。就是以財發身者。而究言之。獻子二節。是引證而申結之。非又一意也。然否。顧太初曰：未有好仁。

節見以財發身之效也。孟獻子兩節示以身發財之戒也。此書旨明明白白不可把下二節作引證而重結之說。

尚上好仁二句仁義舊時泛說然否繆當時曰仁義只就財上說不可泛方切書旨上不愛財而仁以恤民則下必輸君而義以忠上講內要體此意發揮

同翼註謂終事還依舊說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犯難皆是然否李九我曰終事就輸將說亦不可泛上嚴取盈之令下必有逋負之民此事何由得終好義便是終事處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問舊說未有好義二句平看然否郭洙源曰不可平看二句語

意相連歸重財上終事虛說守財正終事之實也既輸之又守之豈不是事必有終乎

問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舊說非其財是人爭起而奪之之謂然否楊復所曰非其財者非吾所當得即府庫封識宛然終非其財若止不爭奪而已彼疾視之民懾于勢而未逞者其府庫之財亦自在也

問獻子所惡在聚斂之臣柰何從鷄豚犬羊說起施羽王曰此說大有味鷄豚牛羊皆侵民利者也利端漸不可長一染必浸淫其勢必至聚斂

問聚斂之臣柰何不可有林次崖曰聚斂之臣欲剝下媚上必

於常賦之外多增數目常賦之外別立科派日久歲深侈者不可復節增者不可復減一時作備遂為生民無窮之禍故不可畜

問盜臣奪君之財說箇寧有何也且時文講盜臣字多說到利害處然否丘毛伯曰說箇寧有盜臣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耳非取盜臣也寧有盜臣是說仁者之用心如此未說到利害上

問獻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上何也袁中郎曰家國一理也問說務財用而必自小人何也唐荆川曰必自小人者蓋財利人所同好自非上智之主鮮有不溺於此故小人之媚其君

多借此為媒進之階故曰必自小人全要補出聚斂意

問彼為善之或問說賞其納忠嘉其任然然否周繩玉曰此說極是但亦要粘人君身上說蓋彼為善之者實則培克而托于美名以濟其主之私欲亦緣人君內多欲而外欲蓋之故耳受其欺罔而善之

問以義為利句諸家多說義未始不利然否李卓吾曰然但要看得好義未始不利亦就世主好利之心言之正銷鑠其聚斂之心耳大學之道不論到利處

問善是慎德君子奈何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李崆峒曰小人柄國將國家事弄得大壞到得覺悟而別用慎德君子以挽



之○則○釀○禍○之○根○雖○非○自○今○日○而○禍○之○並○作○始○見○於○今○日○擔○事○  
之○人○已○非○如○昔○日○而○事○之○難○處○更○甚○於○昔○日○雖○有○善○者○其○柰○  
之○何

問上文已有鷄豚之戒聚斂之防此又說到雖有善者亦無如  
之何何也丘瓊山曰鷄豚之戒雖嚴止于勵官常聚斂之防  
雖峻止于端主奸今存亡善敗不容再計分明人主惕然知  
畏勿信用聚斂之小人然後可慎德可忠恕而知可繁也

問兩言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有何分別葉臺山曰亦有分別  
前條以義為利只是義之所安即為利末以為利之害照看  
蓋君子之心只是以義之不可而不為非計到為利之害而

皇明百方家問答中庸卷之三

深源 郭偉 彙纂

海澄 賓明 柯仲炯

常熟 尚湖 錢謙益

江陰 西谿 繆昌期

晉江 于名 李維登 全校

男 公紹 郭萬祚 編次

金陵 少泉 李湖 梓行

天命章

問此章書近說只重天命之謂性一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

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  
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  
暢而和所謂人性善善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者也中間只怕  
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命不過其節則喜怒  
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矣此只是人  
情方到極平易處而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此說然否袁中  
郎曰此說亦通但看本章首節謂率性之謂道次節就接說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便知此章書總重道字先說源頭隨  
說實體故有道也者三句然不說工夫從何下手故說戒懼  
慎獨不指點出心字又無捉摸故有喜怒哀一節不說到極處

又無歸宿所以致中和始以道原天終以道贊天此說較融  
貫明白得書脈

問天命節舊說三平看然否李九我曰非也中庸為道而作雖  
有性道教三字總重一箇道字言道而出於性命則不墮聞  
見言道而曰率曰修則不涉玄虛且見道在人身人外無道  
也

問天命三句舊說兼人物言然否鄒臣虎曰只就人言不必兼  
物自天命之謂性說到天地育萬物皆是責備於人

問天命句舊說天是形氣之天命是諄諄之命然否張夏占曰  
非也此天字不是形氣之天即才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

也。此命字亦非諄諄之命。書所謂降衷於下民。易所謂物與無妄者是也。

問性字舊兼理氣說。然否。蔡曦伯曰：非也。張子說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若兼氣言。如何率得。如何叫做道。

問舊說把天命與性字作二件看。然否。顧太初曰：非也。天命之謂性者。言天命即是性。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即命即性。無二義也。

問率性率字。儒者泥註率循也。句多把率字作用力字看。然否。蔡虛齋曰：率字不是用力字。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

問大全說率性是以人行道。然否。李滄溟曰：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

問袁了凡說率性如遇孺子入井。則惻隱見。疇蹴便不受見。朝廟便起敬。云云。然否。郭洙源曰：遇孺子入井。則惻隱云云。此是因觸而發。非率也。率則如夫婦居室。孩提愛敬。不由意想。亦不着感觸。不涉擬議。亦不勞安排。任天而行。便是至道。

問人多認章句把道屬事物上說。然否。夏官明曰：此是認章句不精。故認道屬事物。其寔道字就跟性上說。性是箇渾淪的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章句云：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路。是則所謂

道○此○只○是○說○觸○事○物○以○見○道○道○初○不○屬○事○物○也○

問○從○來○說○修○道○之○謂○教○句○都○主○修○之○為○人○之○模○範○說○譬○如○人○當○  
孝○親○是○道○割○股○廬○墓○是○太○過○從○親○之○令○是○不○及○聖○人○制○事○親○  
之○禮○便○是○修○去○太○過○不○及○設○立○一○箇○成○法○教○人○遵○行○是○修○道○  
之○謂○教○也○此○說○然○否○李○子○名○曰○此○不○易○之○說○也○時○制○文○字○斷○  
當○用○此○說○若○論○書○旨○修○道○二○字○只○就○自○家○說○為○是○身○之○所○履○  
即○是○模○範○即○是○準○繩○非○修○道○之○外○別○有○道○以○率○人○而○為○教○也○  
下○文○戒○謹○恐○懼○正○修○道○之○功○也○看○後○章○自○明○誠○謂○之○教○一○句○  
修○道○只○就○自○家○說○便○了○然○矣○

問○修○道○之○謂○教○句○時○說○專○重○一○箇○教○字○然○否○黃○葵○陽○曰○非○也○所

謂○教○者○豈○有○外○於○道○哉○不○過○即○此○而○品○節○便○為○天○下○萬○世○之○  
法○程○而○教○於○是○乎○立○矣○專○重○一○道○字○

問○常○說○以○上○戒○懼○節○作○靜○而○存○養○下○慎○獨○節○作○動○而○省○察○然○否○  
黃○葵○陽○曰○不○可○以○上○節○戒○懼○作○静○而○存○養○下○節○慎○獨○作○動○而○  
省○察○益○戒○懼○固○是○存○養○然○存○養○者○無○時○而○不○存○養○非○只○静○時○  
也○慎○獨○固○是○省○察○然○省○察○者○察○于○方○動○之○初○非○全○屬○動○時○也○  
動○靜○原○無○端○工○夫○原○無○二○也○

問○舊○說○戒○懼○節○是○存○天○理○慎○獨○節○是○遏○人○欲○然○否○杜○靜○臺○曰○遏○  
人○欲○就○是○存○天○理○原○非○二○事○朱○子○只○為○念○頭○動○處○人○欲○易○萌○  
故○分○屬○言○之○非○判○然○兩○項○也○

問上節說性道教此節單言道何也蔡曦伯曰此節單言道則性教都包了

問常說道不可離只引起戒懼而不引起慎獨然否楊克之曰看是故二字與下節故字俱是承上文字眼然戒懼慎獨皆承道不可離而慎獨又單承莫見莫顯不可誤認作道不可離只引起戒懼而不引起慎獨也

問舊說道不可離道字都屬事物上說然否趙伯離曰非也道字當根性命上說道是性命如何離得自一身言無適而非性命自一身之外言無適而非性命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性

命則烏得而離耶

問常說不可須臾離都着在道上不可離說然否陳白沙曰非也由率而有道道與人合而爲一自有千古不息之精神人原是離道不得的若着在道上說恐非子思責人之意

問可離如何便非道郭青螺曰一息不是道便一息不是性命一息不是性命渾身都不是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這時幾希便都喪盡何以自立於天地故曰不可須臾離

問可離非道是真箇道有可離乎尹孔昭曰可離非真箇道有可離只就人之違道者說不率便離離則失其所以爲人失其所以爲人就是失其所以爲道故君子有不離道之功

問不睹不聞舊說都就時說然否陳眉公曰不睹不聞正是天命真面目原無聲無臭豈可得而睹聞君子於其所不睹者戒慎謂觀道於無形也於其所不聞者恐懼謂聽道於無聲也玩兩個其所字則不睹聞自心體言非自時言

問不睹不聞常說並就耳目上說然否陳國敷曰不睹不聞卽鬼神章所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非不視不聽也蓋天之所命本無聲臭豈有目可得而見耳可得而聞於此戒慎恐懼是就聰明所不及聲色所不到默默檢點此是聖門第一路工夫若依常說就耳目上說則去道遠矣

問不說所睹所聞而說不睹不聞何也時說每每補出所睹所聞然否莊九薇曰睹聞有時離而不觀不聞者却常在卽此是常存敬畏了不待說所睹所聞而後完矣

問戒慎恐懼常說俱就着意用工夫上說然否李卓吾曰不睹不聞是性命本體如何着得意如何用得工夫才着意用工夫疑戒慎恐懼便是睹聞便違却本體違却本體便是不戒慎恐懼矣蓋所謂戒慎恐懼者只是提醒此心常惺惺不放逸便是

問戒慎恐懼是人性自能如此否董中峯曰戒慎恐懼亦是人性自能如此非故於人性上添一物也

問新說不睹不聞卽獨也戒慎恐懼卽慎獨也下節只申上節

之意然否周繩玉曰此說終不完全蓋戒慎恐懼慎獨非一  
非二不睹不聞者獨知之本體處是根抵此處最當保養使  
不錯雜獨知者不睹不聞之靈覺處是萌蘖此處最當防護  
使不損壞戒懼是無時不然慎獨工夫只在戒謹恐懼中抽  
出言之益謹於莫見莫顯正以純其戒謹恐懼之功也如此  
說上下節有歸着

問近說莫見莫顯一節即上戒懼二句然否徐存齋曰慎獨是  
惟○精○到○不○睹○不○聞○處○是○惟○一○若○以○莫○見○莫○顯○一○節○即○上○戒○懼  
二句似尚未盡

問註解莫見二句云隱暗處也徑並以地言微細事也徑並以

事言然否蔡曦伯曰此是人看註不透處蓋隱暗處也即心  
曲之中也不以地言微細事也即念慮之萌也不以事言

問說見顯足矣如何謂之莫見莫顯鄒東廓曰莫見莫顯云者  
益○以○我○自○家○一○點○虛○靈○反○照○自○家○念○頭○動○處○則○毫○髮○之○微○不  
可○掩○護○豈○惟○見○顯○殆○有○莫○見○莫○顯○於○此○者

問新說把莫見二句就指不睹不聞上說謂不睹不聞之中昭

昭靈靈不容掩蔽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然否莫中江曰  
此○說○終○涉○牽○強○蓋○不○睹○不○聞○指○性○體○之○宥○密○言○莫○見○莫○顯○是  
就○中○提○出○其○要○幾○言○之○總○說○所○不○睹○所○不○聞○便○自○有○見○顯○之  
機○在○終○不○然○塊○然○枯○木○不○成○即○說○到○莫○見○莫○顯○聖○賢○立○言○豈

能一口說盡欲為下學指點下手工夫不得不周匝言之故其次第如此耳

問慎獨字從來人都作獨知說謂隱微而天理也我自知之隱微而人欲也我亦自知之我之自知甚于人之知我故曰莫見莫顯此說然否李九我曰若依此說亦不甚見得獨之當謹看本文只說慎獨並無知字分明見得獨者是無對之稱待隱而謹即有見對待微而謹即有顯對惟未見未顯之初獨有隱微之幾舜跖關頭悉由此分所關係者亦大則不可以渺小忽之是何等見顯故當慎分明是凡事必起于細微君子當辨之於早的意思

問近說喜怒哀樂一節是言修道之功做成而與天命合一也

又說性情中和乃慎獨工夫已至方得如此然否王鳳州曰此說亦好但朱註說此節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此註較精此節書是明斯道之體用不外吾心之中和蓋中和原在吾心而中為大本和為達道正見道不離心而人不可須臾離道意如此較合本色書脈

問此節註以中屬性和屬情然否董思白曰看來本章原無情字只云心之體用便罷性字情字不必添入

問此節中和二字時說與上文不睹聞等俱說不相粘然否葉臺山曰要說得相粘首章方融貫雖曰睹聞而所不睹所



百方家問答 中庸卷二  
不聞者未嘗不極天下之隱微所謂未發之中是也即不睹  
不聞而所睹所聞未嘗不及天下之顯見所謂中節之和是  
也

問未發已發有對待有先後否薛中離曰未發是發之主宰而  
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對待並無先後

問常說喜怒哀樂二句並主時之未發已發說然否柯賓明曰  
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樂則喜怒哀樂泊  
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  
有未發者在蓋發而中節即是未發之中原不曾有所發也  
又安可以時言乎

問喜怒哀樂未發人都說是性未發然否丘壘山曰喜怒哀樂  
未發正是天命之性此處不可謾說過須模寫天命渾淪意  
發之乃佳

問未發之中人都看作冥寂境界然否李卓吾曰未發之中即  
是用和之根豈可看作冥寂境界只緣未有感動渾然在中  
不着應迹耳所謂天理完固自滿腔也不然如何主張得許  
多中節出來

問舊時以無偏倚解謂之中中字然否孫栢潭曰試看下文發  
而中節是未發之中原不曾有所發也况既曰未發則正亦  
無可見况偏倚耶即就發處可想見此中的光景

問中字俗解謂不偏于喜不偏于怒不偏于哀樂是否蔣道林  
 曰此只得字義若融其旨趣要在性上體認蓋此性渾然在  
 中不落方所不墮隅曲非如情欲意見之各向于一途故特  
 以中名耳

問舊解發而中節都作情之正說然否錢鶴灘曰孔子子思只  
 說性未嘗說情發而中節亦只是性之發也乃若其情始於  
 孟子

問中節之中與謂之中中字同否周用齋曰中節之中根未發  
 之中來未發謂中則天然之節已具于其內發而皆中之只  
 是不失未發之本體耳非有二也

問常說發不中節不但怒與哀不是和喜與樂亦不是和發皆  
 中節則喜者固和怒所當怒亦不然也樂者固和哀所當哀  
 亦不傷也又何嘗不是和此說然否姚承庵曰雖是然亦不  
 必粘定喜怒哀樂上說看此句書先要把發字看得重蓋謂  
 之曰發則既已屬於思慮涉於事為這都是人心作用處最  
 難與本初相合乃今不能不發發必中節依然是個未發之  
 中無絲毫乖戾故曰和

問常說大本句云天下無性外之道至無能合至有至虛能生  
 至實說達道句云發不中節則為一人之私心發皆中節則  
 是天下之公理矣此說然否王觀濤曰此朽談也說個大本

達道分明欲起下面天地萬物就要透出此意來說如云未發則涵天地萬物而植根於不睹不聞之中故為大本中節則推喜怒哀樂而共由於天地萬物之大故為達道

問達道道字與前率性之道道字同否牛春字曰達道即前所謂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問既到戒懼慎獨工夫豈能復有加何所容其致孫淮海曰此是重提一句為位育張本耳自其工夫着力言曰戒懼慎獨自其工夫已成完滿無虧言曰致用力時我隨中和轉成功時中和由我致致者言推極此中和之本然所謂克得盡是

也非中和之外文加推極也

問舊時把致中和何中和二字作兩項看然否許敬菴曰致中和當合講見交養意不是截然兩項工夫

問天地位萬物育二句有把位育實指天地萬物說者有就吾身之天地位萬物育說者二說孰是趙伯雖曰當兼此二說意方完全人身之造化即造化之造化揔是一個中和既致吾身之天地已位天地便如之而位吾身之萬物已育萬物便如之而育外邊功化都一一依吾身應驗出來故中和位育篤恭平天下修己安百姓都是實際道理

問中和舊時分貼天地萬物然否黃思曰曰中和原合天地萬

物而言若一有缺陷便不是致了故位育不必分貼中和致中自能致和致和本於致中也

問天地位萬物育舊時二句平對看然否沈晴峯曰非也當以天地為主天地生萬物萬物生於天地之間者也萬物不育怎稱得天地位

君子中庸章

問此章往說把次節作推原說然否夏九範曰次節勿作推原只作君子小人中庸之辯看言君子中庸只是時中小人中庸只是無忌憚全重時中無忌憚上

問中庸二字人多把中字庸字作二項看然否盧未人曰只是

一個中字無二項中無過不及庸常也無過不及乃所以為

常道也庸字只在中字上認出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問君子中庸句舊說君子合中庸然否徐玄扈曰君子中庸者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君子即是中庸也無兩層意若說君子合中庸仍分而為二矣

問註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其有小人心而又無所所忌憚然否王宇泰曰似未然君子小人還是名稱纔說君子便是戒慎恐懼的人故能時中除却時中又何者為君子之德纔說小人便是無戒慎恐懼的工夫故無忌憚除却無忌憚又何者為小人心註又字有病當化之

問舊解君子而時中句都就應事上說謂君子隨時處中而不膠一定遂以真通不滯解之然否趙伯雖曰此說沿襲已及舉祭文字宜從之若論真正書旨此中字須承未發之中言蓋中庸本以中字名書本文則云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若云隨時處中謂隨時處夫無過不及之中可也謂隨時以處夫未發之中可乎引仲尼之言即其未發之旨何為以中庸名此書乎蓋君子中庸正謂其時時戒懼不睹不聞故時時是未發之體而中也王荆石先生云時中之中便是動靜合一無時不中謂之時中孫栢潭先生云所謂時中者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也二公之見極得此

正脈

白文只說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添一反字謂小人之反中庸也又時說並以恣欲妄行揣摩假借等語講無忌憚然否馮具區曰不必添入反字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也其無忌憚處正是認無忌憚做時中耳時說恣欲妄行揣摩假借等語講無忌憚殊謬

中庸其至章

問此章又並提中庸二字何也袁了凡曰雖並提中庸二字而中意全放在庸上蓋為衰世之離庸以求中者發也世教日衰人多驚之庸言庸行之外故有此嘆

問中庸其至句人多以無過不及形容至字然否張雨若曰無過不及只形容得個中字若至字又當推開無過不及說愚不肖者減不得一分賢智者增不得一分故曰至

智者過之章

問賢合屬行智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宗方城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皆不知夫子所以有此嘆

問民鮮能句有單指在下說者有並上下說者孰是唐士雅曰此亦不必拘此乃突地出一語極贊中庸之至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不可能為至道不能為至德若謂中庸而

民鮮能非聖人語氣

問一邊說道之不行人人都說知外有行一邊說道之不明人都疑行外有知然否錢秀峯曰道不行由於知愚則心力貫徹處即行也非知外有行也道不明由於賢不肖則踐履無虧處即明也非行外有知也知行合一故特互言之

問人都說智愚賢不肖之人是害道之人然否茅鹿門曰知愚賢不肖皆是有意求道的人不是害道的人只因多着了一分意見所以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

問舊說賢知知之而以爲不足知不足行然否陶石簣曰賢知合下氣質稟來便過乎中庸原不知有中庸之理非其知之

而○又○以○為○不○足○知○不○足○行○也○但○其○各○自○以○為○是○不○自○以○為○過○故○曰○賢○智○者○過○之○

問○莫○不○飲○食○二○句○往○時○有○以○飲○食○喻○道○說○者○有○以○飲○食○貼○道○味○貼○中○說○者○又○云○猶○風○人○遣○興○意○在○言○外○之○體○者○諸○說○孰○是○楊○復○所○曰○依○此○等○說○是○飲○食○之○外○又○有○箇○道○矣○蓋○中○庸○雖○兩○字○並○提○只○是○教○人○見○中○於○庸○耳○舍○庸○別○無○中○處○賢○智○過○之○是○不○肯○庸○愚○不○肖○不○及○是○不○能○庸○然○此○不○肯○庸○不○能○庸○者○究○竟○不○出○道○外○但○行○不○著○習○不○察○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指○點○飲○食○不○知○味○便○是○日○思○不○知○便○是○終○身○由○之○而○不○知○道○可○見○道○之○不○可○須○臾○離○者○不○外○飲○食○間○也○飲○食○即○道○何○事○

他○求○所○以○中○庸○不○可○能○歟○就○把○飲○食○作○道○說○便○切○中○庸○真○正○原○瓜○

舜其大知章

問○此○章○都○重○在○舜○不○自○用○上○說○然○否○呂○涇○野○曰○稱○舜○大○知○還○在○擇○中○不○在○不○自○用○上○見○蓋○其○問○察○隱○揚○亦○只○為○擇○中○地○也○問○人○都○把○好○問○以○下○作○大○知○之○寔○然○否○黃○葵○陽○曰○非○也○好○問○以○下○都○是○大○知○的○形○容○非○謂○必○如○此○而○後○可○為○大○知○把○好○問○以○下○作○大○知○之○寔○也○

問○從○來○說○大○知○都○說○是○合○衆○人○之○知○以○為○一○已○之○知○然○否○羅○念○菴○曰○非○也○大○知○非○是○合○衆○人○之○知○以○為○一○已○之○知○之○說○蓋○知○

是○心○體○至○虛○至○公○無○障○蔽○無○限○量○本○來○是○如○此○只○緣○人○多○自  
 私○將○此○心○體○狹○小○了○大○舜○完○全○本○來○心○體○一○無○障○蔽○限○量○故  
 曰○大○智

問○好○問○好○察○人○都○說○舜○懼○有○所○不○知○又○以○言○無○微○而○可○畧○然○否  
 張○夏○占○曰○非○也○聖○人○之○心○與○道○為○一○觸○處○皆○道○其○好○問○好○察  
 有○精○神○鼓○舞○欲○已○而○不○能○已○也○非○懼○有○所○不○知○亦○非○以○言○無  
 微○而○可○畧○也

問○好○問○好○察○是○舜○有○心○問○之○察○之○乎○王○弼○州○曰○問○者○何○心○天○籟  
 自○鳴○察○者○何○心○天○倪○自○動○皆○出○于○聖○心○自○然○而○然○更○無○掛○碍  
 遮○隔○此○所○以○謂○之○大○知○總○出○于○有○心○其○知○便○小○矣

問○舊○說○隱○惡○是○不○宜○揚○善○是○不○匿○然○否○耿○楚○侗○曰○隱○惡○不○但○是  
 不○宜○聖○心○純○粹○纖○翳○不○留○見○惡○便○化○了○連○骨○中○亦○無○停○蓄○處  
 揚○善○亦○不○止○是○不○匿○舜○心○止○有○一○善○纔○遇○善○便○自○要○宣○揚○出  
 來○自○不○容○已

問○兩○端○字○有○以○善○惡○入○說○者○有○以○過○不○及○入○說○者○有○以○自○首○至  
 尾○說○者○然○否○姜○鳳○阿○曰○兩○端○都○是○善○的○固○不○指○定○過○不○及○亦  
 不○必○謂○自○首○至○尾○彼○善○何○嘗○有○首○尾○大○凡○同○則○一○不○同○雖○千  
 百○種○只○謂○之○兩○兩○者○不○一○之○謂○猶○言○執○此○不○一○之○論○也

問○常○說○以○小○大○厚○薄○字○喻○說○兩○端○字○然○否○湯○藹○林○曰○夫○子○他○日  
 曰○我○叩○其○兩○端○即○此○兩○端○也○凡○物○非○一○不○神○非○兩○不○化○故○以



一○求○一○則○一○墮○於○兩○以○兩○觀○一○則○兩○具○而○一○呈○矣○朱○子○凡○物○皆○有○兩○端○最○得○其○解○小○大○厚○薄○不○必○拘

問○執○字○舊○都○作○酌○量○參○詳○說○然○否○程○篁○墩○曰○亦○是○但○看○執○字○淺○了○執○乃○把○柄○在○手○惟○吾○操○縱○提○得○起○放○得○下○故○曰○執○正○是○舜○精○一○允○執○處○非○酌○量○參○詳○之○謂○也

問○常○說○先○執○兩○端○後○用○其○中○於○民○作○二○時○事○看○然○否○歸○震○川○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一○時○事○方○見○其○兩○時○即○執○也○其○得○中○時○即○用○也○即○兩○即○中○隨○執○隨○用○何○先○後○之○有

問○用○其○中○於○民○舊○說○作○用○其○中○以○治○民○說○然○否○程○竹○山○曰○非○也○此○民○字○本○粘○民○鮮○能○久○矣○之○民○字○來○聖○人○無○中○以○民○之○中○為

中○適○言○中○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而○用○之○在○民○發○之○為○適○言○在○舜○用○之○為○玄○德○故○曰○用○其○中○於○民○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得○之○矣

問○舊○說○其○斯○以○為○舜○句○云○其○斯○以○為○舜○之○大○智○乎○又○近○說○此○纔○是○舜○不○可○講○向○智○上○去○二○說○孰○是○趙○伯○離○曰○近○說○較○是○但○看○來○亦○未○得○斯○字○肯○綮○斯○字○關○係○最○緊○即○斯○昭○昭○之○斯○是○見○前○意○亦○無○多○意○言○舜○之○所○以○為○舜○者○只○在○這○些○子○無○他○奇○也  
人○皆○曰○予○智○章

問○此○章○從○來○都○說○上○輕○下○重○以○上○段○引○起○下○段○作○以○此○譬○彼○說○然○否○陸○貞○山○曰○此○說○正○當○舉○業○家○宜○從○之○若○論○真○旨○孔○子○當

時立言之意上段亦不是喻詞大意云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是為利欲所蔽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其有擇乎中庸而不能菴月守者卒同歸於廢弛故均之不得為知非以此譬彼也

問兩言曰予智有何意義李石麓曰能害道者不是愚不肖人偏是賢智人自號曰予智所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避也自號曰予智所以擇乎中庸而不能菴月守也病根却在智字所謂意見害事也

問時講罟獲陷阱並用死財死勢等語作利中之禍說然否游立軒曰罟獲陷阱非必死財死勢即意見桎梏認賊作子顯

名厚福全集于躬就明眼人看來寔寔在罟獲陷阱之中若說利中之禍而莫之知辟此又罕罕不足置齒頰矣

問不能菴月守從來都說擇而守了又復不能守然否焦漪園曰不能菴月守不是擇而守了又復不能守言他所擇的皆是守不牢的所以有時跳出罟獲陷阱之外不覺又墮在罟獲陷阱之中雖中庸亦是偶中如何弄得真知不能守畢竟由于知不真耳全重此意方見道之所以不明

問之為人章

問此章講者都重能擇上說然否王麟洲曰此章重真知上而真知全在拳拳服膺上見若只空空能擇不為真知

問如何是擇中庸如何是得如何是善秦他石曰擇乎中庸意  
向庸字上謂從庸德庸言擇出此中也擇處便得善即是中  
庸非有二義

問得一善一字註無解舊時把一字只作一件看屠赤水曰非  
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蓋道體也此體不二故曰一此體無惡  
故曰善得一善纔是中庸本體過焉不及焉所謂二三也非  
本體也

問此章書人多把擇字與服膺字並重然否陳國峻曰功在擇  
而不在服膺也正是喫力語若說得呆板便是塊然株守一  
物於胸中何以爲顏子

問從來把服膺字都作着力字看然否徐廣泉曰本體原是戒  
慎恐懼的見得本體自然戒懼之不容已真有知味不能已  
之妙此便是服膺弗失何必着力

天下國家章

問舊說以三者難而易形說中庸易而難然否陳眉公曰聖人  
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將使人以中庸爲絕德而不肯爲也  
細詳上下文義是說以三者之難而有能之者矣若中庸之  
道至易至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孰謂中庸不可能也蓋深  
謂其可能而以上三者形之耳

子路問強章

問問強章大旨王龍溪曰中庸之難難在習氣移人自迷本性耳故須認得天命之性至剛至健自有真強矯一切氣習之強而還其本來自然在中庸矣即強即中庸非強了然後中庸也

南方三句舊作詰問之詞又說是聽其自擇然否邵二泉曰南方三句不是詰問之詞亦不是聽其自擇正是示以強之所在專歸重末句言女有志於強吾試度其所當強者其果在南方歟果在北方歟而吾以為皆非也不有女性中之強與

問抑而強句舊說抑女之所當強與添一當字是否楊升菴曰而強強字不必添當字蓋子路學于聖門自有吾道中的剛方士林中動直豈可與世一般故直名曰而強若加一當字則本文為缺壞不全而必待人加添矣

問寬柔以教二句舊時平對看然否王守溪曰寬柔以教二句一串說言以寬柔立教立教空說猶佛家所謂法門不必說設教之教不報無道人以橫逆施之一味隱忍正是寬柔處問此中和字近說欲作首章之中和說然否吳匏菴曰觀中字帶立字說便不是未發之中知中則知和矣

問和字人都以和以處眾解之中立字人都以立不易方解之然否顧東橋曰非也與愚夫愚婦不異便是和和則自然不

流○流○者○眾○人○習○非○我○亦○隨○之○而○非○即○同○乎○流○俗○之○流○字○舉○世○皆○濁○吾○獨○清○便○是○中○立○中○立○則○自○然○看○偏○倚○如○倚○靠○之○倚○如○外○倚○於○習○俗○黨○援○內○倚○於○意○見○才○力○皆○倚○也○

問○不○流○不○倚○是○有○心○不○流○不○倚○否○湛○井○泉○曰○不○流○不○倚○亦○自○人○見○之○若○有○心○不○流○不○倚○其○流○倚○亦○甚○矣○

問○為○多○以○隨○波○上○下○解○流○字○以○偏○倚○執○着○解○倚○字○然○否○陳○國○駿○曰○流○非○必○隨○波○上○下○倚○非○必○偏○倚○執○着○即○有○意○為○和○為○中○立○亦○流○倚○也○意○無○乖○戾○雖○絕○俗○亦○和○心○無○阿○比○雖○從○眾○亦○中○立○要○如○此○看○得○細○

問○不○變○塞○塞○字○舊○訓○未○達○然○否○李○九○我○曰○塞○訓○未○達○亦○有○阨○塞○

不○通○之○義○非○必○富○貴○易○淫○即○一○一○行○其○所○學○而○反○之○初○志○稍○不○盡○快○亦○是○變○了○塞○

問○二○變○字○人○多○說○是○因○外○境○而○變○然○否○貢○安○軒○曰○二○變○字○不○是○因○外○境○而○變○乃○吾○心○壞○於○外○

問○至○死○字○時○文○多○以○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講○之○然○否○聶○雙○江○曰○至○死○猶○言○終○身○非○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時○節○

問○四○矯○字○諸○家○都○以○矯○乎○人○情○之○偏○說○然○否○許○鍾○斗○曰○四○矯○字○亦○是○對○南○北○言○矯○然○出○於○風○氣○之○上○也○若○說○矯○乎○人○情○之○偏○便○小○了○

問○夫○子○表○君○子○之○中○庸○乃○以○矯○為○言○何○歟○李○見○羅○曰○此○非○但○為○

子路對證之藥也末世風靡賢者易為是非利害所動非用  
矯以挽之鮮有不流於鄉愿者用矯乃所以取中也君子處  
叔世之中庸類如此使在大道為公之日何以矯為

素隱章

問此章舊說並把過不及字貼說然石尤西川曰此章雖有過  
不及二項意却要說得渾融言天下固有務隱惟以得名於  
世者矣亦有遵道而廢於半途者矣然而隱惟吾所不欲為  
也半途吾所不能廢也何也君子未嘗有隱惟也未嘗廢半  
塗也固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如此說下何等  
渾乃會場卷俱未得

問有述而說後世有述何也繆當時曰後世二字有味世衰道  
微之日或有惑于新奇者故有述

問時講吾弗為之句都說吾寧無述然否杜靜臺曰聖人直曰  
弗為就是斥異端之意不必說吾寧無述那有工夫管述與  
不述此意要識

問常說半途而廢非力之不足乃志之不堅然否許敬菴曰非  
也半途而廢者以為無奇而有厭心終是好奇之心所使卒  
歸於素隱行惟一略

問首節說吾弗為次節說吾弗已有何意味尹孔昭曰吾弗為  
正隱隱說個不肯為說吾弗能已正隱隱說個不當已便與

下文依中庸而不悔暗相關應須得他言外之旨

問○依○與○遵○字○同○然○顧○太○初○曰○依○與○遵○不○同○遵○字○着○力○依○字○自○然○  
依○中○庸○者○與○中○庸○為○一○也○中○即○心○心○即○中○渾○合○為○一○若○稍○着○  
意○便○非○依○矣○

問○遜○世○人○多○以○山○林○字○貼○說○不○見○知○都○說○是○不○稱○揚○然○否○瞿○昆○  
湖○曰○遜○世○非○山○林○不○見○知○非○必○不○稱○揚○隱○性○者○昭○昭○然○揭○以○  
行○于○世○依○中○庸○者○只○是○闔○地○自○盡○而○不○求○表○暴○故○曰○遜○世○人○  
情○本○喜○新○厭○常○君○子○之○道○既○是○中○庸○而○遜○于○世○世○又○安○得○知○  
之○故○曰○不○見○知○

問○依○中○庸○而○曰○人○不○知○者○何○許○穎○陽○曰○中○庸○之○理○至○平○至○實○有○

一○毫○與○當○世○不○合○不○可○謂○中○庸○唯○與○當○世○無○一○毫○不○合○而○世○  
莫○我○知○而○不○悔○方○見○其○依○中○庸○之○真○處○非○依○外○又○有○不○悔○也○  
費○而○隱○章○

問○君○子○之○道○此○道○乃○中○庸○之○道○也○中○庸○之○道○而○說○個○費○隱○何○也○  
郭○洙○源○曰○中○庸○多○為○隱○正○字○止○柔○皮○只○因○不○曉○得○費○處○是○隱○  
別○尋○個○玄○渺○之○道○不○知○離○其○更○無○處○討○隱○故○撒○潑○形○容○出○  
費○來○與○人○看○那○一○處○不○是○道○其○寔○欲○名○言○其○所○以○然○所○以○不○  
然○如○何○可○得○豈○不○是○至○費○即○是○至○隱○

問○費○而○隱○說○者○多○說○是○費○中○有○隱○然○否○馮○具○區○曰○費○與○隱○非○二○  
也○隱○以○贊○費○之○妙○也○若○說○費○中○有○隱○却○分○而○為○二○矣○

問時講費隱字都以有無字貼說然否李子名曰非也費者用也即費用之用也如夫婦用此道以為夫婦聖人用此道以為聖人天地用此道以為天地自一焉一魚之小以至上下天地之大而其端無所不露其至無所不察皆此道之為用用何如其費然因用見費令其確實指陳何者是道則不可得而名狀故曰隱以隱無字貼說謬甚

問夫婦之愚不肖人都說夫婦皆愚不肖然否吳無障曰夫婦之愚不肖謂匹夫匹婦之愚者匹夫匹婦之不肖者非夫婦皆愚不肖也

問說與知乃說可以二字何也葉臺山曰可以二字最要體認

夫○婦○無○意○於○知○而○不○能○不○知○不○能○不○知○者○天○然○之○知○也○故○曰○可○以○與○知○本○文○兩○可○以○全○是○天○機○天○機○才○是○道

問子思褒獎個愚夫愚婦之能知道又貶抑聖人之不能盡道何也顧涇陽曰要知子思非是褒獎愚夫愚婦之能知道貶抑聖人之不能盡道也乃極言道無不在耳

問舊說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歛一分然否周繩玉曰非也不知是不可以知知不能是不可以能便有聰明力量到此處總用不着所以為至可見此理在人愚不肖不曾減聖人不曾增

問及其至至字人都說是極精極好之意有所不知不能說是



聖人不能盡道然否鄧定字曰及其至也就是與知與能之  
良大段着力不得處不是極精極好之意有所不知不能不  
是聖人不能盡道正形容道之至處原自如此耳

問天地之大人多作形體之大看然否柯立臺曰天地之大是  
天地之道在化育上見如高明博厚之類不可作形體之大

問天地有憾舊時俱重人之憾天地上說然否唐士雅曰此二  
句是因聖有不能更推上一步云豈惟聖人雖天地亦有不  
能盡者不重人之憾天地只見得道之大處不是說壞了天  
地而並責之盡道也

問常說以夫婦為小天地聖人為大然否楊復所曰勿以夫婦

為小天地聖人為大夫婦是小然其道固即天地聖人之道  
原不會減則夫婦說到大亦得天地聖人是大然其道亦即  
夫婦之道原不會增則天地聖人說到小亦得

問諸家講莫能載句云道包于物外物不能出于道外也故曰

莫能載講莫能破云此道無微不入更無有纖悉毫釐之間

隔故曰莫能破此說然否唐荆川曰此常說也把道與所載

所破者看作二項殊不得真旨看此二句書如云凡物以彼

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破可載也

而道豈其然哉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

也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

問說大小而曰語大語小何也孫淮海曰二語字妙因語而有大小道無大小也

問時說鳶飛魚躍作推說是道之發見然否鄧臣虎曰鳶飛魚躍特指點出真機以形容斯道之妙舉在目前即鳶魚就是道鳶率鳶之性而飛魚率魚之性而躍率性非道而何不必作推說

問上下察常說指鳶魚言然否鄧泗山曰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更有天下更有地在

問常說造端托始也造端夫婦至察天地自有個漸次察字作

着力字看然否李見羅曰造端非托始也夫婦之與知即其所不知夫婦之與能即其所不能端即至也夫婦即天地也更何漸次之有察與上下察字同是不着力字

問說個造端乎夫婦而及其至是說天地為至否丘毛伯曰說個造端乎夫婦則愚不肖皆可與得所以人不必求道于聖人之所不能處惟率其夫婦知能之端則日用中有聖人在有天地在分明將費隱結煞在人身及至乃推而致之不是說天地為至也若說天地為至豈費隱合一之旨乎

問末節註解結上文然否羅整菴曰末節固是結上文正是君子寔用功處

道不遠人章

問舊說將治人愛人責已作三平看近說把忠恕字爲血脈以忠恕字貫然否王鳳州曰皆非此章書劈頭說個道不遠人便當以人字爲骨脈看哀公章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名道最爲真切喫緊無有剩解矣雖欲須臾離之其可得乎有人人之人一人之人一人之私也一膜之外爲秦越馬跬步之餘有吟域焉唯求之於人人之人則疾痛疴癢自然相通爾我形骸自然盡撤可以我治人可以人治於我可以人勿施我可以我勿施人可以不責人者反責於我何處爲藩籬何處爲血肉而大道之行如揭中天而道真不遠矣此中庸之旨也

問舊解道不遠人並以與知與能入講然否吳省菴曰不遠人若說與知與能却似人不遠道了道與人是一物分而二即遠道不遠人道即是人也

問爲道遠人是遠別人然否陳紫峯曰爲道遠人不是遠別人即自遠其與人同然者耳如素隱行恠是也

問不可以爲道與人之爲道爲字同否龔仲友曰不同不可以爲道是不可謂之道猶言可離非道也

問以人治人舊時說以我去治人說近說人即是我作以人之道自治其身說然否董中峯曰俱未妥君子以人治人人字

即仁者人也之人字就各人身上說是原來本體也人已俱  
 包在內蓋以人治人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  
 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自有者還以治之  
 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  
 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以伐  
 柯其則不遠若說以我去治人又是執柯以伐柯矣若作自  
 治其身說則本文人字又無着落此說出朱子語錄

問改而止舊說都作止而不治然否申瑞泉曰改而止不是止  
 而不治以人治人復其所以為人也改者得其所以為人也  
 道不遠人得其人即得其道矣止即至善之止能改以復其

當人之常便是任頭極止處不過求意還落一層

問舊說過忠恕節云夫以人治人即為忠恕然否柯立臺曰過  
 忠恕節當云夫君子治人而必以人者良以人同此心心同  
 此道也即此可悟近道之方焉如此過下方妥時說以人治  
 人即為忠恕恐未妥

問忠恕違道不遠時說作以忠恕合道說又用安勉公私字財  
 講然否郭青螺曰違道不遠非將忠恕去合道即忠恕即道  
 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未發之中恕即已發之和  
 難道離中和更有個道在觀下文云夫子自修不外忠恕豈  
 可以勉字私字貼講

問從來此節不粘着治人爲道來說都從泛常看如所惡於上  
 一例謂不願卽橫逆之施然否袁中郎曰從來如此說所以  
 此節意旨發不得明暢看來施諸已而不願不是人人都能  
 的如人人都能施諸已而不願便能勿施於人了直是人  
 以遠人爲道之事施我我心裏不願便是我所願者都是吾  
 身中自有之理便真真切切以道自治必滿吾分願而後止  
 自家如此願便不以是去施人人我之間當念具足道豈在  
 遠此節書斷當粘治人爲道來說

問君子之道四節當說作夫子以忠恕入道說然否楊克之曰  
 君子節正是施諸已而不願之寔用其力處乃自治之事也

治人必先自治故以君子之道言之作夫子以忠恕入道說  
 雖是却泛了

問此節舊時兼自責自修說又有主君子說者有單王夫子身  
 上說者然否張夏占曰此節專言自修並無自責意主夫子  
 身上說者據註贊美字聖人不容自贊也看來當主君子說  
 而夫子意就在言外見之聖人自修卽是取法君子故結贊  
 君子亦寓已期望之意耳

問丘未一註無解常說都把一字作四項中一件看然否唐荆  
 川曰看下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等句則丘未能一非四  
 項中一件也不能一乃齊一之一言不能與君子相昭合耳

問所求獨說個子臣弟友何也徐巖泉曰說個所求乎子臣弟友者見得皆是求所以彝倫日用之常各在當人之身初非求之以遠也

問舊說所求乎子以事父者必欲無一毫之不孝然反而求之我之所以事父者有一毫之不孝是未能如其所以求人子者也作二項說然否董澤陽曰只作一意看省了許多轉折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只作一句讀猶言所求乎子盡子道以事父未能也為子者只求其像個子道即所謂以人治人天不言不可以為子即不可以為人正是不遠人以為道的樣子臣弟友做此

問如何謂之庸德庸言舊並把庸德庸言作對看然否姜鳳阿曰庸平常也子臣弟友之道平平常常不驚奇異而愚夫愚婦可能即是庸德以此德而形于言即是庸言庸言粘庸德上說勿平對

問謹者擇其可既是子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言者陳白沙曰道雖可言但使不能行而徒言即不可也其寔不是務要擇其可者言之乃是務要戒其不可者不言也主戒虛意方切謹字

問如何謂之不凡陳際甫曰萬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問不足有餘人都作寔看然否楊克之曰不足有餘不可作寔

看是他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見不足愈謹愈見有餘惟自以爲不足爲有餘故益勉益不敢盡

問當說言顧行二句云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兢兢然照顧其行而惟恐其不符行之力則是其行也兢兢然照顧其言而惟恐其不逮此說然否陳眉公曰未妥看此二句書當跟上而兩不敢字說上面兩不敢字正顧字之精神也不敢卽言章戒慎恐懼有此心神常攝自然言行相顧非必言時得行行時想言而後謂之顧也

問言顧行二句舊時都作深上文一步就成功說然否陳如岡曰言顧行二句是承上文意而三衍之又深一步也玩二顧

字還就用功言蓋顧字是照顧之意

問舊講慥慥字俱在文質上說然否丘瓊山曰慥字從心從造此是虛明寔地子臣弟友之道寔寔落落慥到篤寔處着一毫虛假不得人亦何樂以素隱行怪爲哉以文質入講差甚

素位章

問此章書有欲重自得說者有欲重正已說者有欲重反身說者孰是湯海若曰通章只素位而行一句素位而行自然不顧乎外此反覆詞耳其得力處只在正已反求諸其身是其正已處正已故無求無求故自得若不言正已而認隨緣放曠以爲自得雖與行險之小人立心有殊其究同歸於不自

得耳此聖賢涉世之寔學  
問素位不願外舊分心與事說然否夏九範曰素位不願外雖  
若○有○事○與○心○之○分○其○寔○事○在○此○心○亦○在○此○只○一○滾○說○

問舊解素猶見在也然否陳如岡曰觀猶字可見現在之解未  
真○蓋○五○色○惟○素○是○本○色○餘○皆○染○色○萬○境○惟○現○在○一○境○為○吾○人○  
的○本○質○無○緣○飾○之○謂○故○曰○素○入○利○津○焉○而○染○入○名○場○焉○而○染○  
入○藝○苑○焉○而○染○失○其○質○矣○

問舊說願外如未得思得小得思大既得思保守已失思復得  
之類然否趙伯離曰願外不但逆境有願外願境亦有願外  
也○蓋○人○但○知○聲○色○貨○利○之○為○外○逐○羶○腥○榮○之○為○外○而○不○知○

苟非見在即仁義道德皆外也當三聘之時而堅囂囂樂道  
乏○志○處○廟○堂○之○上○而○抱○拘○拘○似○不○能○言○之○款○皆○願○外○也○推○勘○  
得○外○字○破○然○後○可○與○談○素○位○之○學○

問不願乎外與上文素位而行作二意看然否孫栢潭曰不願  
乎○外○者○乃○以○足○素○位○而○行○之○意○只○一○意○不○可○為○二○也○

問素富貴一節時說見在富貴即為素及富貴不驕貧賤不諂  
等語然否郭洙源曰素字義要看得好時說見在富貴即為  
素○則○不○義○浮○雲○見○前○而○來○可○為○素○乎○惟○堯○舜○之○富○貴○乃○其○固○  
有○耳○故○井○李○三○咽○非○素○而○曲○肱○陋○巷○為○素○未○徽○欽○之○夷○狄○非○  
素○而○蘇○子○卿○為○素○東○漢○之○黨○人○非○素○而○文○王○箕○子○之○明○夷○為○



素要在本分道理上合該如此若只遇富貴便不驕遇貧賤便不諂亦不得謂之素

問處患難何以謂之素王觀濤曰文王困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困陳蔡而絃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此無他若素在患難中而安之也

問舊以逍遙閑曠任運自然解自得字述把自得照行有不得看然否蘇紫溪曰自得照行有不得看最分明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若說逍遙閑曠任運自然

則孔孟與老莊何異且何以說反求諸其身也

問舊說自得對失看無失即得矣不得之外而得之內故曰自得然否蔡曦伯曰非也本節白文只有得字並無失字不必添捏自得亦不是得之內蓋得者得其素耳素是本來面目合着本來面目故謂之自得

問舊把此節與下節分屬素位願外然否徐玄扈曰此與下節雖分屬素位願外然只順文說來分而未嘗不合也素位即是不願外不願外即是素位元無兩樣

問常說在上位節是形容無入不自得之妙然否袁了凡曰須揔粘上二節說書脈方完正已即素位而行之功不求於人

卽不願乎外之事無怨卽自得之微也

問○往○說○把○正○已○與○不○求○作○二○項○看○然○否○夏○官○明○曰○正○已○便○能○不○求○不○求○方○是○正○已○無○二○項○

問○舊○說○無○怨○與○上○不○陵○援○作○兩○層○看○然○否○盧○未○人○曰○無○怨○乃○因○不○陵○援○而○無○也○無○兩○層○

問○常○說○無○怨○怨○字○作○上○不○怨○下○下○不○怨○上○然○否○李○崆○峒○曰○怨○字○包○下○怨○尤○常○說○作○上○不○怨○下○下○不○怨○上○則○已○說○破○尤○人○矣○下○

面難說

問○居○易○以○俟○命○舊○拘○一○以○字○作○二○項○看○又○把○小○人○對○君○子○說○然○否○秦○他○石○曰○居○易○以○俟○命○一○氣○說○下○不○是○二○樣○生○來○夷○險○都○

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君○子○也○行○險○以○微○倖○者○升○高○不○知○險○竟○作○粘○壁○枯○小○人○蝸○牛○耳○小○人○只○帶○說○不○與○君○子○平○看○

問○舊○把○易○字○作○位○看○險○字○作○患○難○險○阻○說○然○否○陶○石○簣○曰○易○字○不○可○就○作○位○看○位○中○之○道○乃○易○也○率○性○自○然○何○等○坦○夷○平○易○險○亦○不○是○患○難○險○阻○小○人○爲○所○不○當○爲○便○是○險○道○

問○時○說○居○易○節○是○結○上○文○然○否○湯○海○若○曰○居○易○節○摠○上○二○節○而○申○言○之○未○是○結○上○文○射○有○似○乎○君○子○方○是○結○上○文○

問○子○思○說○箇○易○字○有○何○意○見○黃○葵○陽○曰○子○思○特○揭○出○易○字○甚○有○深○意○見○素○位○而○行○恁○地○平○易○安○穩○儘○好○受○用○正○欲○人○須○更○不○離○道○也○

問射有似乎君子句常說把射與君子兩邊此對然否陳如岡曰此即射以形出君子反已非把射與君子兩邊比對之辭雖就射言隱隱要把君子做主

問說射者不尤人是影說素位者不願外否泰職伯曰此是說射者必反身非只空空不尤人而已素位必盡道非只空空不願外而已

行遠章

問舊說以妻子兄弟為卑近父母為高遠新說以中和位育始于藝倫日用下二節俱作卑近說而遠高意在言外然否郭洙源曰皆欠寔落註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字說得

齊融分明將父母妻子兄弟原是一體的發明高遠卑近原是一致的宜妻子和兄弟之外無順父母之道卑近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蓋道無遠近高卑子思子無階梯處開個階梯故曰譬如其寔出門一步與行千里同在這路上非聖人一樣工夫吾人又一樣工夫也通章只要人識得入門之路不必驚奇炫異以為高遠

問遠邇高卑有何分別湯霍林曰道一而已寧有遠邇高卑之殊哉聖人不離庸行而上達天德亦何漸次之有學者未達即為卑邇既達便是高遠故曰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問常說妻子之樂兄弟之翁是為順父母計然否王荆石曰妻  
 子之樂兄弟之翁本非為順父母計也而父母自順則道固  
 有不行而至無階而升者一讀詩可知也此言邇之可遠亦  
 邇之即遠卑之可高亦卑之即高君子之道自邇足矣不必  
 極遠也自卑足矣不必窮高也

鬼神章

問舊說以上說鬼神之德之盛末節推鬼神之德之所以盛然  
 否李卓吾曰通章俱是贊鬼神之德之盛天下理氣原不相  
 離中三節言氣即是言誠不可以上說鬼神之德之盛末節  
 推鬼神之德之所以盛作兩截說蓋天地之功用總一誠所

貫徹耳

問舊說屈伸者陰陽能屈能伸者鬼神然否張夏占曰非也鬼  
 神即是陰陽屈伸自然之運出於自然行於不得不然旋轉  
 變化似有物焉以主張之者故狀之曰鬼神鬼神者陰陽之  
 別名也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朱子曰陽之靈陰之靈皆是  
 也若舊說屈伸者陰陽能屈能伸者鬼神則是陰陽之外別  
 有一鬼神以司之而屈伸者與能屈能伸者顯然成二物矣  
 問註說鬼神造化之迹夫有迹則有可見了下文又說視而不  
 見何也牛春字曰鬼神造化之迹迹字指屈伸往來言非謂  
 有迹可見者

問舊說因註說為德猶言性情功效遂以性情功效入說盛字  
 以至字解之然否屠赤水曰註為德猶言性情功效看一猶  
 字則性情功效不可入說蓋鬼神之為德即易所云一陰一  
 陽之謂道為德非鬼神中又有所謂德猶言鬼神的道理云  
 耳盛比至不同至乃不可名言之謂盛字舍下文意如云至  
 無而至有至虛而至實

問視之三句時說只重末句不重不見不聞然否王鳳州曰視  
 之不見二句正是盛不可輕看凡物可見聞者已著形聲則  
 止於形聲而已矣而鬼神不可見聞則出於形聲之外非盛  
 乎必兼三句始是盛時說止重末句却未得旨

問舊把不可見聞與體物不遺作二項看然否王心齋曰非也  
 鬼神即所以體物處無可見聞非別有個不見聞者為之體  
 也並無二項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先有是物而後體之抑有體之者而後有  
 是物時文多以始終合散分言然否李貞菴曰所謂體物者  
 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  
 之體即鬼神之體恰似鬼神在物中做物的骨子一般不得  
 以始終合散拆言

問體物而不可遺常說是體物了却又不可遺然否耿楚侗曰  
 不可遺正是體物處不是體物了而又不可遺

問使天下之人節常說是借祭祀之鬼神以明陰陽之鬼神然  
 否李后麓曰此不是借祭祀之鬼神以明陰陽之鬼神祭祀  
 之鬼神即是陰陽之鬼神非有兩個此即引鳶魚以驗道之  
 察意欲人親切易曉耳

問常說使天下之人節正見其體物然否趙伯雖曰此節正體  
 物之一驗不是正見其體物

問鬼神體物獨舉祭祀者何也吳無障曰獨舉祭祀者以明人  
 心凝聚處即是鬼神

問常說使天下之人是鬼神有以使之然否倪伯昭曰使天下  
 之人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所謂若或使之也若謂鬼神

之靈有以使之則陋矣

問常說齊明敬在心盛服敬在事然否鄒臣虎曰非也只重齊  
 明上人心齊則明盛服乃齊明之儀度也不就事上說

問舊說洋洋如在都重人感格上然否郭青螺曰此只重鬼神  
 自發見昭著上不重人感格

問舊把如在作恍惚然否李滄溟曰如在非恍惚之謂正其靈  
 機之隨處無滯也令其可以視聽見聞則有在不在矣

問如在二句舊說或在上或在左右然否錢公良曰非也如在  
 二句是言在上又在左右搯塞滿都是鬼神不是或在上或  
 在左右之說此處不但驗體物不遺不見不聞之意亦在其

中矣

問舊說詩曰節輕看過又時說詩曰節與上文兩開說一以祭  
 祀為驗一以詩詞為證此說然否揚鞭亥曰非也最妙在詩  
 曰節不可輕看詩曰節乃深證上節之意以見其體物而不  
 遺蓋祭祀節偶舉其一言之以見其無不在故下文急頂云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語意何等周匝如待祭祀而後洋洋與  
 鬼神之所遺者亦多矣

問夫微之顯句常說以不見不聞為微體物不遺為顯然否薛  
 方山曰非也夫微之顯承視之節說來言不見不聞而體物  
 不遺一何其微而顯也不可以不見不聞為微體物不遺為

顯蓋曰夫微之顯夫子非言其微也言其顯也

問夫微節往說作推原其所以盛然否張雨若曰夫微節是申  
 贊其盛不是推原其所以盛正與首節語意緊相呼應

問近說誠之不可掩謂吾人一點真心自不可掩耳又謂誠即  
 微也然否周王繩曰皆非也此句當摠結上文不宜把誠做  
 微說蓋鬼神即陰陽陰陽即理世之談鬼神信其有者便索  
 其形像之儼然信其無者便以為無此理也中庸論其為德  
 之盛却云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又驗諸祭祀只是個誠  
 不可掩不可掩者全是鬼神之靈交這寔理出來誠與鬼神  
 非有二也此見道之費而隱也雖鬼神曾得而離之哉此君

子所以戒懼不睹不聞把誠作吾人真心說者更覺支離

大孝章

問舊時說此章書都說舜以德福之隆崇奉其親為大孝然否  
繆當時曰非也聖人本意原只論孝道言孝之分量甚大惟  
舜為能盡之彼其以聖人之大德享尊富饗保之榮而受保  
祐之命者為其上格皇天故也焉有上格皇天而不稱大孝  
者乎用是知孝之事近在庭闈孝之道通極天命可渺視乎  
哉大孝至受命處方明非謂以德福之隆崇奉其親為大孝  
也

問舜其大孝一節書人都重德為聖人一句謂尊富饗保都是

德中來的然否楊克之曰從來是如此說然看本章語脈全  
重舜其大孝一句孝本是庸德然孝至于舜便致得許多無  
限好處來德為聖人及尊富饗保這無限好處皆大孝中該  
有的受用乃大孝之極詣也所謂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  
橫乎四海者所以為大孝如此說甚合肯綮

問德為聖人一句常講俱泛說然否董思白曰非也此句當粘  
大孝意講勿泛言父母生我原自毓以一神鑄以兩化乃舜  
神明默成化境優入完備篤生之理故曰德為聖人

問德為聖人五句諸家俱云德為聖人顯親之至也尊為天子  
尊親之至也富有四海養親之至也宗廟享其祭所以為親



報本者至矣子孫保其恭所以為親延澤者遠矣此說然否  
 李○子○名○曰○此○說○沿○襲○已○久○但○不○合○真○旨○若○以○此○為○大○孝○則○禹  
 湯○文○武○皆○有○何○獨○舜○且○舜○視○天○下○猶○草○芥○視○已○如○窮○人○豈○以  
 此○五○者○遂○足○顯○揚○其○親○乎○分○明○此○五○者○不○重○舜○所○以○致○此○于  
 親○全○重○舜○親○所○以○能○當○此○五○者○說○方○與○別○樣○天○子○事○親○者○不  
 同○方○切○舜○孝○身○上○蓋○當○時○至○孝○底○像○而○譬○叟○能○不○愧○于○聖○人  
 天○子○之○父○能○不○愧○于○四○海○享○保○之○榮○故○見○孝○之○大○此○說○似○勝  
 問○祿○位○名○壽○從○來○都○屬○福○上○遂○以○德○福○平○說○然○否○許○敬○菴○曰○聖  
 人○非○教○人○徼○福○者○尊○富○享○保○聖○人○若○固○有○之○舉○祿○位○名○壽○總  
 命○之○曰○福○終○是○世○俗○見○解○彼○未○註○何○嘗○有○一○福○字○說○出○且○本

章並無福字切不可○以○德○福○平○說

問○故○大○德○節○有○寔○指○舜○者○有○泛○說○者○孰○是○周○用○齋○曰○故○大○德○節  
 詞○雖○泛○說○而○意○寔○在○舜○信○作○文○雖○不○明○指○舜○而○寔○句○句○暗○指  
 舜○方○好

問○故○大○德○節○有○四○個○必○得○字○其○義○何○居○陳○國○撤○曰○必○得○之○得○乃  
 庸○德○也○人○驚○其○異○舜○得○其○常○耳

問○大○德○字○近○說○以○大○孝○字○當○之○然○否○莊○九○菴○曰○大○德○寬○說○勿○即  
 以○大○孝○當○之

問○因○材○而○篤○舊○時○並○兼○好○不○好○二○意○說○然○否○丘○瓊○山○曰○因○材○而  
 篤○只○就○好○邊○說○言○因○其○可○厚○而○厚○之○也○不○然○則○薄○之○矣○便○該

栽培傾覆二意在

問栽者培之是天有意培之否李卓吾曰非真天有意培之也  
只是於栽處見培培字就在栽字上見得

問上面說故大德必得其位云云此云故大德者必受命加一  
受字何也李滄溟曰點出一受字最妙如杯之盛水虛則受  
得去盈則受不起蓋天主予君主受予而不能受天亦無如  
之何舜之受命不必于祿位名壽而必之夔夔齋慄之中是  
我自有之我自受之也

問受命舊說受命爲天子然否鄒繹山曰受命不必定是爲天  
子儻或一時有兩大德將皆爲天子耶蓋受命卽受保佑之

命言惟大德者纔受得這保佑命起正猶物之栽者纔受得  
氣機來若說受命是爲天子似與必得其位意重了

無憂章

問時說將下面俱作子述以見文王之無憂然否楊復所曰時  
說將下面俱作子述以見文王之無憂則何不引證王季一  
段事耶此三聖人一昭作述于重光一闢乾坤于再造一煥  
禮樂于古今然其理未嘗不一其心未嘗不通故並言之亦  
以見三聖人者莫非隨時盡道者也故曰君子而時中  
問文王處明夷之時終身悄悄無所不憂而曰無憂何也李滄  
溟曰無憂非不憂也文王之心本憂勤無逸者也故憂者其

心不憂者其道也有心而文以本憂也

問舊說無憂是志盛遇亨就境遇言然否湯練川日照下父作子述看則文王不煩締造不事貽謀所以得終身守臣節惟盡其道而已夫子稱文為至德故曰無憂若就境遇言亦不見得盡道

問時說無憂節書都說文王父賢子聖而無憂然否湯海若曰此節正見文王能盡中庸之道若說文王父賢子聖而無憂只是一時之遇矣非道也况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以開之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

問常說文王以王季賢父而作之以武王聖子而述之只以所遇之隆可得無憂說然否鄧定宇曰如此說文王但一平等人耳何謂中庸之道蓋文王以王季賢父而作之則所作者莫非積功累仁之事以武王聖子而述之則所述者莫非善繼善述之事一作一述已是盡善若更有作為反屬紛擾於道悖矣故無憂為中庸之道

問常說續緒緒字指侯位說然否柯賓明日非也周家世德相傳故不曰榮而曰緒心緒可尋意緒未竟續之者只是繼其相傳之世德耳

問往說都把一戎衣以下作續緒之寔然否鄒泗山曰非也過

至一戎衣句當云夫其績緒也本不期于有天下也奈何紂惡貫盈不得不伐于是壹戎衣而有天下如此一轉方妥切不可有礙

問武王開周家八百年王業分明是創業之君此處只說他績緒何也陸貞山曰正見其述而不作也

問壹戎衣着個壹字何也程篁墩曰着個壹字見不勞再舉意問近說身不失句云言身則心猶有歛焉然否薛中離曰此是

誅心之詞此意不宜用在此既曰子述之則當就好邊說說個身字極有味當武王之身已不失顯名不待論定干事久

問顯名而曰不失何也龔仲友曰不失字要看蓋武王原有顯名今以臣伐君宜其失之矣然天下皆諒其為順天應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故顯名不失不失是照舊意

問舊說不失顯名句云以臣弑君直乎失顯名似非富天下為不失顯名也然否陳如岡曰以戎衣有天下宜乎失其顯名以其但一着戎衣無事殺伐無敵百姓天下愛戴如舊故不失顯名也舊說以臣弑君為失顯名但非富天下為不失顯名非也但曰弑君便難為顯名也

問不失顯名何處見得王龍溪曰不失顯名就壹戎衣便見向

非紂惡既稔而伐之成功何得容易此便有利天下心安得無損名

問尊為天子四句與大舜同否葉臺山曰尊為天子四句須看得與大舜有別大舜節備言尊富饗保畢集此則言武王之大有作為意各所有主也

問武王末受命加個末字何也李見羅曰說個末年受命見禮制弗暇備以引起周公事亦可見武王原無利天下心故不急于代商之命也

問時說成文武之德句云德即心也聖人之心皆是天理故謂之德成之者因其時體其心而成其所未就也然否顧太初

曰非也成德指孝之理言是成就文武做了個大孝益德莫大于孝文武孝道所當盡者恁他做得完全故曰成德時說却把心字來看則便不是德且不可語文王之心

問達乎諸侯以下其意謂何顧東橋曰達乎諸侯以下不是人

人追王上祀只做其意而緣分以自盡云爾  
問葬祭只言大夫士者何也繆當時曰葬祭止言大夫士者以諸侯世為君庶人世為民無異爵也

達孝章

問舊解達孝是天下之人通謂之孝又近說只作圓融通變解之二說孰是李九我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武王



接以踐位云云不可草草看過

問何謂修祖廟杜宛陵曰修廟只是拂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

問何謂陳宗器李卓吾曰宗器天府所藏之玉鎮大寶器也若

有大祭則出而陳之以華國如周書所謂赤刀大訓弘璧琬

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是也陳之亦能守也

問常說設裳衣是使神有所依然否陶石簣曰此腐說也設裳

衣是以裳衣想見其顏色也

問常說薦時食是使神有所享然否羅念菴曰此說淺了四時

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

問舊時把昭穆節與上節平割然否許敬菴曰非也上是祭祀

而昭穆節是祭祀中周匝曲折處非上節專屬祖考此節專

屬子孫臣庶也

問序昭穆句舊說序字主於人而言之又說序昭穆是嚴名分

然否郭沫源曰序字不主人而言序乃天敘祖自然不入于

孫穆自然不混于昭使子孫居其序者肅然起明類之思不

徒以名分爲嚴也

問常說入祫太廟左主居北取其向南高明爲昭右主居南取

其向北幽逮爲穆然否諸理齋曰恐未然也爾雅昭光也穆

穆肅肅敬也爾雅作於周公此取昭穆爲義者皆從太祖說

來昭取光前之意穆取敬承之意左廟陽位故取宣昭重光

為○義○右○廟○陰○位○故○以○邕○穆○敬○承○為○義○自○此○孫○復○居○左○為○昭○孫  
 之○子○復○居○右○為○穆○取○其○世○世○宣○昭○光○祖○世○世○恭○穆○承○祖○永○永  
 不○墜○之○意○今○以○入○祿○太○廟○左○主○居○北○取○其○向○南○高○明○為○昭○右  
 主○居○南○取○其○向○北○幽○遠○為○穆○義○亦○淺○矣

問○說○序○爵○而○又○說○及○旅○酬○說○序○事○而○又○說○及○燕○毛○者○何○也○陳○眉  
 公○曰○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客○旅○酬○下○為○上○賤○者○亦○得  
 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  
 獨○加○之○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

問○常○說○序○爵○句○是○為○辯○貴○賤○而○設○否○顧○隣○初○曰○就○序○爵○見○得  
 貴○賤○之○辯○非○謂○要○辯○貴○賤○方○去○一○爵○也○下○句○皆○做○此

問○旅○酬○下○為○上○句○旨○義○陳○白○沙○曰○下○是○卑○幼○即○賓○之○弟○子○兄○弟  
 之○子○也○為○代○為○舉○觶○也○即○代○斟○酒○之○意○上○是○尊○長○即○長○賓○長  
 兄○弟○也○賓○之○幼○者○代○長○賓○舉○觶○兄○弟○之○幼○者○代○長○兄○弟○舉○觶  
 賤○字○與○貴○賤○賤○字○不○同○此○是○卑○幼○即○下○為○上○之○下○字○也○逮○及  
 之○使○亦○得○以○伸○其○敬

問○旅○酬○之○飲○是○燕○飲○否○註○中○舉○觶○是○各○勸○其○長○飲○否○董○濬○陽○曰  
 旅○酬○之○飲○是○周○飲○福○之○惠○不○是○燕○飲○舉○觶○非○各○勸○其○長○飲○也  
 只○洗○爵○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將○此○觶○往○勸○他○人

問○燕○毛○舊○謂○毛○髮○別○長○幼○然○否○孔○昭○曰○毛○老○人○也○左○傳○不○禽  
 二○毛○是○也○燕○毛○所○以○尊○高○年○故○曰○序○齒○詩○行○葦○燕○父○兄○者○老



可見然燕同姓雖大小咸在意幼者必有執事與長者不同故曰燕毛註謂毛髮別長幼毛髮如何別得長幼恐未然

問五其字註指先王然否李卓吾曰五其字分明是武周而註云先王者先王之志事之所在雖謂先王亦可也

問舊講踐行奏都說武周真去踐真去行真去奏然否貢安軒曰講踐行奏須影善繼述意來不可認真作武周去踐去行去奏蓋位不在執圭秉鬯而在一念之對越禮樂原不在儀文器數而在一念之和敬得先王對越之心是即踐先王之位得先王和敬之心是即行奏先王之禮樂故曰踐其位云云

問郊社禘嘗之義謂何蘇紫溪曰周先王列在侯服有社無郊有嘗無禘武周因時而備其制亦是善繼善述處且郊禘行於天子社嘗達于天下亦有通乎上下之意

問常說郊社禘嘗謂禮制之精而意義深遠然否姚承菴曰這郊社禘嘗之禮真是圓融活潑無處不通達得去若只言禮祭之精而意義深遠便與達孝無干

問郊社之所以事上帝獨稱上帝不及后土者是省文否張洪陽曰獨稱上帝不及后土者萬物皆統於上帝地載而生之畢竟皆上帝主之也故社以報后土成物之功亦即所以報上帝也莫非天也不言后土非省文

問常說事上帝祀乎先是報天地祖宗然否王觀濤曰事上帝  
 祀乎先者蓋王者有這般崇天禮地尊祖敬宗的意思凝結  
 於中而無以自表假此禮以將之乃仁人孝子之心不容自  
 已者若云報天地祖宗便覺粗了

問自春秋修祖廟至此節祀乎其先也往說都就武周自家說  
 然否秦他石曰非也自春秋修祖廟至祀乎其先也都是武  
 周之禮通乎上下者以其通乎上下說纔見是達孝若只就  
 武周說便不見得達孝矣

問明乎三句往說都重人能明之上然否焦漪園曰明乎三句  
 語意云假令有明其義理者猶不難治國而况身擅制作者

以明其制禮之精非重人能明之者也

問治國如示諸學人都說禮制精深治理明顯故明此即見彼  
 推之甚易此說然否郭沫源曰非也當根制作來說蓋聖王  
 於宗廟中共為尊尊親親賢賢貴貴老老幼幼無一人不處  
 置得委曲周至以此行之家則家齊以此行之國則國治原  
 是現前寔事更不煩推致得治天下之道真如指掌武周制  
 作之妙一至此哉

明百家問答中庸卷二終

皇明百方家問答中唐書之三

文武之政章

問此章頭緒極多分折瑣碎大約旨意何在鄒臣虎曰此章大  
 約論文武之政惟人存斯可政舉只此一句是一篇真血脉  
 故必以五達道修身以三達德行道以一誠行德然後九經  
 次第可舉然誠非豫定何以不悖於天而無負於人哉惟學  
 問思辨而要之篤行已百已千而極於百倍斯明強可致而  
 修身立政無餘蘊矣頭緒雖多血脉自是貫串何必瑣碎分  
 折

問其人存舊時並指文武兼君臣說然否袁中郎曰其人何必

以○臣○言○只○是○有○君○耳○看○來○以○君○為○主○臣○只○帶○說○能○如○文○武○之○  
君○便○似○文○武○復○生○了○故○曰○其○人○存○

問○其○人○存○其○人○亡○舊○說○指○人○之○存○亡○說○然○否○趙○伯○離○曰○其○人○存○  
其○人○亡○人○豈○有○存○亡○生○理○存○則○存○生○理○亡○則○亡○故○下○緊○着○仁○  
者○人○也○一○句○

問○人○存○政○舉○舊○說○有○了○人○然○後○能○舉○行○文○武○之○政○然○否○李○九○我○  
曰○政○舉○就○在○人○存○上○公○是○以○政○為○政○夫○子○直○把○人○為○政○也○  
蓋○言○天○而○風○雲○雨○露○在○其○中○矣○言○人○而○紀○綱○文○章○在○其○中○矣○  
如○謂○人○之○外○有○政○事○亦○謂○天○之○外○有○化○育○乎○

問○人○道○敏○政○常○說○道○空○虛○猶○云○人○之○道○也○然○否○湯○海○若○曰○

明○良○會○合○方○成○個○道○字○不○虛○設○不○宜○輕○看○

問○夫○政○也○者○蒲○蘆○也○舊○說○俱○云○文○武○之○政○非○他○政○之○比○本○之○精○  
神○心○術○之○運○協○于○民○情○土○俗○之○宜○且○修○明○未○墜○之○典○亦○無○假○  
于○創○制○之○勞○又○如○蒲○蘆○之○易○敏○也○上○二○句○言○人○易○敏○夫○政○下○  
二○句○言○政○易○敏○于○人○上○重○人○下○重○政○此○說○然○否○郭○洙○源○曰○此○  
說○甚○不○得○旨○蓋○此○不○過○就○敏○政○之○喻○更○進○一○步○耳○與○上○非○兩○  
意○也○且○此○政○字○固○是○文○武○之○政○然○敏○政○政○字○亦○即○文○武○之○政○  
豈○至○此○而○始○推○重○文○武○謂○文○武○之○政○非○他○政○之○比○乎○

問○舊○說○人○道○二○字○並○以○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板○七○解○說○然○否○  
毛○伯○曰○謂○之○曰○人○渾○是○生○意○而○無○限○經○綸○俱○從○心○源○生○意○中○

百方家問答 中庸卷三  
流出正如地中含生意有種卽出下節重說到仁上又曰仁者人也正相應舊說以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板板解人道未是

問人道敏政句常說敏政都作化行說然否湯霍林曰說個人道便是政了敏則就其精神流貫言照上舉字不可作化行說

問蒲蘆沈括以爲蒲葦伊川云蒲蘆果羸也言化之易也稊稂果羸本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又便能宵政之祝人宜易於蒲蘆矣二說孰是孫栢潭曰皆非也世稱果羸爲蒲蘆考之他書云蒲蘆蒲蘆之細腰者也果羸上峰細腰有似於

蒲蘆故人以爲蒲蘆卽此而言則是果羸之取象於蒲蘆非蒲蘆之爲果羸也且果羸自有子乃負虫以飼之非祝所負之虫化爲其子也此無關義理予辨明之者欲學者事必求其實耳

問從來說取人以身謂君不明無以知人然否李崆峒曰取人以身不但君不明無以知人縱知其爲賢而君身不正亦無以用之者雲從龍風從虎真精感召自有神機

問常說修身以道三句都說身是一個道是一個仁又是一個做三件看然否李于名曰修身以道是應事接物間件件有條理都恰好停當悉協於中道修道以仁是協於中道處須

是○心○中○有○一○段○慈○愛○惻○怛○肫○肫○懇○到○流○通○活○潑○之○意○貫○徹○乎  
其○間○非○身○是○一○個○道○是○一○個○仁○是○一○個○總○而○言○之○不○過○日○用  
間○動○靜○皆○道○皆○出○於○真○切○之○心○而○已○矣

問○修○身○以○道○道○字○是○怎○麼○道○修○道○以○仁○仁○字○主○怎○樣○仁○言○繆○當  
時○曰○道○即○天○下○之○達○道○暗○以○人○倫○講○能○盡○倫○則○身○修○矣○故○曰  
修○身○以○道○仁○字○主○愛○之○理○言○人○倫○皆○須○有○真○愛○之○流○貫○故○曰  
修○道○以○仁

問○道○與○仁○人○都○作○兩○物○看○然○否○張○洪○陽○曰○道○與○仁○亦○非○兩○物○自  
理○而○言○曰○道○自○心○而○言○曰○仁○以○真○心○而○敦○倫○心○即○理○也○因○倫  
而○益○盡○其○真○心○理○即○心○也○無○理○外○心○亦○無○心○外○理

問○修○道○以○仁○是○道○外○另○拏○個○仁○去○修○道○否○仁○玄○扈○曰○修○道○以○仁  
仁○字○即○大○學○家○仁○後○面○肫○肫○其○仁○仁○字○是○修○道○中○情○意○懇○到  
也○恩○愛○浹○洽○便○是○非○道○外○另○拏○個○仁○去○修○道○也

問○常○說○仁○者○人○也○上○多○用○過○文○然○仁○者○人○也○是○承○上○仁○字○說○來  
下○面○忽○不○覺○添○出○一○義○字○不○說○義○者○宜○也○上○當○如○何○轉○過○蔣  
道○林○曰○仁○者○人○也○上○勿○用○過○文○口○氣○如○云○修○道○以○仁○仁○者○何  
謂○也○人○也○如○此○緊○緊○與○上○節○相○承○方○是○但○義○者○宜○也○上○却○須  
用○一○過○語○云○仁○之○裁○制○即○為○義○義○又○何○謂○也○宜○也○如○此○幹○旋  
方○不○覺○忽○然○添○出○義○字

問○舊○說○仁○者○人○也○是○說○所○以○為○人○之○理○然○否○張○夏○占○曰○人○只○認

得人是血肉把仁做空虛的天理不知仁就是人如刺着便  
痛搔着便癢觸之即應可見滿腔都是惻隱之心故直指仁  
字作人不是說所以爲人之理

問親親爲大句親字當根怎麼字說來  
字來仁者人也而不有吾親安有吾人此其一脈而分一脈  
而通尤吾人生意所獨鍾者由此而推仁不可勝用矣故大  
問義者宜也常說解作分別事物之宜說然否許鍾子曰義在  
心不在事事到面前處之得宜卽之心而安便是義若作分  
別事物之宜說便是義外矣

問常說尊賢是分別其賢之大小然否唐士雅曰尊賢只就衆

了○中○識○拔○箇○賢○來○尊○之○若○作○分○別○其○賢○之○大○小○便○又○涉○等○上○去○

問常說尊賢爲大謂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尊賢然否周繩王  
曰尊賢爲大不可說義主于敬而敬莫先於尊賢上文原無  
敬字也要根宜字蓋道各有宜而賢尤宜尊能尊賢則親親  
之宜賴以講明凡達道之所宜亦將次第明矣是以一宜妙  
衆宜者也故爲大

問禮所生句常說謂禮在性中生出生此等殺來然否葉臺山曰  
非也等殺已是禮了禮所生生字作發生看不曰發而曰生  
者蓋生字有自然而然不待安排之意如俗語云天生成成的

卽此生字

問仁義禮舊說分作三件看然否歸震川口不是三件仁義禮  
總不出一個仁上文只一仁字然由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  
由仁而行之有節文便是禮禮也者仁中之條理也當隆當  
殺井井然非條理乎摠自肫肫其仁來故禮卽是仁之條理  
處有條理便合宜矣三者合而言之謂仁析而言之謂  
仁義禮

問禮所生也所字人都作虛泛字看過然否楊復所曰禮所生  
也所字亦不可放過謂此乃禮之所以發生而著見也說此  
一句正見仁義賴之以節文意

同親親爲大尊賢爲大時說都兩平看然否徐巖泉曰不然蓋  
此二句詞雖兩平意實相承言仁者人也惟親上之爲大而  
可無以輔之乎故義者宜也惟尊賢之爲大

問新說謂不可以不知人人字卽仁者人也之人字非尊賢也  
若是尊賢夫子緣何不就說尊賢又以知人二字代之耶王  
鳳州曰此說亦奇但不切舉業看來知人還就尊賢說較精  
然夢說得細不特大槩知賢與不肖卽就賢之中而隆殺大  
小毫釐不爽乃謂之知須想尊賢之等等字方得知人意旨  
精通

問知天一句說者皆疑朱註不當以等殺爲天然否鄒臣虎曰



未子非即。以等級為天。特因等級一端。認出天則也。易曰。乃見天則。蓋凡天理發見。有自然之則。加減不得。親親自然。有殺尊賢自然。有等。非天而何。着一毫意見。人也。而非天也。

問事親。只就父母說。否。知人是泛交的朋友。否。鄒東廓曰。事親亦不止父母。若就父母看。恐礙下處。親親之殺。知人亦不是泛交的。朋友。就師友之講。明者看。講明兼五達道。

問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似不是道。親義序別信。方是道也。今白文不言親義序別信者。何也。李卓吾曰。有物必有則。言物而則在其中。如論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亦即以君臣父子作道。

問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解一則誠。然否。秦他石曰。一對三五而言。只是數目。然其意之所指。是誠。朱子解一則誠而已。正如曾子以忠恕解一貫也。作文不許題外添設。只還他一字。若嫌于空虛無味。則暗合誠意而不露誠字。為妙。如云稍有虛妄。參入其中。這妄機。便與天理相對。成二便不喚做一本。文知仁勇立名。雖殊。總一天命之真機。率性之實體。脆脆乎流貫其間。所以行達道者。這個一而已。

問或生節。舊時並把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平看。然否。郭青螺曰。非也。此一節言以德行道者。始異終同之始。正其哀公之自阻。而以此綉夜之也。玩本文二及其字。重在學利。

困勉邊方是慤哀公本旨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俱抑揚鋪過不可平看

問舊說生知節是就體道現成的要其所至之同好學節方是就學利困勉寔用工夫說判然分作兩段然否諸理齋曰或生節以結果言好學節以入手言然入手工夫正說所以知之○一○成○功○一○處○上○下○血○脈○聯○貫○不○可○判○然○分○作○兩○段

問聖人生知安行果無待學乎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又是生知安行外与用一番工夫乎楊升菴曰非也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也安而行之者安而行此學也蓋有所知有所行即謂之學若曰無待于學則所知所行者果何事哉學知利行

者○依○生○知○安○行○者○而○知○之○行○之○也○困○知○勉○行○者○依○生○知○安○行○者○而○百○倍○其○功○也○但○聖○人○自○幼○好○學○自○然○而○然○故○謂○之○生○知○安○行○耳

問知一也柰何有生知學知困知三等之不同莊九薇曰在知識上論確然有此三等之不同若在本體上論自聖人以至於途人俱具生知其學知困知在去蔽之功有難有易耳上問從來人說生知是生下便知然否徐存齋曰生知不是說人生下來便知只說這個知是生的不是外面尋得來的生如草木之生一毫人力與不得者

問常說生知者以其生無私意而不蔽其良知矣學知者是學

而知古今事變困知者是困而知古今事變然否表了凡曰  
非也學知者亦惟學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困知者  
亦惟困心困力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非謂其學而  
知古今事變困而知古今事變者也

問三知三行人都說是方去學而知此達道然否姜鳳阿曰三  
知三行俱自己知已能言如或學而知之是學而已知此達  
道不是方去學而知此達道餘做此

問生安學利困勉造道之等分不同疑若不相及矣乃說知之  
一成功之一何也洪覺山曰因達德爲人所同故得及其知  
之成功一也向非達德爲人所同何以能此此引誘困勉意

於此益驗得知仁勇爲人所同得

問常說好學節單指困知勉行說然否王觀濤曰看朱註只說  
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則此節書不必指困知勉  
行大抵學知利行覺容易困知勉行覺苦些

問時說好學三句謂好學了便進於智然否李見羅曰非也一  
好學便近知了好學之心卽知力行之心卽仁知耻之心卽  
勇是何等近如謂好學了方進於知則遠矣

問舊解好學非知力行非仁知耻非勇然否陳紫峯曰好學近  
知力行近仁知耻近勇同路同體以功夫生熟言故曰近若  
謂好學非知力行非仁知耻非勇又安言近

問力行三句人都重學字行字耻字上然否杜靜臺曰非也重  
 在好字力字知字上人之精神常聚于所好聚久則蓄極而  
 通故可以破愚力者竭吾之所能勝之謂一捧一條痕一摺  
 一掌血無絲毫走作方是真寔用力者如此用力私意自容  
 不得故可以忘私心中真真知得羞愧自不得不振作自有  
 歇手不得處故可以起懦然當用工之時雖十分真切終是  
 有求有作之方非究竟無為之旨與天隔一塵故曰近

問徃常力行近仁字泛說無所指着不知仁字行字所指何在  
 陸貞山曰力行近乎仁仁字即修道以仁之仁字行字即上  
 文或安而行之三行字蓋行此五達道也力行即上文所謂

勉強也入於五達道情意不能懇到貫徹此蓋私意所隔若  
 能力以行之私意自消如吾之於父有私意在未能十分孝  
 若真知此孝道當行奮然必行則即奮然一念自有百私廻  
 避之勢便自容不遏藹然真意流貫此便近仁徃常力行泛  
 說無所指着畢竟不知所行者何事

問三近字終止於近乎抑有進於近乎夏九範曰三近字以其  
 漸造而名之究竟必當合一非終於近也

問知耻近勇句常說知耻在好學力行之先然否鄒泗山曰知  
 耻近勇不可說知耻在好學力行之先凡勇必隨知仁非先  
 知仁也

問好學好個怎麼力行行個怎麼知耻耻個怎麼王龍溪曰好學便是學達道也力行便是行達道也知耻便是耻未能知未能行達道也

問知斯三者如何卽知所以修身薛中離曰此知字不是空知卽是從事于好學力行知耻也知斯三者則由入德而成德由成德而行道故曰卽知所以修身

問常說治人治天下國家云人人此達道也人人此達德也如是而可以修吾之身卽如是而可以修人之身如是而可以修一人之身卽如是而可以修億兆人之身道與俱行之德與同得之其理一而已此說然否丘月林曰非也人者對已

之稱人已關頭勘得破則已亦人天下國家亦人同一機括同此一知非知修身外又有人又有天下國家也必備舉以見知之無滲漏

問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講者只承治人句說來然否蔣恬菴曰雖承治人句來其寔亦本於修身也當根修身意講

問九經節旨意謂何陳國暎曰九經節是備論治法然首之以修身次之以尊賢親親至敬大臣體群臣又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于庶民亦百工云云又自親親之殺而推之要不外乎上文所云是雖備舉爲治之事而益見修身爲政之本矣蓋王道本乎天德故聖人反覆曉諭只是這道理如此

問常說九經節多犯了九經之事不知當如何講解唐荆川曰  
講九經節不要犯了九經之事只就字義空空說修字如修  
屋之修治其壞而已尊者不敢抗之親者不敢疎之大臣近  
而易褻故言敬群臣卑而易疎故言體子者慈蓄之來者招  
集之柔是寬恤之不施以剛狠懷是保安之使歸吾度內此  
俱是字義上刻畫

問說凡為天下國家而說個九經何也尹孔昭曰凡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正文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也

問群臣何以謂之體庶民何以謂之子盧未人曰群臣相去疎  
遠休戚不相加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

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體字子  
字皆心誠求之者也

問說修身則道立一節是何主意丘瓊山曰上節說天下國家  
有九經此節就效上明九經可以為天下國家也句句要  
效驗說得津津可艷慕方是言能行九經則皇極建矣帝範  
端矣且可啟我心和我親彰我英斷勵我臣工蒸黎於焉為  
歡帑藏於焉充物極其風聲動乎多方威靈振乎百辟此其  
明效大驗寧可一二計九經可不亟行之哉

問前說修身以道此云修身則道立何也湛其泉曰以此修亦  
以此立即工夫便是效驗謂之道立以刑九族以式官聯以

法萬民百辟總在這理

問此節各句着幾個則字何也沈晴峯曰着幾個則字是不期而自速之意

問道立道字是怎麼道如何謂之道立邵二泉曰道即五達道道立是吾身各盡其道而民俱於吾身取則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是道立之效

問常說尊賢則不惑不惑是不疑于理然否趙伯離曰亦是但不惑字不消別討只就尊賢上認尊賢而不免于惑則所尊者不過優崇之文曰不惑就他尊之之心薰陶嚴憚念頭自然不夾襍  
無疑故曰尊賢則不惑

問舊說不眩謂敬大臣則職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然否李文長曰不眩只是有靠托不慌張非謂小臣有間也為小臣所問屬於惑矣

問常說報禮重只是盡職上見然否黃海門曰此要看一禮字人臣報主以職報者輕以禮報者重惟禮不僭不濫所謂事君盡禮也

問財用足財字舊作財貨之財說然否莫中江曰財用足非財貨之財財字凡百工做出器具皆謂之財皆有資於國用者也故云財用二字不可分

問財用足常說就國用足上說然否張雨若曰財用足合上下

言○非○止○國○用○也

問○四○方○歸○就○行○旅○說○否○施○羽○王○曰○四○方○歸○几○願○立○朝○願○耕○野○者○皆○是

問○天○下○畏○是○懼○討○否○鄭○申○甫○曰○天○下○畏○是○不○敢○負○德○非○懼○討○也

問○齊○明○節○為○何○着○幾○個○所○以○字○申○瑤○泉○曰○齊○明○節○全○要○看○幾○個

所○以○字○是○我○以○此○去○修○之○勸○之○非○他○自○為○我○修○勸○云○云○也○上

言○效○是○自○然○應○我○的○此○言○事○全○是○我○去○盡○工○夫○的○須○要○分○曉

問○常○說○齊○明○所○以○一○其○內○盛○服○所○以○一○其○外○分○內○外○看○然○否○蔡

曦○伯○曰○非○也○齊○明○盛○服○都○根○心○上○說○齊○心○不○雜○明○心○不○昏○此

心○齊○一○無○雜○念○則○虛○靈○常○湛○苟○非○法○服○自○不○敢○服○是○盛○服○之

敬○乃○齊○明○之○心○所○形○也○不○是○二○項

問○舊○說○齊○明○心○之○敬○也○盛○服○容○之○敬○也○非○禮○不○動○事○之○敬○也○作

三○項○說○又○把○動○靜○字○貼○說○然○否○陳○眉○公○曰○非○也○非○禮○不○動○即

承○上○齊○明○盛○服○來○言○非○禮○之○念○不○以○動○於○中○非○禮○之○行○不○以

動○於○外○也○不○作○三○項○說○亦○不○必○添○靜○字○說

問○盛○服○是○華○飾○之○服○否○鄒○嶧○山○曰○盛○服○只○是○不○褻○意○非○華○飾○也

問○常○講○所○以○修○身○句○都○云○如○此○則○身○修○矣○然○否○李○麓○石○曰○非○也

講○此○句○書○要○體○貼○所○以○字○口○氣○如○云○人○徒○知○道○立○于○身○之○修

而○不○知○此○所○以○修○身○也○若○云○如○此○則○修○身○矣○便○現○成○了○不○貼

所○以○字○餘○做○此



問去讒遠色賤貨不以三者分其心而一于貴德如何講為貴  
 德○勤○賢○人○都○就○賢○勤○說○然○否○尤○西○川○曰○貴○德○非○貴○其○人○貴○其○  
 德○也○君○心○無○欲○則○愈○見○德○之○可○貴○矣○勸○賢○自○我○鼓○舞○他○不○是○  
 賢○勤○也○

問尊位是以上公尊之否重祿是以茅土封之否吳無障曰尊  
 位○豈○必○上○公○只○列○爵○歸○之○寵○榮○重○祿○豈○必○茅○土○只○頒○祿○歸○之○  
 富○厚○

問尊其位者親之欲其貴重其祿者愛之欲其富然只富貴之  
 而○不○任○以○事○者○何○也○薛○方○山○曰○以○親○親○之○故○若○不○問○賢○否○而○  
 任○之○不○幸○而○不○勝○任○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

之○而○不○輕○任○之○以○事○者○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如○其○賢○則○以○  
 事○任○之○者○亦○自○不○容○已○矣○

問如何謂之勸親親吳匏菴曰勸親親者蓋彼為我之親則我  
 亦○為○彼○之○親○我○既○親○彼○彼○必○親○我○矣○是○勸○其○親○親○也○上○親○字○  
 是○愛○字○下○親○字○自○彼○原○親○而○言○

問官盛任使舊作優崇其體統近說官盛是德懋懋官之意任  
 使○是○委○任○而○使○之○也○然○否○王○麟○洲○曰○皆○非○也○大○臣○任○官○而○使○  
 令○集○事○者○官○盛○任○使○不○徒○優○崇○其○體○統○正○是○信○任○之○專○百○官○  
 由○之○統○攝○而○使○任○之○然○後○大○臣○得○集○眾○思○廣○忠○益○而○盡○其○識○  
 故○曰○勸○也○重○在○任○使○上○說○德○懋○懋○官○之○說○謬○甚○

問九經之中何獨勸士說個忠信二字許穎川曰忠信二字九經事事俱要的却專以屬勸士者陳遯之臣難得一信任他就不足處說耳且說忠信重祿正見人君非以祿羈天下士也

問翼註說省試俱是稽考勒情然否夏官明曰却無分曉省謂省其勤惰試謂試其工拙

問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這所以行之者一與前所以行之者一同乎異乎龔仲友曰經有九下手處惟一此即前所以行之者一而重言以結之是也所謂待其一而萬事畢是也究竟一之旨只是個誠但此處不要明言至下

文乃揭出一誠字以明告之

問凡事豫則立舊說豫定一個誠然否宗方城曰豫字且只泛泛竟說為下文推到誠處張本耳非豫定一個誠也言前定幾個前定字正是豫處俱各就本句說前定個言行事道之理不必俱說前定個誠直至下面誠身處方言及誠方明白歸着在誠上

問註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然否蘇紫溪曰玩註之屬屬字則凡事二字無所不包言事行道治民至誠身之屬皆是也不專指達道達德九經說

問舊說前定是先時料理然否顧東橋曰前定非先時料理也

客感未形而此心確有真宰萬變不搖則謂之前定前定即  
豫也

問舊把言事行道作四項說然否顧太初曰只重道前定句道  
前定而言行與事皆舉之矣不可以言事行道分作四項看  
問既有言事行之前定則道亦在其中矣又說道前定何也羅  
整菴曰上是各件一道理此乃前定乎一源之理也

問前定與豫是兩樣否不殆等與立亦是兩項否乃各句加一  
則字何也且殆困疾窮等字如何講解杜宛陵曰前定即是  
豫不殆等即是立則字中便隱廢在言之而有所窒礙曰殆  
內省而惡於志曰疚行有不慊於心曰困取之而不逢其源

曰窮

問道前定人都說是窮于道然否焦漪園曰窮非窮于道窮于  
心也

問在下位節與前不可不修身節旨意同否錢緒山曰在下位  
節與前不可不修身節寔互相發前說不可以不修身以下  
事親知人等項皆為修身而設者也此則自獲上推至於誠  
身中間信友順親皆待誠身而推者也總之都重在身上

問蒙引謂在下位節是對哀公言不欲明斥人君故只借在下  
位者論之然否宋潛溪曰此不是泛泛借在下位者論之即  
在下位之事推說到身上見修身之道無上下俱貴素定可

以君身而不知自反乎

問註云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不知此節與上節有何關涉牛春宇曰細玩二節語意獲上治民悅親信友與上不殆不疚等對看明善誠身與上前定對看獲上治民悅親信友是就一人身上貫串說到明善誠身雖逐句中各有當豫之意然豫之所最重處全在明善誠身乃正所謂前定也但前定處猶說得含蓄至明善誠身則把前定意透露明白耳

問此節書說個悅親信友明善誠身在下獲上其旨意謂何瞿昆湖曰悅親即親親意也信友即尊賢意也明善誠身即知

天及修身意也在下獲上與為政在人相照正有君有臣意問不獲乎上如何民不可得而治杜靜臺曰君民一體豈有道不可致君而可澤民者故不獲上就是民不可治處

問舊說信友將資其引薦不信乎友則引薦無人所以不獲乎上然否王心齋曰此句書當就信字上生意蓋信是真心感孚處以此孚友亦即以此孚君非徒資其引薦而已

問常說友不見信是待友之薄而始不信然否呂涇野曰順親是士人根本處大節有虧百行皆無足錄故友不見信非必待友之薄而始不信也

問常說反身不誠不順乎親是無事親之寔心然否董思白曰

反身不誠已身上尚有虧缺安能諭親於道不特無事親之  
寔心而已

問明善舊說作明曉之明說然否耿楚侗曰明善非明曉之明  
乃明淨之明明善云者揀退人欲瑩瑩淨淨個善無一毫夾  
雜此正是誠身工夫若作明曉之明則向事物上研窮而求  
知於耳目分知行爲二矣

問明善誠身舊說作二事看然否錢鶴灘曰非也明善誠身只  
是一事靈根洞徹便是本心純一

問常說誠身爲順親地順親爲信友地信友爲獲上地然否董  
濤陽曰誠身非爲順親地順親非爲信友地信友非爲獲上

地誠立于此自感孚于彼正所謂前定也

問此節諸有道字所指何在王字泰曰有道言其先有道非可  
襲取于委質之日立辨于盍簪之頃矯飾于承顏之際若于  
此要結于彼遇合却不是道了

問吾人此身如何必待善明了纔誠得楊鞭垓曰吾人誠能反  
身自思我這身原從何處生來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  
便是我生來的身明得善時便是渾然與物同體之妙四端  
萬善滿腔皆是靈靈透透完完全全纔是真正的人身不只  
是一個血肉之軀矣所謂必明善而後能誠身者此也如此  
而親不順友不信上不獲民不治者哉

問誠者天之道至未從來都說是論求誠然否王弼州曰誠者天之道至未雖是論求誠只即翻上或生而知之一節意兩邊全重在學利困勉上蓋把生知安行做個準則而言人之未能生知安行者當從事於學利困勉以求至于歸之同也問誠者天之道節旨意馮具區曰此節意本在入道而以天道形說意本在擇執之賢而以聖人形說總一節大旨只是就明善誠身而指點其為入道以深著誠之不可不豫意蓋擇善固執正所謂明善誠身也

問天之道常說都指在天之天言然否入之道如何說是人事之當然程竹山曰天之道不是作在天之天言是指在人

天言即篇首天命之謂性也降衷之初渾渾然天理安得有妄入之道是人事之當然此句似無滋味要尋出滋味來蓋惟誠為天道故人當求誠也不求誠何以復其天命之初

問上面說誠者天之道下面說聖人上面說誠之者入之道下面說擇執其旨意亦貫串否孫淮海曰誠者天之道句正暗關聖人事下面說聖人正以寔上天道誠之者入之道句正暗關擇執事下面說擇執正以寔上入道要之一節語意只是闡明擇執為入道耳

問誠者天之道也此天道人皆有何以獨歸之聖人胡敬齋曰此與孟子說堯舜性者也相似性是人人有的堯舜渾全此

性故獨稱性者

問誠者與誠之者二者字何所指此二段語意往時都平說然否霍涓產曰誠者與誠之者二者字俱就人言故下承云聖人也與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俱歸着人上語意不平天道爲人道的張本聖人爲賢人的樣子

問天之道天字舊說與偽妄相對說然否羅念菴曰天字要說得好不與偽妄對正與作爲勉強相對隱隱便是下面不勉不勉意

問人道與天道有別否顧涇陽曰人道卽天道但人從氣習以後語之天不自覺矣故必言誠者聖人以爲誠之者樣子而

後及擇執之事云

問從來說誠者至聖人也都作三句讀又說從容中道者何人哉乃聖人也然否鄧定宇曰誠者至聖人作二句讀言誠者乃是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人二字對下文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者字看切不可云從容中道者何人哉乃聖人也則隔斷口氣了

問不勉而能中不思而能得何也錢公良曰不勉而能中不思而能得只因本體依篤元全故不費一毫心思氣力也

問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人都說其精神全在不思不勉上然否孫栢潭曰非也其精神全在那得字中字上若非得與中徒

然說個不思不勉濟甚事

問得是得怎麼中是中怎麼陳紫峯曰得是得此善中是中此善緣他本來絕無障蔽于天然靈竅處自然合着不差分毫以其悠然會心故曰得以其自然恰好故曰中

問不思不勉與從容中道作二項看否黃海鶴曰只是一項不思不勉何等從容依靠思勉則未免忙錯既無思勉何得何中渾然一天純德不已無得乃得無中乃中故云從容中道問不思不勉從來人都把自然勉然同看然否李衷一曰不思不勉要看得好此處是把天人對看不是把自然勉然對看曰不思不勉正見其不做於人蓋思勉皆人也

問如何謂之從容如何謂之中道郭沫源曰從容二字有味本體少增一分則忙錯減一分則放懶皆不謂之從容中道即中天道也天道原是從容大極之流行萬古不息而其間節度自然悠緩舒徐聖人與天下合一純亦不已不煩竭蹶是謂從容

問從容中道是聖人自見得如此抑就他人見之說蔣道林曰從容中道就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走何必言中不中

問擇善善字近說即繼之者善之善然否如何謂之擇如何謂之固執陸貞山曰善字不必別尋即上文明善之善便是本



來○真○理○真○理○本○明○而○氣○拘○物○蔽○之○後○不○免○錯○謬○於○是○有○誤○認  
 人○欲○為○天○理○者○有○天○理○不○免○或○奪○於○人○欲○者○所○以○要○擇○善○擇  
 如○揀○擇○之○擇○揀○去○其○不○善○以○獨○尋○此○善○固○執○只○是○此○善○存○存  
 永○久○不○失○是○一○串○話○

問○擇○善○而○固○執○之○此○之○字○何○所○指○施○羽○王○曰○擇○善○而○固○執○之○此  
 之○字○指○誠○之○渾○然○本○善○者○下○博○學○之○等○之○字○並

問○舊○說○擇○執○是○由○思○勉○而○漸○進○于○不○思○不○勉○然○否○薛○雙○江○曰○擇  
 善○者○從○人○身○中○擇○出○不○思○不○勉○之○真○體○即○所○謂○不○慮○不○學○之  
 良○也○擇○之○精○則○有○善○可○執○固○執○勿○失○此○善○之○所○以○明○也○擇○執  
 在○人○是○以○天○為○功○非○以○人○為○功○聖○人○賢○人○只○此○一○途○不○是○由

思○勉○而○漸○進○于○不○思○不○勉○之○說

問○博○學○二○節○舊○說○把○博○學○節○作○學○知○利○行○把○弗○學○節○作○困○知○勉  
 行○然○否○袁○中○郎○曰○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可○分○學○利○困○勉○夫  
 子○前○說○知○之○成○功○則○一○未○曾○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條○悉○言  
 之○見○好○學○力○行○知○耻○者○必○當○如○此○去○做○到○愚○必○明○柔○必○強○處  
 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誘○引○處

問○舊○說○學○問○思○辨○專○主○擇○上○說○然○否○王○觀○濤○曰○學○問○思○辨○不○專  
 是○擇○擇○就○有○執○的○意○思○在

問○舊○說○博○學○四○句○專○是○知○篤○行○一○句○專○是○行○然○否○秦○他○后○曰○如  
 此○說○則○博○學○四○句○專○屬○知○而○未○及○行○然○則○四○者○工○夫○頗○多○時

亦頗久矣不知何時而始行看來博學四句就有行在不專是知篤行一句亦有知在不專是行也

問博學是博覽群書否如何謂之審問李九我曰學不止於博覽群書凡天下事事物物道理皆須一一理會故曰博問不可粗畧須是詳審凡事物之理紛紜交錯輕重淺深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盡師友之情而疑可釋故曰審問慎思明辨字旨義顧太初曰思不專則泛思不止則勞慎思者專一以致其精從容以待其悟也思而既得更須辨驗一番蓋善體宛然認賊作子毫釐有差千里懸隔豈得不辨

問舊解篤厚也作厚薄之厚說然否茅鹿門曰篤厚也不是厚

薄之厚只是不為人欲所奪如山之厚重撼他不得

問舊說有弗學謂不學則已然否楊升菴曰有弗學不是不學則已豈謂人可不學也乃是除却不必學者

問一人十舊時多作二項人看已百已千都說是工夫又進一步然否湯海若曰一人十總是一項人已百已千總是一百倍其功不是工夫又進一步

問舊說有弗學一節上是志下是功然否湯霍林曰舊說上是志下是功最誤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正是弗能弗措處只一意不分志與功說

問舊時把果能此道句總承學利困勉說然否莊九微曰果能

此道單承困勉一邊文理甚順若總承學利困勉說則有所不通矣

問果能二字如何講解陳白沙曰果能二字要看虛有此志喚不得能僅求其能喚不得果果能者果敢以能之將前積習一刀割斷不但不因人之一與十以起見亦不因已之百與千以計功

問果能此道道是何道柯賓明曰此道即是誠之者人之道也問舊時分配明為擇善之功強為固執之效然否倪伯昭曰以明為擇善之功強為固執之效此是分別知行次第然必擇執一齊都到而後明強若擇而未執何以破愚執而非擇何

以起懦自不消分配說

問必明必強舊時作推原說然否薛中離曰必明必強不必作推原說果能百倍其功即此是明矣即此是強矣天下豈有定見定力如此而不可謂之明強者乎

問善之本體原自明強何以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楊克之曰非真愚柔也不求明即是愚不求強即是柔

問必明必強兩必字是必然之必否陳國燾曰不但是必然之必必字極有意味明日必明強曰必強見天不可必而人可必也

自誠明章

問舊說此章是分別性教又說是分別誠明然否李九我曰此章是承上章誠明之說而發首章性教之名重在合一而不重分別也

問舊說把此章作工夫說然否郭青螺曰此章發殊途同歸之旨就現成說不說工夫

問舊說明天道示人知所準也明人道示人知所修也把性教平看然否楊復所曰不可平看此示人由教而幾於性也重教一邊

問自誠明自明誠兩自字舊解自由也近說矯之云自字不由字解自字即今人文字中自其之自然否牛春宇曰按自

字非由字解亦非自其解蓋本來無一物誠與明都是自己故稱自

問自誠明處自明誠處當如何講解鄒嶧山曰講自誠明處便隱隱含得無心意下性字方有着落講自明誠處便隱隱含得修爲意下教字方有着落

問如何謂之誠明如何謂之明誠李卓吾曰誠明者其本體虛靈原無障蔽如明鏡自照以其所性而有故曰性明誠者撤去障蔽方露本體如昏鏡復明以其由教而入故曰教

問誠則明二句舊作申說又說誠能生明明可幾誠然否周用齋曰非也均之此誠均之此明也豈是誠外復有明明外別

有○誠○一○真○不○動○萬○象○昭○然○只○誠○便○明○了○了○悟○性○頭○頭○是○定○只○明○亦○便○自○誠○了○就○誠○明○本○合○一○不○相○離○中○見○出○成○功○而○一○之○意○不○作○申○說○若○說○誠○能○生○明○明○可○幾○誠○猶○屬○兩○項○便○非○則○字○意○

問○誠○則○明○明○則○誠○是○兩○個○念○頭○否○周○繩○玉○曰○只○是○一○個○念○頭○寔○境○就○是○覺○境○覺○境○就○是○寔○境○故○即○誠○即○明○是○謂○誠○明○寧○從○真○心○上○復○起○照○也○因○明○還○誠○是○謂○明○誠○寧○從○照○心○外○更○覓○一○直○也○要○如○此○說○得○渾○合○

惟天下至誠章

問○此○章○舊○時○都○作○先○後○次○第○說○然○否○姜○鳳○阿○曰○非○也○天○下○至○誠○

他○渾○身○都○是○性○了○把○合○下○感○來○的○完○全○無○缺○豈○不○能○盡○其○性○一○盡○性○而○人○性○亦○盡○物○性○亦○盡○便○是○贊○化○育○而○與○天○地○參○此○章○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以○下○是○指○點○盡○性○之○妙○皆○一○時○事○非○有○先○後○次○第○也○

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常○說○拘○為○能○二○字○說○惟○天○下○至○誠○之○人○方○能○盡○性○然○否○游○立○軒○曰○誠○原○出○於○性○着○一○毫○私○意○偽○妄○不○得○着○了○一○毫○私○意○偽○妄○性○便○損○了○一○毫○故○惟○天○下○至○誠○就○是○盡○性○了○即○至○誠○即○盡○性○盡○性○只○在○至○誠○上○看○出○不○是○惟○天○下○至○誠○之○人○方○能○盡○性○也○

問○舊○說○盡○人○物○之○性○都○就○知○明○處○當○上○說○然○否○鄒○泗○山○曰○已○性○

既盡便精無不貫氣無不流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非知明處當之說也玩下文化字之義即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猶不足以及盡民物之情況有知有處耶當聲名洋溢之時霜露所墜之地必欲知明處當而後尊親亦淺之乎窺至誠矣

問時講盡人物之性只就民物恬熙上說然否李文長曰雖是却泛了講盡人物之性當根誠字來為妙蓋使人物之性不為形氣所汨沒而皆得以游於無妄之天是謂能盡

問如何是贊化育王龍溪曰凡天地生育萬物皆是一點太和元氣流行一物失所即傷天地之和故盡物之性便可以贊化育

問舊說與天地參都說與天地為一然否葉臺山曰非也參字分明是不可相無意人不患於參天地之難而患於贊化育之難既可以贊化育則是天也少我不得地也少我不得我與天地那裡有一毫歉處真可並立而為三了故曰參

致曲章

問舊說此章誠則形以下雖有漸次皆致曲所馴致者然否蔡虛齋曰此章工夫俱在致曲中曲能有誠以後便形著明動變化再不添工夫只常勿忘勿助一息不容間矣說不得漸次亦說不得馴致

問致曲字從何處說來王荆石曰致曲從上章盡性來言至誠

合○下○便○能○盡○性○其○次○則○不○能○遽○盡○必○有○性○之○所○發○端○處○推○致○  
將○去○口○氣○須○把○責○成○的○意○思○說○得○鄭○重○

問○致○曲○曲○字○有○以○為○細○微○曲○折○工○夫○者○又○有○謂○心○曲○之○曲○者○孰○  
是○郭○洙○源○曰○有○以○為○細○微○曲○折○工○夫○者○於○致○字○說○不○去○謂○心○  
曲○之○曲○者○人○之○生○也○直○曲○了○心○豈○是○聖○賢○垂○訓○語○意○曲○字○斷○  
當○依○註○善○端○發○見○為○是○蓋○人○性○之○善○隨○處○發○見○此○正○誠○之○端○  
倪○善○端○之○發○動○處○吾○引○伸○觸○類○從○積○累○工○夫○推○到○盡○處○則○萬○  
念○皆○寔○此○中○不○容○着○一○私○方○能○有○誠○耳○曲○字○雖○解○作○偏○字○正○  
是○偏○之○曲○折○處○耳○若○只○作○推○致○一○偏○則○是○其○次○致○偏○偏○能○有○  
誠○矣○文○善○久○通○

問○有○誠○字○說○者○作○誠○于○外○說○然○否○杜○死○陵○曰○誠○者○對○下○形○著○等○  
說○可○見○是○誠○于○中○非○誠○于○外○

問○時○說○曲○能○有○誠○只○根○上○句○順○通○說○下○然○否○湯○海○若○曰○曲○能○有○  
誠○句○亦○要○得○責○成○於○人○意○言○唯○曲○無○不○致○而○後○能○有○誠○若○只○  
順○通○說○下○便○落○緩○散○語○氣○了○

問○從○來○都○說○形○著○等○是○誠○之○驗○然○否○唐○士○雅○曰○形○著○等○非○誠○之○  
驗○乃○誠○之○積○而○不○能○自○知○也○

問○形○著○明○動○變○化○等○旨○義○繆○當○時○曰○形○著○明○以○誠○之○驗○於○身○者○  
言○動○變○化○以○誠○之○及○於○人○者○言○形○者○積○中○而○發○外○心○為○內○身○  
為○外○誠○在○心○而○發○於○身○便○是○發○外○且○淺○講○著○則○又○加○顯○矣○昭○

自方家問答 中庸卷三  
然○可○見○非○若○隱○若○見○者○比○故○曰○顯○比○形○深○些○明○則○又○有○  
發○越○之○盛○也○如○赫○喧○炳○蔚○之○意○比○著○又○深○些○動○是○感○動○其○為○  
善○去○惡○之○心○變○是○變○惡○為○善○化○則○去○惡○而○不○知○其○何○以○去○遷○  
善○而○不○知○其○何○以○遷○也○

問○舊○說○化○由○變○變○由○動○著○由○形○明○由○著○然○否○林○次○產○曰○形○著○明○  
是○誠○之○形○著○明○動○變○化○是○誠○之○動○變○化○乃○其○天○機○自○然○不○消○  
費○力○不○消○等○級○如○火○之○自○微○而○著○色○之○自○濃○而○淡○也○只○是○一○  
誠○為○主○便○有○許○多○光○景○非○化○由○變○變○由○動○著○由○形○明○由○著○也○  
問○常○說○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句○說○此○是○別○言○天○人○遂○引○上○章○至○  
誠○未○在○說○惟○至○誠○為○能○化○致○曲○者○至○于○化○地○位○亦○是○個○至○誠○

矣○此○說○然○否○蔡○熾○伯○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是○贊○致○曲○者○言○  
他○不○是○個○至○誠○豈○能○如○此○只○重○在○致○曲○之○能○化○的○意○思○至○誠○  
就○指○致○曲○者○身○上○說○不○必○別○引○個○至○誠○來○比○

前知章

問○上○章○云○參○贊○化○育○形○著○動○變○下○章○云○成○已○成○物○配○天○配○地○此○  
何○以○着○前○知○一○節○曰○幹○旋○造○化○挽○回○人○事○全○賴○聖○人○之○前○知○  
此○是○參○贊○經○綸○中○大○緊○要○事○故○子○思○特○揭○言○之○

問○至○誠○不○言○人○而○言○道○何○也○李○卓○吾○曰○至○誠○不○言○人○而○言○道○最○  
可○味○蓋○言○人○則○至○誠○地○位○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  
當○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可○以○前○知○



問至誠之道道是何道人都把此句作泛說道理然否董中峯  
 曰至誠之道至誠即是道也屬在聖人身上不是泛說道理  
 口氣猶云真妄相參者不可前知惟聖人所具至誠之道可  
 以前事而知

問舊時說前知都只就空空知上說然否趙伯雖曰衆人前知  
 只是一個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為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  
 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為與不可為到處有一副  
 真精神密密幹旋挽回造化非但空空知之而已也

問前知舊說作知其事看然否張雨若曰凡天地間事幾縱使  
 隱於數百年之後者不見此事原有此理但未發露耳執理

以照不爽毫髮至誠知其理非知其事也莫作玄虛看

問國家將興數句新說謂聖人不待禎祥妖孽著龜

知吉凶善不善作人心善惡說然否龔仲友口新說云聖人

不待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而知夫既不待他却又說他何用

了以善不善作人心善惡說意見極高但於文勢似說不通

如舊說以善字作福字不善字作禍字却於文勢甚順只要

看得好大凡福之來有無限好處禍之來有無限不好處故

善不善即是禍福之先兆虛虛就光景氣象上說但當將至

未至之初其善不善尙未可知而至誠獨灼見於先善必知

其善不善必知其不善有若燭照而數計者原其所由先知

或驗之人事之得失或占之氣數之適然或察之禎祥妖孽之先或得之禎祥妖孽之外極是虛活而要其神通朗識固已不後於鬼神矣彼謂必待妖孽之至者特一十史之能非至誠事彼以吾心之善不善決禍福者恐亦只推驗屢中之說非前知之寔境也凡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此誰不善致然祇覺其說之齟齬而不合也

問常說至誠如神句云鬼神能知來至誠能前知所以如之又說凡天地先幾莫測朕兆莫窺處止是神能洩其機聖人前知則是他心之虛明全是神了故曰如神此說然否陳如岡曰亦通但不切真旨蓋禎祥與兆也非與本也必有所以與

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個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處知之而能幹旋挽回故曰如神必如此說方中竅丘文莊云凡幾皆鬼神所為聖人不聽於幾而能為幾直與鬼神同功故曰如神此說的確

誠者自成章

問舊時講此章書分析云首節言誠切於人次節申言以見當誠之故末節推言以見能誠之妙又說章內五個誠字惟誠者物之終始誠字兼天地人物事變言餘誠字俱單指人說又把物字分作造化生物之物說又分作應事接物之物說

又○把○物○字○作○人○已○之○物○說○諸○說○孰○是○許○鍾○斗○曰○此○章○不○必○依  
舊○時○分○折○通○章○一○氣○貫○串○旨○脈○只○是○一○個○自○成○其○盡○自○道○之  
功○正○以○完○自○成○之○理○也○而○又○推○原○所○以○必○欲○自○成○者○只○為○這  
誠○乃○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人○一○不○誠○便○無○物○所○以○貴○於○誠  
之○而○真○能○自○成○即○成○物○的○道○理○寔○已○在○此○益○已○非○七○尺○之○已  
本○合○萬○物○為○已○也○必○能○盡○物○之○性○纔○謂○之○能○盡○其○性○是○成○已  
成○物○總○是○吾○性○原○無○內○外○兩○境○故○一○真○一○切○真○頭○頭○是○道○自  
能○時○措○之○而○成○宜○語○誠○至○此○益○信○誠○之○能○自○成○而○人○當○自○道  
亟○矣○五○個○誠○字○似○指○定○理○之○具○于○人○心○者○言○物○字○都○一○樣○指  
在○人○身○上○說○不○可○分○作○幾○樣○看

問○本○文○曰○誠○者○自○成○也○句○註○云○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則○此○句○果  
指○物○言○果○指○人○言○許○鍾○斗○曰○此○章○重○人○道○誠○者○句○還○指○人○言  
即○註○物○字○亦○是○人○物○之○物○也○實○理○具○於○心○而○真○實○不○妄○者○謂  
誠○乃○天○命○之○初○生○我○時○所○賦○予○者○是○也○自○成○云○者○謂○人○無○此  
實○心○無○論○百○骸○四○肢○俱○是○虛○器○即○此○一○掬○之○心○亦○屬○血○氣○誰  
為○主○宰○便○不○成○其○為○人○惟○其○有○此○誠○則○耳○目○口○鼻○盡○為○實○體  
血○氣○心○知○亦○係○真○精○故○曰○自○成○此○誠○者○為○人○之○成○不○成○於○形  
而○成○於○理○有○這○誠○則○形○骸○非○軀○殼○運○動○皆○生○意○方○完○成○一○箇  
人○無○些○玷○缺○不○誠○則○成○不○得○箇○人○然○誠○雖○在○方○寸○中○乃○與○物  
混○為○同○原○聯○為○一○體○皆○是○物○也

問誠與道何分別自成與自道如何不同林季狎曰由此誠率之則為道道即上文所云率性之道是已以實理行出日用間為道道即誠也言誠又言道者只要責人自道耳道曰自道乃人之所當自行豈徒身心性命之理我當自盡即盡民盡物參贊位育之功皆本分內事亦且難諉並下成已成物之事皆在吾自道之中道之自道正由誠之自成而來兩自字即下文已字極宜玩見誠非外鑠而道非可諉也二句玩一而字是一串的話惟其自成所以自道如君得是誠方成其為君之類如君之道君之所當行之類朱蘭喁云上句只是論理下句只是閉口說未有工夫此說極是

問此節還把誠者二句申上自成是故誠之為貴申上自道者否黃會稽曰此節的中上節看又問數個物字既作一樣看則這兩個物字何所指實終始有說是徹者徹尾的不是聚散出入的意此可從否孫栢潭曰時說上物字指天地人物言下物字作事言自亦說得蓋人之身無非天地間之物即人之有為亦無非天地間之物朱註自不可破人而無是實心則雖有百為群動到底只是虛文尚何有物始終還是聚散出入的意如說一箇徹者徹尾終勉強模糊大意講云誠者凡物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天地盈虛皆誠也即人之與生俱來與形俱往亦此誠也萬物消息皆誠也即人之或開其

端或竟其緒者亦此誠也。是惟誠則有物也。若不誠則是以人心之私。汨天命之理。前何以發端。後何以結局。亦歸于無有而已。如此前面畧重人事。後面渾然接下最好。

問不誠單就人心言無物。單就人事言與上誠字物字有別否。王觀濤曰。愚意誠者二句。一反一正。即休物不遺意。正見誠為自成。不誠亦不指人心。物亦不指事言。只是盈天地間何者。非物歸根造命。都是一誠為之。有誠則成。其為終始無誠則不過是個幻迹。安得為有物。非真無物。無實物也。君子誠之為貴。亦不如舊說而承誠為生物之命。造事之綱。只說是擇善固執。完此終物始物之實理。不使已之物為幻形。便是。

問本文曰所以成物。註云自然及物者何也。又舊說成物字多主感化說。然否。盧未人曰。註云自然及物者。益所以成物者。即在成已之中。無兩事也。如我為君。欲自成。其為君必盡了。君道方可。既曰盡了。君道則所以成天下之民者。包在其中矣。若不能成天下之民。併不得謂之盡君道矣。以此推之。可見成已即所以成物也。亦不主感化說。若云感化則是物之觀感於我而自成。非我去成物了。與後時措之宜句悖矣。問成已何以曰仁。成物何以曰智。郭沫源曰。成已何以曰仁。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中間。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入之。生意有此。生意方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

味則不成矣知如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故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詞曾子曰唯畧無疑難至子貢  
 之穎悟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云云試以疑問子貢  
 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詞儻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  
 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失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問本等成已足知成物是仁奈何倒說成已仁也成物知也王  
 龍溪曰本等成已足知成物是仁故意倒說以見其無內外

問舊說把成已之仁成物之知作二項看然否孫栢潭曰非也  
 成已成物是一時事即成已之仁流出成物之知蓋仁是無  
 私之極也無私之極者本來性靈絕無障蔽即此無障蔽的

性靈隨感而應便如春蠶作繭見物便成信手拈來頭頭是  
 道是即自盡其性之時而群生品彙皆於吾性中各正其性  
 命矣不是二項

問舊說此節把成已成物並重然否陶石簣曰此節只該重成  
 物邊說蓋誠兼物我上二節已盡恐人不知物之即我故又  
 別出言之

問舊說成已仁也五句說是先成已了然後時措先時措了然  
 後成物然否錢緒山曰此五句書云惟仁知合內外所以措  
 之皆宜惟措之皆宜所以能成物口氣是如此不是先成已  
 了然後時措先時措了然然後成物蓋時措成物俱是成已內

一○滾○事○亦○是○一○時○事○但○成○物○是○時○措○之○宜○結○果○處○耳

問○舊○說○合○內○外○之○道○也○是○合○內○外○而○為○言○的○說○話○然○否○尤○西○川

曰○合○外○內○之○道○也○不○是○合○內○外○而○為○言○的○說○話○蓋○合○外○之○飛

潛○動○植○乃○為○內○之○血○氣○心○知○合○外○之○生○長○收○斂○乃○為○內○之○知

覺○運○動○不○合○外○原○無○所○謂○內○也○故○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

問○嘗○說○合○外○內○之○道○把○外○合○於○內○內○合○於○外○二○意○平○層○說○然○否

茅○鹿○門○曰○合○外○內○之○道○非○如○常○說○外○合○於○內○內○合○於○外○二○意

平○層○仁○智○皆○性○之○德○皆○具○於○心○總○是○在○內○的○何○嘗○有○內○合○於

外○意

問○時○講○性○之○德○二○句○云○性○無○內○外○故○仁○知○亦○無○內○外○然○否○鄒○臣

虎○曰○此○二○句○只○消○發○仁○知○二○字○透○而○合○內○外○之○道○自○見○不○消

根○到○性○若○云○性○無○內○外○故○仁○知○亦○無○內○外○多○一○支○節○仁○知○是

性○何○消○說○了○只○輕○掉○連○串○下○云○此○皆○性○之○德○而○合○外○內○之○道

也

問○舊○講○合○內○外○句○多○以○仁○智○分○內○外○然○否○趙○伯○雖○曰○仁○智○總○是

吾○性○中○所○固○有○可○以○已○與○物○分○內○外○不○可○以○仁○智○分○內○外○也

問○合○內○外○之○道○如○何○謂○之○合○鄒○嶧○山○曰○合○者○一○也○合○而○一○之○無

內○無○外○也○仁○即○是○知○再○分○不○得○內○外

問○此○章○始○終○論○誠○末○更○突○出○一○時○字○何○也○杜○宛○陵○曰○時○者○誠○之

寔○際○也○纔○不○合○時○便○是○已○私○便○是○不○誠○且○不○能○成○已○又○何○成

物之有

問常說故時措之宜句云時而成已則宜於已時而成物則宜於物然否顧太初曰講此句書切不可云時而成已則宜於已時而成物則宜於物蓋成已即所以成物無兩時也况宜字正人已兩得方見其宜又不可單說宜於已宜於物也且已當無時而不成怎說得時而成已則成已

問諸家講故時措之宜句只泥成已成物上說然否倪伯昭曰故時措之宜雖由成已成物來推開一步說不必泥成已成物時喜時怒時哀時樂時順時逆時險時夷時位時育時參時贊隨所投之無不合宜此正君子而時中者也君子成物

之妙只在一個時字只重在成物處方於時措字合局

至誠無息章

問舊說上章說誠此章說至誠是進一層之謂然否吳無障曰上章是論誠之理此章就至誠身上說故下一故字非進一層之謂

問常說誠字並以無虛假解之又說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自無為而成以上是論至誠無息之功用同乎天地者出於自然自貨財殖焉以上是又以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明聖人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也此說然否袁中郎曰此一定舊說也無庸置喙但細味此章



亦不必如此分析此章全旨只重無息不貳四個字無息不  
 貳是誠之別名也凡物有誠與虧則有息有貳無成與虧則  
 無息無貳此善名誠也而無虛假不足以盡之世之言聖人  
 者以及物之功言天地者以生物之化言其及物而不得其  
 所以及言其生物而不得其所以生則以聖人與天地為天  
 下不可測之奇而不知其立於一誠之中聖人得之而無息  
 天地得之而不貳不貳者不已無息者不已而功化始同流  
 焉故知聖天配合之源則天之所以為天與文之所以為文  
 原非不測之奇而一歸於道之庸矣如此說更得書髓

問舊時把故至誠二句分截看然否周川齊曰至誠便是絕不

息久便是不已故至誠二句分截不得

問自至誠無息直至高明舊時多作有漸次說然否鄒泗山曰  
 自至誠無息直至高明是一時俱有本無漸次但細細讀去  
 耳

問說至誠無息下個故字何也王觀濤曰故至誠無息總上面  
 至誠來所以下個故字

問至誠如何無息王麟洲曰凡誠有未至者有時誠有時不誠  
 至即無時或息矣故曰無息

問無息舊時專主靜時言然否楊復所曰非也人心方起方滅  
 之私即一刻之間不勝斷續至誠無有起滅事來即應應時

卽化純純綿綿卽千古一息也無息不專以靜時言

問舊說並以間斷訓解息字字義然否不息與無息有別否葉  
臺山曰間斷不盡息字字義息歇息也安息也天地剝必有  
復消必有息至誠無所剝而消之又何有復而息之不息與  
無息有別無息主至誠之理言不息主至誠之心言

問從來說不息則久句都說是今日不息從後面計來然後見  
他久然否陳國噉曰不息則久非是今日不息從後面計來  
然後見他久也卽不息就是久了故云不息則久蓋此真既  
復則一息萬年

問舊說不息了便能久然否夏官明日不息則久不是不息了

便能久也久字只在不息上看出蓋不息則自始至終自壯  
至老自造次顛沛以至取舍自暗室漏屋以至大庭廣眾時  
時如此日日如此在彼如此在此亦如此何其有常所謂久  
也久正見其不息

問常說久則徵句徵字都根久字說然否陳紫峯曰非也久是  
誠常存於中徵是誠常驗於外俱根誠字說久以上屬天德  
徵以下屬王道

問徵則悠遠句舊說泥一則字謂惟其徵故悠遠也據註悠遠  
承久字來語氣是如何說丘毛伯曰徵則悠遠此一則字不  
必泥蓋悠遠博厚高明皆是以其徵於外者言之不可說惟

其徵故悠遠也據註悠遠承久字來惟以久而徵故所徵者又悠遠

問舊說徵則悠遠三句都作三項看然否屠赤水曰非也徵字當提起看悠遠博厚高明都是聖人的徵處悠者寬舒遠者長永博者廣被厚者深入高者峻極明者宜朗然亦不是三項事總是一箇功業

問悠遠博厚高明諸家都說有漸次謂悠遠了又博厚博厚了又高明主工夫次第上說然否湯海若曰悠遠博厚高明原非有漸次的總來都是一齊俱有不是說悠遠了又博厚博厚了又高明連又字也添不得道理只是一個誠則悠遠等

問常說覆載成物等俱說是借天地字面形容其盡人盡物耳然否蔣道林曰覆載成物等如云枯骨容保光被化成皆是聖人分內事何嘗便說天地

問常說博厚三句云聖人有個博厚去載物云云然否湯霍林曰博厚所以載物不是聖人有個博厚去載物博厚處就是載物處總是一個道理而極言以形容其妙若不博厚如何任載得物起下二句做此

問常說配地三句是言配天地之所以然是否呂涇野曰是申贊之詞如肫肫其仁三句例看非推言配天地之所以然也問朱註既曰悠久即悠遠悠遠是驗於外者朱註又曰兼內外

何也孫淮海曰蓋博厚高明悠久雖是在外的要即至誠之  
 所以為至誠者未嘗有內外之別是悠遠雖外而亦內矣故  
 曰兼內外此是通章大旨朱子特用一句發之  
 問如何是成物物字指萬物說否李衷一曰常覆常載即是成  
 物也物指民言不是萬物

問舊時都說博厚高明悠久是德載物覆物成物是業然否貢  
 安軒曰不是博厚高明悠久是德載物覆物成物是業即德  
 便是業成已成物原是一事所謂合內外之道也

問悠久無疆是配天地之無疆也乃天地說無疆而不言配者  
 何也錢尚湖曰天地說無疆正發明無息之理不言配者悠

項一以貫之矣到此有甚麼工夫次第如云微而為悠遠自  
 其悠遠處之廣被深入便是博厚自其博厚處之崇高光輝  
 便為高明只是說個微字意

問悠遠博厚高明時文講語俱說到及人上然否袁了凡曰悠  
 遠博厚高明俱是至誠功業俱作帝王模樣說但講語只在  
 功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人上恐犯下載物覆物成物意

問常說泥本文三則字謂悠遠等是相因而後有然否陳如同  
 曰此三句語氣如云不惟悠遠而且博厚不惟博厚而且高  
 明三則字是其文法如此非相因而後有也

問註於博厚句曰積於高明句曰發何也且說博是恩之溥厚

是澤之浹然否。繆當時曰：博厚就停蓄言，故曰積高明就宣暢言。故曰發俱未到及物處。博只是德之廣，非恩之溥也。厚只是德之深，非澤之浹也。高明亦然。

問：載物節，舊解與天地同體配地節，舊解與天地同用，然否？張夏占曰：成已成物，原非兩事。纔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盡兩間之所有原具在。至誠心體中自無不在，其甄陶無不歸其化育，無不各底於康寧。所以覆物等句，只就聖人身上說，不必說露天地字面。故下文足之曰：其博厚分明是個地矣。其高明分明是個天矣。其悠久分明是天地之無疆矣。兩節總是一意，不可以體用分。

久即無疆，非二物也。

問：常說如此者是進一步說，又朱註把不見三句分配地配天無疆等，然否？張侗初曰：如此者不是進一步說，是就上面申贊其如此。章變成渾說為妙，不必分配。然如舉業作法，則分配亦無妨。章就載物處看其德澤昭宣，順布顯揚莫道也。變就覆物處看其德澤鼓動一世變化萬物也。成是章變底於成功業就緒處與成物成字不同。

問：如何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柯立臺曰：聖人功業配天地，皆自至誠性中自然流出來的，不假一毫聲色而自然著見，不費一毫氣力而自然變革，不用一毫作為而自然。

有成即夫焉有所倚也

問常說天地之道可一言至末云論至誠至此至矣盡矣無復  
可言除是寔說個天地然後可以形容得故將天地之道一  
一細說然否黃海鶴曰非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至末是說天  
地之大正以見聖人之配天地者為大也說天地就是說聖  
人不是把天地來形聖人

問天地之道可一言常說一言是一個言又說直指一字出來  
當至誠誠字然否陳舜甫曰一言不是一個言乃一之言也  
一言且虛下不貳即一言也不可露出誠字

問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二句諸家以重不測句然否揚

貞山曰此二句只重為物不貳句其生物不測句不過預提  
下文生物之功襯貼為物不貳一句意思出見為物不貳乃  
所以為生物之原而天地之道信乎可一言盡矣

問上文說至誠無息下文說於穆不已此節說其為物不貳何  
也施羽王曰其為物不貳即是上文至誠無息下文於穆不  
已但此處不可說出誠字以傷語脉耳

問其為物物字與下面生物物字有別否吳匏菴曰為物物字  
指天地蓋以天地對物則物為物以道言之則天地亦物也  
故曰為物

問不言一不言二而言不貳何也董濤陽曰天下之物得一而

神得兩而化言一則化偏言二則神滯言不貳而神化備矣  
問不言一而言不二不言道而言物何也莫中江曰不言一而  
言不貳一則有對待之可擬不貳則無藩籬之可指也不言  
道而言物道則不睹聞之極物則有發生之仁也

問不貳字常說俱以誠字貼說然否申瑤泉曰不貳只對一字  
說其為物也一真默運倘有妄與真對則貳矣而天地何妄  
之有故口不貳含蓄誠字意講不露出誠字為妙蓋不貳不  
是誠不貳乃所以誠也須玩註中所以字

問時說不貳是另有一個主宰然否錢公良曰不貳只是就流  
行處寔有此理更無夾雜言不是另有一個主宰

問生物不測不測字時說謂功用廣大不可限量之謂然否董  
思白曰生物不測是其生之所以然處不可測也不是功用  
廣大不可限量之謂

問不測舊專指生物之多說然否徐巖泉曰不測不專指生物  
之多即下文一昭昭一撮土亦自有難測處

問不測註云測其所以然是否鄭申甫曰看來即是自然意蓋  
自然而生便莫知其何為而生正與不見不動無為相應

問天地之道節道指形體上說然否陳豫甫曰看本文說天地  
之道着一道字便根誠字來宜在天地施功用處說四海九  
州無物不有是博處其出不窮是厚處天不囿於形氣運於

太虛之表。是高處。是玄機。發露四時。行百物。生不能掩藏。是明處。陰陽消息。循環有漸。是悠處。始而無始。終而無終。是久處。不在形體上說。

問。今夫天節說日月星辰之繫。以至萬物之覆載。下面又說山水二段。何也。王觀濤曰。說日月星辰之繫。以至萬物之覆載。總來見吾道之無窮。下面又說山水二段。只就地道中抽出。言之益以見天地之大也。此是子思立言之妙處。蓋自天地言之。固見天地之大矣。就其中舉一山一水。便完備天地之理。舉一水。水完全是天地之理。更就山水中。隨舉一物。亦莫不備天地之理。總來只是見他不可測誠處。

問。舊說昭昭之多。與及其無窮。句相形。主積累上說。然否。郭泮源曰。昭昭之多。乃喚起之詞。不可以及其無窮。相形亦原無積累之義。

問。近解昭昭之多。句云。卽一昭昭之小明。而極高極明者。卽在這裏。然否。姚承菴曰。此說覺牽強。看本文一斯字多。謂處處皆如此也。由此處之昭昭。又觀其他處。皆如此之謂也。

問。常說天地山川。各以其小處言之。正欲起盛大處。然否。夏官明日。非也。本文語氣。是說無窮者。固天而昭昭之多。亦天地無一處而非天。可見天之。大矣。廣厚者。固地而撮土之多。亦地也。無一處而非地。可見地之。大矣。山先云。卷石水先云。一



寸俱是。此意不是以其小處言之。正欲起盛大處也。

問舊時把山水來與天地並看。然否。沈晴峯曰。山是天地所凝。結水是天地所流行。山水之生物。亦是天地的生物。要以天地為主。莫把山水來並看。

問維天之命。節天之為天文之為文時說俱主外邊說。至所以二字始說入內邊來。然否。許頴陽曰。非也。子思引此以明至誠無息。全不說到功用。正是就天地聖人之本體上論也。只渾渾說天之所以為天。與文王之所以為文。便是。

問常說維天之命。節是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更深一層的意思。然否。錢尚湖曰。非也。前段為物不貳。即是不已之意。已。

說天之所以為天了。前段至誠無息。即是純德之意。已說聖人之所以為聖了。不是到此節纔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來。此引詩只把來做個證佐。無更深一層的意思。

問常說維天之命。節多兩項開看。而純亦不已。始合說。且說至誠同乎天然否。尹孔昭曰。天與文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至誠純乎天道。非特同之而已。

問維天之命。命字人多作命令之命看。然否。李子名曰。命是命脉。不是命令之命。

問天命文德從來說者謂天命不已為天之至誠無息。文王純亦不已為文王之至誠無息。然否。姜鳳阿曰。若果如此。是兩

頭開看而維天半節虛而無用矣要知此節是承上文而明天道所以誠者天之道也口氣當云天之為天只於穆不已盡之文德之純則亦不已而已矣至誠無息豈非上達於天者乎

問文王之所以為文文字常說指光四方顯西土就文章上說然否李九我曰文王之所以為文句空說下純亦不已正申文王之所以為文意言純者文王之所以為文不指光四方顯西土說

問常說純亦不已句云文之純亦如天道之不已然否羅整菴曰德至不已是最上一乘境界然惟純則亦不已無二無雜

即便無始無終了總就德說若說文之純亦如天道之不已便差

問如何謂之不已如何謂之純且說個純字不已字有何意義張侗初曰此理無瞬息間斷曰不已此理無一毫人欲夾雜曰純純即至誠不已即無息也信乎聖人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而已如此說章旨方完



問常說此章分析至道不疑以上言聖道之大待人而行以下言君子修德凝道而無往不宜也重下半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然否莊九薇曰此常說也何可非之但看來此章只重大哉一句他開口說個大字下面須着寔模寫大字發育峻極三千三百是聖人道大尊德性道問學是大造詣不驕不倍足興足容是大運用通章只重一大字說不必依常說分析

問諸家都說首節聖人之道不重聖人只是泛說道也以其管於聖人故名曰聖人之道耳然否蔣恬菴曰中庸前半篇自大德而言則名君子之道自其公用者言也後半篇自成德

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說箇聖人之道全重聖人上不是泛說道也

問上章以天地明聖人之道至此遂以天地萬物為聖人之道上章生物不測屬之天地至此則以發育萬物屬之聖人何也顧東橋曰此見聖人之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上下無不貫徹是這等大的

問言洋洋而又言優優何也張夏占曰言洋洋而不言優優只說得箇空殼子故言優優大哉是聖道無一毫參漏也

問舊時把發育萬物與峻極於天平對說然否方宗城曰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對言聖道發育乎萬物其峻直通極於天

問○往○說○峻○極○於○天○是○說○他○高○然○否○許○鍾○斗○曰○峻○極○於○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聖○道○無○不○充○滿○之○意○

問○諸○家○都○說○從○發○育○峻○極○直○說○到○禮○儀○威○儀○方○足○以○盡○道○然○否○  
吳○無○障○曰○如○此○說○是○把○發○育○峻○極○與○禮○儀○威○儀○分○作○二○項○看○了○大○差○蓋○聖○人○制○禮○經○緯○天○地○節○制○民○物○故○三○千○三○百○事○事○貫○徹○何○等○充○足○有○餘○此○正○發○育○峻○極○之○實○事○乃○見○洋○洋○者○非○為○浩○渺○空○蕩○也○不○是○二○項○

問○發○育○萬○物○二○句○說○者○曰○道○發○生○長○育○萬○物○由○下○而○上○其○高○乃○極○于○天○俯○仰○問○無○非○道○之○充○塞○然○否○柯○賓○明○曰○如○此○說○是○泛

語○道○了○與○章○旨○大○哉○聖○人○之○道○句○全○無○着○落○玩○味○此○節○書○脈○汗○洋○是○灑○灑○之○貌○兩○間○之○物○皆○藉○聖○人○為○之○發○育○以○遂○其○生○盡○性○以○盡○人○物○而○功○業○之○盛○塞○乎○天○地○以○是○就○高○明○覆○物○博○厚○載○物○悠○久○成○物○配○天○配○地○上○看○出○此○節○緊○承○大○哉○聖○人○之○道○說○

問○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說○者○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間○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而○布○見○於○經○曲○織○悉○備○具○故○云○大○然○否○張○洪○陽○曰○如○此○說○是○泛○言○道○而○不○知○中○庸○言○道○就○用○上○言○也○若○泛○言○何○以○屬○聖○人○且○既○以○禮○言○又○何○為○不○屬○聖○人○看○來○此○二○句○書○是○說○聖○人○位○育○功○化○皆○此○心○中○和○所○宣○洩○

既制為禮儀以統其綱而於其中又有條目升降揖遜威儀  
 蓋三千焉三百三千成於聖人之手先王經世之典乃其所  
 以發育峻極者也故曰大哉聖人之道優優大哉大字正與  
 大哉聖人之道大字相應

問常說禮儀威儀是道之所貫然否趙伯雖曰禮儀威儀就是  
 聖人之道合之為樸散之為文若說禮儀威儀是道之所貫  
 如此則禮儀威儀未便為道而更有所謂道者以貫此人儀  
 威儀是岐道與禮而二之也

問如何謂之禮儀如何謂之威儀鄧定宇曰禮儀儀字輕猶云  
 禮制也威儀二字平看是行禮中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也

故註以經曲分

問待其人至末說個尊德性道問學云云又說個不驕不倍云  
 云何也王字泰曰說個尊德性道問學云云正所謂其人說  
 個不驕不倍云云正所謂行道也

問常說待其人而後行只重行字上然否郭青螺曰待其人其  
 人字極重至德凝至道方可稱其人二字有其人便能行此  
 道不重行字上

問其人人字指何人秦他石曰指上文聖人說

問苟不至德至德二字人都說是至誠地位然否陳如岡曰至  
 德者德之極其至也未到至誠地位此須夾雜雖有所得未

可謂之至德

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說者都說道外另有至德先能修其至德然後道可凝然否顧太初曰至德是工夫已到行道而有得於已者既得於已則凝聚在身而斯道之大成於我矣初非道外另有至德先能修其至德然後道可凝也

問註解凝聚也人多說是把道理凝聚在心上來然否蘇紫溪曰此說固是但凝解聚字大有意味不止凝聚在心蓋凝對發散而論以上皆聖道之發見為聖人之經綸而未得聖人之凝聚不凝聚則不足發散不凝之至則不能發散之至故下文尊德性三字最重蓋德性之中無聲無臭不見不聞

有峻極威儀禮儀俱凝聚蟠結於至無至滅之中而功化畢矣

問至德至道凝與行字亦有分別否屠赤水曰至道即聖人之道至德即聖人即待其人之入也自有其作用處言道自其主宰處言德德與道非有二也道之凝即道之所以行自其體聚處言凝自其運用處言行凝與行非有二也

問德性當何如尊陳舜甫曰尊德性只是不損壞心體吾德性自天來不涉一點瑕汚與紛然物欲迥絕其階級最高故心號為天君尊是尊他敬他為五官百骸萬感萬形衆動之主也故謂之尊謂之恭敬奉持

問尊德性節旨義謂何此節朱註分屬詳明近日新說紛紛與  
 註相忤孰是王觀濤曰朱註較穩但要看得好看本文劈頭  
 說君子尊德性則此一節是修德凝道之功也德性問學要  
 見得一而二二而一也德性即問學源頭問學即德性散殊  
 尊之道之功夫雖曰兩用而不屬兩岐雖曰一貫而不容偏  
 重此數句足破近日紛紛新說

問舊說把德性貼道之大問學貼道之小兩板對說又把尊與  
 道兩平看然否蔡曦伯曰德性雖貼道之火問學雖貼道之  
 小不可兩板對說尊與道亦不可兩平須要貫下來言尊吾  
 德性大要本原之自培植得好了却問學探討之功亦自

不可少益以尊德性為主而學問則輔之即道問學亦以完  
 其尊德性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及三而字一以字意何所指丘毛伯曰不  
 尊德性固無本領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又虛無寂滅矣故  
 用一而字轉意下三而字一以字俱倣此

問舊時把致廣大等分折存心致知然否黃海鶴曰致廣大極  
 高明溫故敦厚皆尊德性之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  
 道問學之屬不用存心致知為安益存心之外無餘知而益  
 之以致知致知之外無餘心而益之以存心毋乃架屋疊床  
 之見乎



問致廣大等語近來學者多支離其說今欲字字斟酌作舉業  
文字不知當何如解王觀濤曰天理渾融全備是德性本廣  
大也私意從中起則蔽之而狹小矣致之者非有加於廣大  
之初惟悉去其蔽之者使照舊廣大而已然廣大者戒於疎  
畧又必由問學之功舉事理之精而不粗微而不顯者析之  
必盡而不使有毫釐之差焉是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天  
理潔淨空濶是德性本高明也私欲從外投則累之而卑暗  
矣極之者非有加於高明之初惟悉其累之者使照舊高明  
而已然高明者戒于過中又必由問學之功舉事理之中而  
不偏庸而無奇者道之以行而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焉是道

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德性之良知乃吾故物既洒泳以溫  
之矣而故物本寓新機又思義理無窮以問學而知其所未  
知是知新乃所以完其溫故也德性之良能極其深厚吾培  
養以敦之矣而敦厚者患其少文又思節文無限以問學而  
謹其所未謹是崇禮乃所以完其敦厚也以上講語字字斟  
酌宜細看

問舊時把致廣大與盡精微等句作兩樣工夫然否鄒臣虎曰  
非也其工夫是一時並用一套事非兩截事如不以一毫私  
意自蔽是致廣大了卽不蔽處便能無毫釐之差便是盡精  
微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是極高明了卽不累處便能無過不

及之○謬○便是道中庸涵泳乎其所以知是溫故即涵泳處便能日知其所未知便是知新培養其純朴之本體是敦厚即敦厚處便能日謹其所未謹便是崇禮無二項工夫也

問○常○說○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二○事○然○否○李○九○我○曰○非○也○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固○高○明○之○極○也

問○居○上○節○朱○註○無○效○字○解○出○諸○家○都○以○效○言○又○說○引○詩○是○說○其○免○禍○然○否○李○滄○溟○曰○居○上○節○正○是○狀○其○德○修○道○凝○之○作○用○道○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不○必○握○三○重○之○權○際○三○代○之○盛○而○華○門○閨○寶○衰○世○未○俗○無○非○發○育

峻○極○禮○儀○威○儀○世○界○是○德○性○之○妙○境○本○是○如○此○不○可○以○效○言○引○詩○正○狀○其○神○龍○變○化○天○飛○泥○蟠○處○非○免○禍○之○謂○也

問○時○說○謂○在○上○說○一○個○不○驕○便○有○許○多○經○綸○參○贊○的○事○業○在○下

說○一○個○不○倍○便○有○許○多○憲○章○祖○述○的○工○夫○此○說○然○否○周○繩○玉○曰○此○說○亦○是○但○似○泛○了○此○節○書○是○收○結○語○氣○講○語○要○應○章○首○三○節○音○方○妙○不○驕○者○以○發○育○經○曲○之○道○為○設○施○也○不○倍○者○以○發○育○經○曲○之○道○為○憲○章○也○言○興○者○闡○發○育○經○曲○之○道○于○世○也○嘿○容○者○歛○發○育○經○曲○之○道○于○心○也○如○此○看○便○濶○大○得○旨

問○有○道○是○興○何○獨○以○言○孫○栢○潭○曰○此○對○默○而○言○也○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收○斂○退○藏○者○固○多○則○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揮○霍

百方家問答 中庸卷四  
作用處亦多也

問足以興註謂興起在位然否湯霍林曰雖說興起在位寔非只顯其身直有興道致治鼓舞天下以轉移一世意

問默足以容容字註無解說者俱說是世能容我就免禍上說然否湯練川曰容非免禍也乃容與一世以天下藏吾身卽以吾身藏天下隱然包容宇宙繫天下命脉如舜之居深山是嘿容之境也此非世之能容我也乃我之能容世也

問舊說明哲保身就趨利避害說然否趙伯離曰明哲乃德性之明瑩處分明是道問學以尊德性後此心本體明朗宜哲無些障蔽故身中完具的洋洋優優道理無不渾全保合趨

上下治亂而凝成於我矣不可以趨利避害言

問常說保身是無忝所生存順而沒寧又說所保者真身也非血肉之身也然否陳士雅曰此俱浪談不切真旨說個保身二字大有意味看章首云大哉聖人之道乃着聖人身上言道也中云至道之凝亦謂其凝成於身也今隨境咸宜涉世皆順正是道所保合凝聚之身所謂成世以成身也故曰保身身之保便是道之凝也

問翼註說此章開口甚大收尾似小然否李衷一曰非小也極妙在此收尾聖人之道如此乎其大學問如此乎精密而其究歸於明哲保身無絕類離群之事此之謂中庸

問舊說此章末二節應自用自專反古近說首節是孔子平日之言次節子思申言為下之不可倍今天下節又證言為下之不可倍雖有節須抑揚看末節孔子正是有德無位者又不但不敢自作禮樂而且不敢反夏商之遺制正見為下不倍之意此說然否郭沫源曰亦是但細看此章旨義全重非天子一節非天子以下一氣說下不可截此天子是創業垂統之君有德有位有時者今天下承文武創業來唯今天下有同軌同文同倫之法制在所以雖有其位云云而聖如夫子亦從周而已彼自用自專而生今反古者真無忌憚之尤

而自取其裁者也

問自用自專皆是妄有所制作否陶石簣曰看來人非喪心病狂如何妄有一番制作只是不遵聖人天子之制而以己意更改如徹法變為稅畝四份變為八份之類

問時講多云生今之世無時也然否馮具區曰此句大謬蓋此今世乃是盛王之時此古道乃是久湮之制無時在古不在今也

問反古之道道字是道理之道否鄒臣虎曰道字以制作言若道理固無古今若復古之道理却是美事了

問非天子節與今天下節從來都說是以當時事證上節之意

百方家問答 中庸卷四  
然否洪覺山曰非也非天子與今天下雨節意相承非天子不可擅制作此今天下之所以大同今天下之所以大同正以非天子不制作也

問時講非天子今天下二節並兼德位時然否茅鹿門曰說個非天子見今天下自然是有德有位而為時王之制矣不必把德位時三字苦苦牽纏

問議禮句如何謂之議註云禮者親疎貴賤相接之體如何解說張夏占曰議字不是空言便去制作了禮者親疎貴賤相接之體親疎以情言貴賤以分言

問不制度句舊時人都把制度二字並言然否陳豫齋曰制者

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為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者不同

問不考文句註解文書名如何謂之書名陳紫峯曰書名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字音聲

問夏禮何以曰說殷禮何以曰學繆當時曰夏禮曰說以無從而學也殷禮曰學以味存放也此雖不是解說學之由亦可見說學二字之義

問有宋存焉是存怎麼袁中郎曰有宋存焉是存那禮在問前言議禮制度考文而不言作樂後言作禮樂而不言制度

考文後只言禮而不言樂何也杜靜臺曰此蓋錯言以互見義也况制度考文不出於禮樂之外言禮樂則制度考文在其中樂不出於禮之外言禮則樂在其中

王天下有三重章

問常說此章首節為綱次節輕看本諸身兩節言君子制作之盡善應三重句是故節言君子制作之宜民應寡過句末節引詩以結之然否錢尚湖曰不必如此分折通章一氣說去以本諸身徵諸庶民作主唯是王天下者有此三重故天下遵之得寡過若時位不在而民奚從之君子之道已徵諸民正以有德位時在且不獨於庶民也推之無往不合雖三五

後聖天地鬼神且弗能違焉故其制作孚人心即世世奉為法則而其間民心安有不信從者宜其遠有望近不厭而徵諸庶民如此也引詩見民心決難強孚非君子不能致此

問三重字註解謂議禮制度考文近說把德位時貼說然否周繩玉曰只看非天子不敢作禮樂便知三重是指議禮制度考文若非禮度文君子之本諸身者何物且把何者去與民法則畢竟無着落處斷當依註以議禮制度考文極有見言重而德位時不待言矣德位時是三重前一層事

問王天下有三重作文家只注意在三重上摸寫把三重上看得重並忽畧一個有字然否吳無障曰有三重有字要看得

重○非○如○尋○常○有○無○之○有○假○如○議○禮○未○善○不○足○言○有○禮○制○度○未○  
善○不○足○言○有○度○考○文○未○善○不○足○言○有○文○惟○天○下○有○王○天○下○之○  
君○子○是○真○正○有○三○重○的○豈○不○足○以○寡○過○乎○

問寡過字註解人得寡過屬民說近說寡過就君說然否牛春  
字曰二說均未精據本文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與徵諸庶  
民則寡過還屬民說然道至於通幽明合古今盡善盡美又  
當屬君說惟君能寡民之過也此說二意俱全

問上焉者節兩箇不信說書者俱說是民不見信然否黃葵陽  
曰看本文兩箇不信俱無民字蓋無徵不尊只在已無以取  
信於人不可就說民不見信

問君子之道本諸身君子指何人道指何道柯立臺曰君子指  
王○天○下○者○道○即○三○重○之○道○也○但○既○謂○之○道○則○非○拘○拘○於○迹○上○  
求○乃○指○制○作○之○精○意○說○

問本諸身二句舊說本諸身以德言徵諸庶民以時位言是否  
吳省菴曰看來只有時位而無德亦不能使民信從也况德  
字是本諸身正意當填入講以是德而又乘時位是徵諸庶  
民原委

問本諸身本字從來都把本字作根本然否陳眉公曰本字自  
然是根本但要看得着力玩本文不曰身為本而曰本諸身  
分明是從根本上見出身來蓋三重王道也王道本于天德

故曰本諸身如此看本字方着力有味

問徵諸庶民人都說是去徵驗民然否陳豫甫曰徵諸庶民已是有徵了就現成說不是纔去徵驗他

問本諸身六句從來人都說六事之善看然否秦他后曰非也曰考曰建曰質曰侯只形容無往不合之意以見三重做得如此盡善總只一意非真有六事

問考諸三王四句舊時講書者只在迹上此擬然否郭涑源曰非也看首句君子之道一道字則此四句只當以道論益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此道同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道同此制作之出於我者不能盡善盡

美而微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先後彼此之間苟既盡善盡美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設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鬼設神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三王之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補偏救弊莫非傳我之精神亦可也蓋無所不合者道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論其道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道之當然者反有所不合矣

問知天知人只舉後聖鬼神言何也陳國暉曰知天知人雖只



舉後世鬼神言寔總結上四句之義

問知天知人舊時都作推出說然否李卓吾曰天人二字是中庸大頭腦至此特提點出來不必作推出說天之理盡于鬼神人之理盡于聖人故質鬼神俟後聖便是知天知人問知天知人說書者都作兩件事看然否李文長曰知人之至即是知天非截然兩事

問知天知人知字是聞見之知否張侗初曰知字宜深看不徒聞見之知後章知天地之化育即此知字

問舊說以本諸身節為制作之本此節為盡善之本然否倪伯昭曰知天知人正是本諸身者從無疑處指出知天無惑處

指出知人更無二意不可以上節為制作之本此節為盡善之本

問舊說把知天知人節只作過脈語然否李子名曰據通章語氣則此節明是承上文而深贊其妙以起下寡過意言質諸鬼神而無疑則是知天也俟後世而不惑則是知人也天下豈有知達天人而不足以寡民過乎

問君子動而世節舊分當世後世說然否施羽王曰未是蓋世為者自一世至於後世也遠近字上亦無當時字看來上三句言王化不限於時下二句言王化不限於地一是直說一是橫說不必以當時後世分說

問不直曰天下道君子而必曰世為天下道不曰天下法君子而必曰世為天下法云云者何也宋潛溪曰此處寡過與天下服天下化成等意不同別處俱說斯民感化於上此則不重感化則重有三重有以鎮攝而整齊之故口氣原歸到君子身上去耳

問動而世為天下道世字諸家都作世世說然否柯賓明曰動而世為天下道世字亦只就一代之子孫而言若萬世而後則君子之制作又為上焉者之不尊不信矣

問世為天下道中亦有當時意否湯海若曰世為天下道中自有當時在故遠之二句即就天下內抽出言之

問朱註云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近日新說把動言行作三項看見君子一動一言一行皆與人心之天合而遠近感孚之無間也二說孰是唐士雅曰還依朱註為是動兼言行行即三重之見於設施措置者言即三重之見於號令謨訓者不徒就一身說

問為天下道道字舊作其由之路說然否郭青螺曰道不作其由之路說道即君子之道道字君子動即道道則無論世世世同此道世世同此天下天下道其道皆君子為之道也

問註云則準則也人都說是取為立言之準然否張夏占曰則準則也不是取為立言之準亦是遵行意如君子說子當孝

親人便準之以孝親的意思

問常說遠之則有望二句謂遠是四方近是畿甸然否陳如岡曰遠之近之是形容道妙令人隨在皆親以遠近分地域者非也

問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從來都說彼此之人無惡射他然否楊升菴曰非也無惡無射就本身無可惡無可射說

問君子未有不如此舊解如此字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言疑問說如此字單指知天知人言孰是吳無障曰皆非也自近之不厭以上諸節言王天下之君子惟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就含有不如此而不能有譽於天下意了故末節申明上意

以結之見寡過之化不可及而居上不驕者非以德位而操三重決不可也

問蚤有譽譽字諸家都作名譽說然否陸貞山曰有譽即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之謂不重名譽只以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

仲尼祖述章

問常說此章首節言仲尼會帝王天地之道於一身次節喻其大末節借天地而言其所以大也然否趙伯雖曰亦不必如此分析通章只形容一大字古今天地之理會于仲尼一身在德上說下不過極德之大以了首節意耳無許多說話

問諸家說祖述節並以道字貼說祖述以法字貼說憲章以隨

時說上律以安遇貼說下襲然否袁中郎曰總是一心于帝王為祖憲于天地為律襲耳其寔道亦法法亦道隨時即安遇安遇即隨時非有兩也此是子思極口形容之詞

問常說祖述四句是仲尼一一去理會他然否蔡虛齋曰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子思形容語仲尼渾全一天命之性耳非一一去理會他

問常說祖述是把堯舜做祖宗一般而傳述憲章是刪定贊修之類律天時是達權通變意襲水土是素位而行意然否顧大初曰此是一定的說話但會其大意亦不必如此拘滯說祖述憲章恁是狀仲尼道貫乎古今上律下襲恁是狀仲尼

道該乎穹壤一節是亘古亘今上天下地之理仲尼皆備之矣

問舊說上律天時謂行處法天時之闢而春夏自消而息此處法天時之闢而秋冬自息而消故曰律天時然否張二水曰非也上律天時乃趨時之妙用也此時字亦是借用蓋天時時字乃春夏秋冬之時而聖人趨時時字則在聖心上說無成心無轍迹只隨時旋轉與時推移極其圓活流動而不可拘泥天時變遷之妙在聖心運用中矣故曰律天時

問下襲水土舊說是因風土以為俗在形迹比擬上說然否李九我曰非也水土者地也下襲水土在仲尼身上看乃地位

之○地○是○借○用○字○眼○凡○當○此○位○居○此○地○身○子○一○走○到○這○所○在○便○  
有○一○定○之○理○且○如○居○仕○的○地○位○則○仕○為○定○理○居○止○的○地○位○則○  
止○為○定○理○或○久○或○速○無○不○皆○然○不○增○不○減○無○大○過○不○及○至○停○  
當○至○的○確○再○移○動○改○換○不○得○故○曰○襲○襲○者○因○仍○沿○襲○之○意○理○  
本○有○定○而○行○之○亦○有○定○也○

問○上○律○下○襲○是○有○心○律○襲○否○李○衷○一○曰○律○襲○非○有○心○只○是○妙○理○  
自○相○符○合○蓋○以○不○律○律○之○以○不○襲○襲○之○也○

問○辟○如○天○地○二○節○舊○說○以○大○無○外○久○無○息○此○說○然○否○  
辟○如○天○地○二○節○是○說○仲○尼○合○帝○王○天○地○而○一○之○如○此○其○辟○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其○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

明○而○與○天○地○並○大○者○乎○蓋○天○地○之○所○以○大○以○其○有○此○小○德○大○  
德○也○而○仲○尼○合○帝○王○天○地○之○道○其○一○理○渾○然○者○則○為○大○德○其○  
汎○應○曲○當○者○則○為○小○德○信○乎○兼○天○地○以○為○覆○載○而○並○四○時○日○  
月○以○為○錯○行○代○明○者○矣○上○節○只○虛○虛○講○下○節○正○發○明○辟○如○之○  
意○大○無○外○久○無○息○此○是○亂○道○決○不○可○用○

問○辟○如○節○與○萬○物○節○舊○都○作○二○項○意○思○說○然○否○陳○如○岡○曰○譬○如○  
節○喻○處○只○須○輕○輕○遞○過○此○處○持○載○覆○幬○內○就○舍○下○並○育○不○害○  
意○錯○行○代○明○內○就○舍○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敦○化○川○流○及○  
所○以○為○大○意○皆○在○其○中○萬○物○節○不○過○申○明○譬○如○節○非○有○二○項○  
意○思○也○

問譬如節是把天地日月四時三者並說否薛方山曰辟如天地之盡覆盡載形容仲尼之德已盡四時日月又在天地中抽出言之觀下節只說天地可見不是把天地日月四時三者並說

問譬如節舊說都以久字貼說然否黃海鶴曰只要見聖人之德與天地同其大原無久的意思

問此節說天地四時日月與仲尼有何干涉王龍溪曰要說得于涉方妙仲尼一心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具故如天之無所不覆如地之無所不載且又流動活潑時出不窮隨感而見如春了又夏又秋又冬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無間可

息故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問錯行代明常說只重行明上然否蘇紫溪曰錯行代明只重錯代二字不重行明上

問如日月之代明往說都作聖心明並日月說然否張二水曰不可說聖心明並日月只是道理在聖心如日月代明不窮耳

問從來說萬物句是天地之大小德二句是天地之所以為大然否陳白沙曰此說亦是但所以為大者即在大中看出即是大中妙用耳非別有一件為此件之所以然也

問萬物並育二句舊說都就形體上說然否錢尚湖曰萬物並

育二句亦就道理說若論形體則虎狼之吞噬鷹隼之搏擊  
萬物之生焉得不相害寒不悖暑故陰氣生於烈日之中暑  
不悖寒故陽氣回於重泉之下並行不相悖亦其氣自相乘  
除寒暑之道未嘗有生滅也

問萬物節諸家都說是贊天地之所以大然否孫栢潭曰上節  
形容仲尼已窮於擬議更不容言說除是個天地方見得仲  
尼故此節只贊天地即是贊仲尼也不是單贊天地之所以  
大

問並育二句舊說是並育了又不害並行了又不悖然否屠亦  
水曰並育而不害並行而不悖即並字處就是不害不悖不

是並育了却又不要並行了却又不要

問從來說萬物二句都把物與道分說又把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做二意看然否蔣道林曰天地間有物  
必有道物與道原分不得凡可見者皆物也其間必有不可  
見者即道也以物觀之不獨具形骸含情識者是物四時日  
月亦物也其為物不二天地猶謂之物而况四時日月乎以  
道觀之不獨四時日月是道即飛潛動植莫不有至理在焉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總是一意而淺深言  
之耳不是二意

問如何是不相害如何是不相悖當用如何講語方宗城曰講

不相害不相悖須暗暗與下川流意相關切妙飛潛動植揔  
不過在天地間之生育却有一物自有一物之性命有一物  
自有一物之大和豈至混淆錯雜而至於相害四時日月揔  
不過在天地之運行却運行接續之間各自有次舍各自有  
躔度不相紊亂不相乖逆何相悖之有在並育之中自有一  
段不相害的妙處在並行之中自有一段不相悖的妙處  
問舊說不相害是胥戕胥賊之謂說並行是相並而行然否耿  
楚侗曰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  
意非胥戕胥賊之謂也並行是各行於天地間謂皆有行也  
不是相並而行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

之只是一事。

問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另有小大之德在上面主張之而後  
然否柯立臺曰即不害不悖處便是小德川流即並育並行  
處便是大德敦化非另有箇小大之德在上面主張之而後  
然也

問舊說把小德分屬不害不悖大德分屬並育並行然否羅近  
溪曰小德不宜分屬不害不悖大德不宜分屬並育並行蓋  
不害者物之遂生也不悖者道之順布也小德大德只形容  
天地造物爲道之盛處非言其辨異也

問舊說小德大德二句平說然否郭涑源曰小德大德二句不



平○天○地○之○化○散○之○為○物○運○之○為○道○而○統○之○則○為○德○其○所○以○並  
育○不○害○並○行○不○悖○者○皆○小○德○為○之○也○而○其○間○必○有○渾○淪○不○散  
者○為○之○植○根○而○起○化○是○大○德○也○大○德○立○於○小○德○之○先○寔○不○在  
小○德○之○外○知○未○發○之○於○已○發○則○知○大○德○之○於○小○德○矣

問諸家說小德大德四字俱糊塗無分曉不知如何謂之小德  
如何謂之大德郭青螺曰小德者陰陽也大德者陰陽互根  
之○太○極○也○陰○陽○取○藏○於○應○用○之○際○機○無○闕○而○不○暢○資○生○資○始  
於○是○乎○托○故○曰○小○德○川○流○太○極○橐○籥○於○深○渺○之○中○體○無○洩○而  
不○含○潛○天○潛○地○於○是○乎○存○故○曰○大○德○敦○化

問小德大德亦相因相成否聶雙江曰小德大德原亦相因有

大○德○而○後○有○小○德○有○小○德○而○後○有○萬○物○四○時○日○月○非○大○無○以  
為○小○非○小○無○以○成○大○也

問大德小德是有二德否陳眉公曰德只是一箇德就其分合  
處○言○之○若○有○大○小○耳

問先言小德而後言大德者何也丘毛伯曰因用以見體也體  
不○可○見○故○亦○以○化○言○化○指○育○與○行○者○說○故○曰○其○出○無○窮○也○用  
未○嘗○無○體○故○以○川○為○言○川○謂○脈○絡○分○明○者○亦○是○源○頭○因○物○付  
物○故○曰○全○體○之○分○也

問講小德大德亦要粘着仲尼說否錢尚湖曰講末要襯貼仲  
尼○說○方○不○失○書○旨○仲○尼○一○身○之○中○一○事○各○為○一○理○便○是○小○德

百家問答 中庸卷四 十三  
萬事同歸於一理便是大德

問何以謂之川流何以謂之敦化秦他石曰流者出也川流者如○一○水○分○於○萬○川○滴○滴○各○全○水○味○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大○爐○厚○火○釵○釧○鑲○鍾○無○不○渾○化○而○歸○一○也○

問世人說川流字都就應用處說作流出去上說然否王荆石曰○世○人○說○川○流○未○免○就○應○用○處○說○不○知○小○德○涵○蓄○在○內○足○以○為○川○流○之○本○耳○其○寔○不○指○流○出○去○者○言○如○大○川○泓○澄○東○流○的○也○在○內○西○流○的○也○在○內○此○大○川○中○見○有○衆○流○未○曾○向○東○西○流○處○說○也○

問川流敦化人都作二事看然否張侗初曰非也川流是流其

所敦者敦化是敦其所流者非二事也

問天地之所以為大往說就氣化形化上說然否蔡曦伯曰天○地○之○所○以○為○大○全○重○在○德○上○看○非○徒○氣○化○形○化○之○迹○上○見○其○大○也○

問舊說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句都作推原說又專重所以二字然○否○陳○舜○甫○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言○惟○是○這○等○乃○所○以○天○地○是○極○大○的○聖○德○亦○與○之○同○流○大○何○如○哉○不○必○泥○所○以○二○字○亦○勿○作○推○原○口○氣○看○只○重○一○大○字○若○重○所○以○字○口○氣○便○非○贊○的○口○氣○矣○

問常說天地之所以為大都兼小德大德說然否湛其泉曰看

本文不說天地之大而說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則不宜兼小德大德說大德敦化是天地之所以為大處只就大德上說小德亦不出大德之內也

問往說仲尼之德亦如天地之大然否杜靜臺曰天地之所以為大即仲尼之所以為大仲尼一天地也故以天地結之不但如之而已

惟天下至聖章

問舊說此章書瑣瑣分截然否陳國檄曰此章一氣說下無處可分截蓋溥博淵泉時出繫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繫承溥博淵泉來敬信悅繫承時出來而聲名尊親又繫承敬信悅來

總是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人前重後輕也

問中庸一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故從前

發明中庸之理天人之道而歸結於仲尼一人已盡其妙矣

此又說出至聖及下至誠二章何也許鍾斗曰從前發明中

庸之理天人之道而歸結於仲尼人又未能盡其妙而此復

以至聖至誠二章贊之至聖章以業言見仲尼雖未為帝王

而帝王配天之業未嘗不收於當體至誠章以德言也見仲

尼不離庸行而通天載必非天下後世之所能知也二章皆

極贊之詞

問說至聖而說惟天下至聖何也徐存齋曰說惟天下至聖惟

字○天○下○字○亦○不○可○放○過○見○得○至○聖○把○天○下○道○理○都○包○藏○在○此  
了○惟○字○直○貫○到○底○的○不○但○貫○本○節○也○見○得○非○他○人○所○能○惟○至  
聖○能○之○

問○聰○明○五○段○舊○分○質○與○德○說○然○否○張○夏○占○曰○聰○明○五○段○皆○主○心  
體○言○就○德○上○說○雖○有○質○德○之○分○揔○是○德○也○故○下○只○云○五○者○之  
德○

問○舊○說○聰○明○屬○耳○目○睿○知○屬○心○然○否○李○子○名○曰○非○也○聰○明○不○以  
耳○目○言○聰○是○吾○心○真○聞○明○是○吾○心○真○見○心○之○通○微○為○睿○心○之  
藏○往○為○知○總○而○言○之○心○之○靈○妙○本○體○也○都○在○聖○心○內○看○

問○五○箇○足○以○字○舊○說○雖○未○應○用○而○足○以○應○用○也○然○否○湯○海○若○曰

非○也○足○者○十○分○完○足○之○意○足○以○有○臨○益○見○他○聰○明○睿○知○處○言  
至○聖○這○等○聰○明○睿○知○真○足○以○君○臨○天○下○是○何○等○樣○聰○明○睿○知  
也○下○四○足○以○字○亦○如○此○看○

問○五○段○各○句○着○一○有○字○何○也○鄒○東○廓○曰○各○句○着○一○有○字○者○聖○人  
為○華○夷○民○物○之○主○臨○容○執○敬○別○皆○所○不○可○少○者○唯○聰○明○睿○知  
足○以○有○臨○云○云○不○如○是○不○足○以○有○之○耳○

問○舊○把○有○臨○與○下○容○執○敬○別○做○幾○項○事○看○然○否○尹○孔○昭○曰○非○也  
有○臨○便○該○下○四○事○容○執○敬○別○即○有○臨○中○事○

問○寬○裕○溫○柔○等○字○如○何○細○解○申○瑤○泉○曰○寬○者○廣○大○不○狹○隘○裕○者  
舒○緩○不○急○迫○溫○者○和○厚○不○慘○刻○柔○者○巽○順○不○乖○戾○發○者○奮○發○

不○因○循○強○者○強○勇○不○委○靡○剛○者○堅○剛○不○屈○撓○毅○者○有○常○不○間○  
 斷○齊○者○純○一○不○雜○莊○者○端○嚴○不○苟○中○者○無○少○偏○倚○正○者○無○少○  
 反○側○文○者○文○章○不○晦○昧○理○者○條○理○不○紊○亂○密○者○詳○細○不○粗○疎○  
 察○者○明○辨○不○混○淆○

問○溥○博○淵○泉○節○註○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充○積○字○是○到○此○又○再○加○充○積○否○柯○賓○明○曰○此○即○上○五○者○之○德○  
 便○謂○之○充○積○便○有○發○見○非○又○加○充○積○也○

問○舊○說○以○溥○博○淵○泉○頂○聰○明○睿○知○五○者○以○時○出○頂○臨○容○執○敬○別○  
 固○不○是○時○說○二○句○摠○形○容○聖○人○心○體○莫○知○其○所○以○然○之○妙○然○  
 否○葉○臺○山○曰○亦○似○未○妥○蓋○狀○至○聖○而○列○五○德○五○德○又○各○為○四○

目○雖○曰○不○外○一○心○終○是○川○流○之○小○德○而○非○敦○化○之○大○德○矣○故○  
 承○之○曰○溥○博○淵○泉○見○其○發○脉○處○原○如○是○廣○大○如○是○靜○深○而○非○  
 徒○以○緒○出○為○奇○者○矣○

問○時○出○與○上○溥○博○淵○泉○又○別○為○一○義○否○李○崆○峒○曰○時○出○正○溥○博○  
 淵○泉○處○只○就○上○文○形○容○之○非○別○為○一○義○也○

問○時○出○字○舊○說○時○乎○居○上○臨○下○時○乎○容○執○敬○別○固○不○是○近○說○時○  
 出○此○聰○明○睿○知○云○云○都○重○及○物○上○說○然○否○唐○荆○川○曰○均○未○得○  
 旨○時○出○只○是○其○心○之○生○意○源○源○不○窮○活○潑○潑○地○取○之○無○盡○用○  
 之○不○竭○隨○時○而○出○橫○來○直○去○無○非○此○心○之○妙○用○此○就○聖○心○說○  
 不○重○及○物○

問溥博淵泉四字旨義此四字與萬物皆備於我中者天下之  
 大本兩句意相同否莊九微曰溥是周遍自一事一物以至  
 萬事萬物其理無不備也博是廣濶自几席之近以至四方  
 萬里之遠其理無不該也淵是靜深萬感俱寂杳乎莫窺其  
 朕兆也泉是有本一元活潑混乎不見其終窮也只是萬物  
 皆備於我中者天下之大本兩句意思更無他說

問舊說溥博如天節說天淵又說民之敬信悅比上節又深一  
 層然否郭洙源曰非也天淵只形容其溥博淵泉之盛以民  
 之敬信悅驗其時出之妙亦不是又深一層也

問溥博何以謂之如天淵泉何以謂之如淵且本文加兩如字

何也邵二泉曰如天是形容包含無限量也如淵是形容停  
 蓄無紀極也天之溥博淵之淵泉以形言至聖如之則以心  
 言

問見而民莫不敬見字常說都作德之見於容說然否諸理齋  
 曰此說淺了見即見龍之見乃聖人出而萬物睹之意

問近說見言行三句當不得時出在體而不在用也此不過起  
 下配天之由耳此說然否馮具區曰體用一原也豈有時出  
 在體而不在用之理蓋時行物生便是造化之妙敬信悅便  
 是聖人時出之妙只在人情之莫不然上形容聖人之時雖  
 聖人亦不自知者近說斷不可從

問舊說是以聲名節謂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纔無邊此節比上節又深一層說話了然否盧未人曰上條民字即是中國蠻貊之民敬信悅之所在即是聲名之所在民莫不敬信悅已是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了不是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纔無邊也此節不過再形容一番欲歸重於配天耳非是又深一層說話也

問是以聲名洋溢句往說認聲名作稱譽說又以聲教施及句入講然否陳國噉曰德之流處即為聲名非稱譽之謂非真有聲教施及蓋有一段精神旁洽之真若止于聲名則有及必有不及如越裳重譯是周公精神所至也

問說個中國蠻貊盡矣又說舟車人力等語何也唐士雅曰舟車等語蓋極言盡人去處總不出中國蠻貊之外

問翼註說凡有血氣單指人類說然否李九我曰既曰凡有血氣則蠢動含靈皆在不止人矣而何為單指人說蓋聖人與物性一而類殊分之雖有萬形合之原自一體即如聖人在上能使鳥獸魚鱉咸若則凡有血氣豈不同遊於聖心化育中所稱尊親之寔莫踰此矣宜兼人物說為是

問莫不尊親句舊說尊之為无后親之為父母然否瞿昆湖冕亦通但看來尊是崇其道也親是觀其光也如此說更冠冕問此節說聲名字說尊親字作文家只極力在斯民仰德之廣

上模寫然否焦漪園曰不重在民上只重在至德廣被耳故以配天一句結之

問何謂配天楊克之曰配天只從至聖心體時出處看出至聖時出之德一天而已惟感之者以天而聲名盡乎中國蠻貊則應之者亦以天而尊親極乎之覆地載故曰配天

至誠經綸章

問常說此章首節至誠能事出于自然次節形容其盛末節深贊其妙也然否蔣怙菴曰此章論至誠功用俱探玄入奧不待末節贊至誠功之妙即首節言盡倫而必曰經綸言盡性而必曰立大本言至命而必曰知化育又曰焉有所倚此便

是隱隱深著其妙意要模想這語氣下筆自醒活

問經綸立本知化等其根子在何處霍渭崖曰根子全在至誠上經綸立本知化須本至誠意體貼乃得明白

問如何謂之經綸繆當時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歡父子之相親此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

問說經綸而說天下之大經何也李九我曰說天下之大經言五倫乃天地最大的綱常道理非謂天下人之大經也

問如何謂經綸之大經吳無障曰至誠之德極誠無妄其於五品人倫莫非極誠無妄之所流貫主恩則盡其恩之寔而不



中庸卷四  
為虛文主義則盡其義之寔而非徒虛飾零碎分看那一件  
不精寔籠統合看那一處不精寔天下萬世真取衷於是而  
不能外矣故曰經綸大經

問天下之大本是天下人人之性謂之大本否李卓吾曰天下  
之大本不是說天下人人之性只一人之性便可名為天下  
太本了本猶根也樹木千枝萬葉皆從根生天下萬事萬化  
皆從性出故謂性為天下之大本

問如何是立大本吳無障曰人性上不可添一情識不可增一  
意障至誠德極其寔這些情識意障俱已淘洗淨盡渾融純  
粹其於所性全體毫無損壞毫無虧缺天下之道千百萬億

變化無窮皆由此出故曰立大本

問如何是天地化育程篁墩曰天地化育如元亨誠之通利占  
誠之復乃大德大本之所自來也

問如何是知天地之化育吳無障曰至誠遍體乾坤渾身造化  
形迹之外意氣之表自有潛孚昭合處故曰知化育言至誠  
卽化育也知化育勿把玄虛看都是寔際事且如孔子墮三  
都誅少正卯化育之肅殺也緩來動和絃歌禮樂化育之陽  
和也居魯縫掖居宋章甫遲遲去魯接浙去齊化育之推移  
遷轉也知道者以為化育不知道者以為尋常之事而已  
問如何是無所倚郭洙源曰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倚

不倚見聞亦不倚情想不但不倚跡象亦不倚意氣譬如人身軟不能行須倚牆靠壁若定能行立何須倚靠

問夫焉有所倚着一所字何也茅鹿門曰所字要看纔有意去經綸去立去知便是倚有意則有方所故曰所倚至誠合下無所倚渾是一片太虛真境此無所倚字應首句為能二字

問往說其仁其淵其天並用一如字貼說然否柯立臺曰其仁其淵其天淵天與仁字一例作寔字看不可用如字

問舊說肫肫其仁三句云其仁則肫肫然否王心齋曰肫肫淵淵浩浩又是形容那仁與天淵處言經綸而至於毫無所倚真箇肫肫然其仁矣只照本文順說若曰其仁則肫肫便非

語意

問舊說天淵作淵泉之淵蒼蒼之天說然否尤西川曰其仁聖心之生意周流處也其淵聖心之靈妙含蓄處也其天聖心之神化處也天淵都是聖人自家的天淵不可作淵泉之淵蒼蒼之天看

問上章說如天如淵此章說其天其淵旨義亦不同乎李子名曰如天淵尚有彼此之別則聖人尚與天為二其天淵更無彼此之別則聖人乃與天為一矣

問肫肫淵淵浩浩六箇字旨義徐巖泉曰肫肫要看懇字至字遇惻怛痛切此心固如此即無惻怛痛切此心亦如此懇到

周○淡○無○一○滲○漏○淵○淵○要○看○靜○字○深○字○萬○感○撓○濁○而○不○見○溷○萬○  
 感○屏○息○而○不○見○清○若○只○靜○而○不○深○便○似○禪○寂○不○可○說○到○變○化○  
 上○去○浩○浩○要○看○廣○字○大○字○萬○物○皆○備○可○放○六○合○可○收○一○掬○以○  
 方○寸○包○八○荒○故○見○其○廣○大○

問○過○苟○不○固○節○語○意○當○如○何○接○續○丘○月○林○曰○當○接○上○面○夫○焉○有○  
 所○倚○來○無○所○倚○之○德○天○德○也○天○則○不○可○以○人○知○以○人○有○所○倚○  
 而○天○無○所○倚○也○故○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哉

問○苟○不○固○固○字○如○何○解○泰○他○石○曰○固○寔○有○也○堅○寔○不○浮○之○意○雖○  
 有○聰○明○聖○知○之○質○而○精○光○外○露○虛○浮○慧○巧○猶○是○人○德○非○天○德○

必○斂○而○寔○有○之○毫○無○滲○漏○方○是○寔○聰○明○寔○聖○知○方○能○達○天○德○

問○上○說○夫○焉○有○所○倚○此○說○聰○明○聖○知○達○天○德○肯○義○不○同○否○龔○仲○  
 文○曰○達○天○德○便○是○聰○明○聖○知○無○所○倚○便○是○達○天○德○上○曰○惟○天○  
 下○至○誠○為○能○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只○是○  
 一○意○

問○往○說○把○聰○明○聖○知○與○達○天○德○平○看○然○否○吳○匏○菴○曰○聰○明○聖○知○  
 與○達○天○德○不○平○言○非○聰○明○聖○知○而○自○然○上○達○天○德○者○不○足○以○  
 窺○其○妙○也○

問○天○德○如○何○謂○之○達○顧○太○初○曰○天○德○渾○全○紐○做○一○塊○無○所○間○隔○  
 故○曰○達○達○即○下○學○上○達○之○義○

問舊說其孰能知之都作妙悟說然否董濬陽曰其孰能知之此知字直是此身能幹得不但妙悟而已

問苟不固節口氣是重人當知上說否王弼州曰此節口氣是說此等妙道不但不易能亦不易知必能此之人方能知此也不重人當知只重贊其妙上

詩曰衣錦尚綱章

問舊說此章書首節只說為已之心可以入德未有工夫潛伏二節為已之功奏假二節為已之效末節則形容之也然否郭洙源曰此一定舊說也但未得此章真肯綮耳此章肯綮其精神在闇然二字而用功則在謹微此正所謂闇然也入

德之德即不睹不聞之本體皆從戒慎恐懼來故挑出微字示人工夫當自此下手做下工夫只自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二句下數節只是人所不見處一套做去不過此內省之心愈精愈妙而化愈神耳謹微之功至人所不見止矣更無已所不見處但內省節猶有省敬信則一念惺惺於言動兩寂之先奏假節便渾然敬信之迹到篤恭則兼忘奏假之意其間感化處直是與德俱進裏面愈微外面愈顯到此地位方是不顯方是聲臭俱無與不睹不聞之本體相合而為德之至究竟只是完得微體耳此是此章書真肯綮也

問衣錦尚綱字旨義夏九範曰尚綱尚字極重便見立心為已

中庸卷四  
處所謂闇也。

問惡其文之著說者多病文字不好又用文勝滅質世風大壞等語貼講惡字然否屠赤水曰文字無病病在著字君子未嘗惡文却惡那著的文著的文是鋪出來的講惡字亦不可用文勝滅質世風大壞等語蓋此句固未說到下學君子身上且只釋詩然亦與文質奢儉等意無干只云文太著則心馳於外炫而詩人惡之却妥。

問惡其文之著諸家都說君子不貴文而欲其無文然否陳如岡曰亦不是欲其無文也自有文在看下面淡而三句夫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

錦在裏面故也。

問闇然而日章常說都把闇然與日章平重然否吳無障曰闇然而日章只重闇然二字不重日章天下未有闇然而不日章者日章就在闇然內說故下淡而不厭三句畫出箇闇然君子來並不及日章。

問吳無障謂闇然就外面說日章亦就外面說翼註亦說闇然主外者言日章主自內而呈露於外者言然否湯海若曰非也方言下學立心豈有說向外面去之理蓋所謂闇然者謂精神意念收斂在內闇然自家用工夫之謂通義許氏曰闇隱晦貌即尚綱表了凡云闇然二字下得極妙即如今人說

暗地裡自家做之謂此說極確日章亦不在外面看惺惺處  
即章也表了凡云日章乃心內明白非著于外也此說亦確  
如此看方與上文衣錦尚絅句相合  
問如何謂之的然柯賓明日的則盡露無餘使人見其端的其  
根全在內無寔故也

問闇然日章是表暴而使之章否趙伯離曰闇然日章言以闇  
然而日章非表暴而使之章也專重收斂意下面淡簡溫三  
句亦如此體貼言君子之道不厭矣文矣理矣然皆以淡簡  
溫得之充足於內而其內之美自在耳豈表暴以求所謂不  
厭文理者哉

問說以淡簡溫作闇然不厭而文且理作日章然否郭洙源  
曰非也此朱註所無解者日章字直貫至終篇看始見之盛  
德大業可謂章矣皆從闇然起

問常說淡而不厭三句謂淡簡溫而為寔在故不厭而文且理  
然否夏官明日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闇然者之模樣如此  
君子一味篤寔其淡自不厭簡自是文溫自是理非淡簡溫  
有篤寔在故不厭而文且理也

問說入德而說淡簡溫而先說淡而不厭何也李子名曰學者  
先要一切世情淡此是吾人立定脚根第一義中庸結末開  
淡字正是對病藥蓋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惟

心體上淡得覺便無許多醜艷勞擾便自明白便可與入德  
直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

問常說淡而不厭句都作君子自知其淡自信其不厭然否張  
夏占曰淡無味也不厭無味之味也無味只是無可艷羨意  
然亦自傍人看君子若君子則不自知其淡矣不厭亦自有  
不可厭者不作君子自信說

問如何是簡而文溫而理周繩玉曰簡朴不浮華却有文采溫  
厚無圭角却有條理條理固是心有分別然亦即寓在溫中  
如孔子遇陽貨隨問隨答不復與辨是何等渾厚然就中仁  
不仁智不智可仕不可仕小辨者不是條理

問舊說知遠之近三句平說然否袁了凡曰知遠之近三句正  
指所謂闇然自修者只是箇謹微三句專重下一句不可平  
說上二句自外說向內挑出箇微字來此微字即莫顯乎微  
之微即不睹不聞之本體知得此箇微是天下大根本戒慎  
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已此正說君子之闇然自修處

問知遠三句常說上是為已此是知幾知遠之近等又說是知  
遠由於近云然否孫栢潭曰常說謂上是為已此是知幾似

已是一樣幾又是一樣為已是一樣知幾又是一樣不亦特  
戾支離之甚耶原來上文所謂已即近自微而知近自微即  
詳知其所當為之已豈舍已之外又別有幾且本文及朱註

並無幾字說出何緣添入然知字亦要看得好此三知不是尋常細故已知到頭了下文潛伏至天下平不過充此所知而已若只云知遠由於近不亦疎淺無味耶常說為已而又知幾誤矣

問知遠之近三句舊云遠以天下言近以身言風以身言自以心言微只承自之一字顯則兼遠近風來然否秦他石曰看來大不然近字都從心上看放之六合是遠卷之方寸豈不是近著之猷為是風本之淵衷豈不是自知微之顯即莫顯乎微之意顯就在微中勿說外邊之顯知遠三句都是欲抽箇微字說出來以見為已工夫都只從微上做下文潛伏是

微孔昭便是顯入德工夫只是由微上做也

問可與入德說者謂德是上章達天德之德然否李衷一日亦不差但這箇德字只宜在本章看出德字即後面不顯惟德無聲無臭神化性命之蘊也入字是初入門意至德淵微莫測全不可以一毫馳騫之心入之惟沉潛收斂切已用功的人豈不可與入德

問舊時說潛伏節是人所不見相在節是已所不見然否李見羅曰非也人所不見正微也又安有已所不見者哉且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可謂已所不見矣然戒慎恐懼者是何物故知但可謂人所不見而必無已所不見也



問潛伏二節舊分慎獨戒懼爲二事卽疑問亦分克治存養說然否郭洙源曰均未是此二節皆是謹微事豈惟此二節卽合下二節亦是一套工夫要知君子直到篤恭田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未嘗輟手

問舊解潛伏節是言謹獨之效然否李卓吾曰潛伏之中猶有孔昭者在這裏不容有些子疚病故君子必要內省不疚而直無惡於志此非言謹獨之效也只就獨之所謹者形容他一段光景

問常說內省二字都作用功字眼說然否楊鞭垓曰內省二字不作用功字眼然亦要重看言內省於獨覺之天稍有弊病

瑕玷便必有一不能掩者君子卽內省亦無疚病又何從而有一愧忤乎二句是據現成者說寔就不收無惡上影出慎獨的意志

問無惡於志志字疑問說君子志在篤恭不顯然否袁了凡曰非也闡然是君子之志也故其所惡在文之著稍有一毫務外之心不待其形於外而此志已可惡矣

問不可及字註無解從來人都指上文內省二句說然否袁中郎曰不可及照後篤恭不顯說勿指定內省二句說

問舊說其惟人之所不見指潛伏說謂人所不見謂之潛然否李卓吾曰非也人所不見承上文言不疚無惡而由於內省

是不過我自省之而人誰見之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

問舊說以潛伏節為動察相在節為靜存然不陳國祿曰非也  
不言不動而敬信常存此極是渾淪無間的工夫而內省云  
者則從無間中而致謹于切要獨知之地尤是極得力處故  
首以為言原未嘗有動靜之分也

問動處方可着敬言處方可着信今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何  
也陳如岡曰此是無時無處而不敬信也

問不言不動念慮未萌何由敬信此心一敬信便喚做動何謂  
不動吳無障曰所謂敬信不是思量動時如何敬言時如何

信也此處工夫不涉形迹不落意思在空虛境界中自有一  
種涵養操存之法只是常惺惺完養此心體身心之本體即  
是敬信

問潛伏二節舊分動靜分省察分存養分人所不見已所不見  
近日有識舉業家已覺其非矣不知主司若命此二節題當  
如何立意楊復所曰潛伏二節是一串意內省不疚二句只  
要引起人之所不見五字作現成語人知君子之所不可及  
在外面功業上吾獨以為君子之所不可及只在人所不見  
而內志無疚惡處故君子只從此處下工夫以為待動而敬  
待言而信便涉到人之見上去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正

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內志始可免于疲惡矣分動靜  
分省察分存養分人所不見已所不見俱非本旨只把兩節  
語氣一讀便見

問奏假節與下篤恭節舊時只重效上說然否柯立臺曰此二  
節不重效只重德蓋所以民勸民威天下平者皆德也

問謹微之功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已無可復加了此又說奏  
假二節何也陳眉公曰除是即外象方可以驗其外體之純  
故說奏假二節見天下不同返於微復是後體未盡處亦便  
是志之不能無疚處

問常說奏假節與不顯節比上敬信更深一層然否蔡曦伯曰

奏假節是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域不顯節又由  
此漸化之以至妙不容言之地此中工夫有人不及知而已  
獨知者非比上敬信更深一層也

問時說不賞不怒謂必不賞不怒而後稱上治然否張夏占曰  
勸不用賞威不用怒是無言之治非真如黃老所云也人須  
自反吾德能不愧屋漏時人有不感動愧耻否以是知不用  
賞怒者是人心無待於賞怒非謂必不賞不怒而後稱上治  
也

問賞刑亦是不能無者奈何能不賞不怒丘毛伯曰不賞不怒  
亦謂有德以主之所恃不在此也若說全不要賞刑則天命

天討聖人何不能無哉

問翼註說恭主心之欽翼言然否施羽王曰此活套語也恭即是敬信即是心體篤恭者自然而恭不知其恭也

問篤恭而說天下平何也莫中江曰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地位

問一篤恭耳奈何能致天下平張夏占曰人心之初能從天命無聲無臭來君子篤恭是聞到極處不露一毫情識只合此初心而已故人亦以心之初應所謂不識不知帝力何有于我也此篤恭所以天下平也

問如何是不大聲以色王觀濤曰不大聲以色者不假聲以大其聲如怒而言疾和而言溫也

問說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便有個本不知其本何在柯賓明曰睹屬色聞屬聲觀聲色之化民為本則其本蓋在不睹不聞之先矣故引予懷明德以繳戒謹恐懼之旨

問聲色亦治道所不可廢今說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何也郭青螺曰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王之則聲色亦不顯矣

問舊說毛猶有倫謂毛比德猶有倫然否顧太初曰毛猶有倫謂毛猶有可比者是猶未離倫類猶不免於顯只重不能形容至德非謂毛比德猶有倫也

問從來說至矣明形容不顯之德至矣然否郭沫源曰至矣是

說德至矣即中庸其至矣乎之至不是說形容不顯之德至矣

問至矣是說德矣然如何謂之德至董思白曰德至此真與天命無始真源昭合無間聲聲而無聲臭臭而無臭無迹可存無類可對中庸其至斯其至矣

問此章與首章旨意亦相關否繆常時曰首章自天命說來詳君子體道之功此章自下學說進以合天命之體自源得流以流合源以成一部中庸也

皇明百家問答中庸卷之四終

